

836

明清十大家尺牘

中華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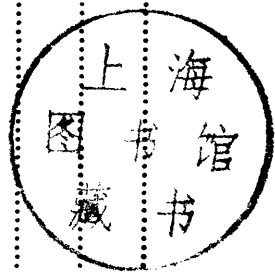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3 8094B

# 錢牧齋尺牘

## 目次

賀黃陶菴	一	致倪制臺	一六
與項水心	一	致郎制臺	一七
復陳確菴	二	致李石臺	一八
與吳梅村	三	送李道尊	一八
與王煙客	六	致盧澹巖	一九
致龔芝麓	一〇	復鄭撫軍	一九
與李懋明	一三	與石糧道	二〇
致蔡魁吾	一四	致吳通判	二一
寄李秀東	一五	致張邑尊	二一



致嘉定李邑尊	二二二
致吳江雷邑尊 二首	二二三
與錢潤州	二二四
復李夢沙	二二五
與周工部 二首	二二五
致王大哉 二首	二二六
致王符乾 三首	二二八
答周彝仲	二三一
復洪天開	二三一
致柯岸回	二二三
復朱滄起	二二三
與趙洞門	二三四
致金豈凡	三三五
與王貽上 四首	三三六
致李條侯	四〇〇
復李膚公	四〇一
與時伯和 二首	四〇二
與翁兆吉	四〇四
答張靜涵	四〇五
與熊魚山 二首	四〇五
與侯月鷺 三首	四〇六
與朱長孺 三首	四〇九
與周安期	四一五
致程翼蒼 三首	四一五

復張元芳	五	復林茂之	六五
復馮秋水	五四	與李梅公	六六
與許青嶼	五五	與趙月潭	六六
與宋玉叔	五六	致卓去病	六七
與王內三	五七	復申維志	六八
與盛珍示 二首	五八	復錢梅仙	六九
簡祝如穹	五九	與顧伊人 二首	六九
答佟思遠	六〇	與施偉長 三首	七一
復張綏子 二首	六〇	與黃庭表	七二
致何二如 二首	六一	與陳伯璣	七三
復吳時應	六三	回慈谿葛	七三
與徐元歎 二首	六三	與范眉生	七四

與邵潛夫……………七四  
與周減齋二首……………九二一

與族弟君鴻求免慶壽詩文……………七五  
與李司空夢白……………九四

與王德操二首……………七八  
與顧與治時與治為宋比玉乞墓表……………九四

與李孟芳六首……………七九  
與毛子晉七首……………九五

與陳崑良二首……………八二  
與王中恬……………九九

與王雙白二首……………八三  
與王楚先……………一〇〇

與陸孟燁……………八四  
與毛華伯奏叔黼季……………一〇〇

與王兆吉二首……………八五  
與潘憲甫……………一〇一

與陸勅先七首……………八六  
與毛奏叔四首……………一〇一

與孫子長……………九〇  
與素昭二首……………一〇三

與人……………九一  
與君鴻……………一〇四

與冒辟疆……………九一  
與大可……………一〇五

與福先二首	一〇五	致黏某	一二六
與遵王三首	一〇七	復王某	一二七
與繼起和尚五首	一〇九	答吳某	一二八
與含光師十二首	一一二	致姜某	一二九
與石林上人二首	一二一	復史某	一二九
與木陳和尚二首	一二三	與某二十一首	一三〇
致劉某	一二五	復某五首	一四三
與某	一二六		





# 錢牧齋尺牘

賀黃陶菴

泥金報至，爲之酌酒相慶，喜制科之有人，國家可收聖賢豪傑之用也。此番英俊鋒出，然必欲如先生與子壹者，方可謂之真舉子，方可謂之真得士，此益之所以喜而不寐也。伯中傳佳卷至，真正經術大儒之文，所謂永嘉之後，復聞正始之音，如此猶以常格見收，南宮更不作第二人矣！預賀預賀！犬子童稚，不能登堂叩首，罪也何如？皋比之席，難乎其難，尙賴先生指示耳！一芹奉申燕賀，幸晒存之！

與項水心

柴荆晝閉，枉書見存，載懷盛雅，不忘寤嘆。不肖草土殘生，杳然無當世之志，

前者僞報流傳，謬廁五十餘人之列，已明知逾分，今果化爲烏有先生，固其宜也。台下母深念我！茲有家叔世熙，舍侄孫裔嘉，奉檄來南雍，苟可培植，必多爲之地，是所望於老先生也！臨穎耿耿，不旣願言。

復陳確菴 二首

仁兄囊書橐筆，爲三湘七澤之游，吞雲夢八九於胸中，視吾輩屏迹菰蘆，不啻蟣蝨。泛彭蠡，仰開天一戰之功；過赤壁，弔古人三分之遺壘；悠然而深思，慨然而長嘆。懷古悲今，必有崢嶸奇偉之詩文，與江山爭氣候，亦可使陳人得見其梗概，撫几而太息乎？梅仙來，深致記存之意，鹿筋蘄艾，昇平時爲楚人包茅之貢，二十年來，眼不見此物矣！拜嘉之餘，不禁潛然欲涕也！紅豆和詩，風華映帶，尤深紉期望之厚，且感且愧！世事悠悠，日以繙經禮佛爲事，猶凜凜恐不終朝，何時得一把臂，盡此勞結邪？草草馳謝，諸不多及。

又

自秋徂春，忽忽如甍人未寤，雖復暫游西山，亦如夢中游歷耳！梅仙來，得手教，知山中杖履不能相值，更爲悵然！喜得讀觀梅，玉顏素手，依稀在心目間，差足慰夢中識路也。梅仙文心道韻，信爲河汾之薛收姚義，輒以數言，題其詩卷，漫浪之語，欣慨交集，未識何時蘇姑子真做好夢，相與酌酒一笑也！廣陵返櫂，正當兩月，把臂之期，當在涼風至日耳。信筆奉復，不一。

與吳梅村 二首

荒村草具，樵蘇不爨，昔賢峴山夜宿，以乳羊博市沽，比之吾輩，豈非華筵高會乎？別後捧持大集，坐臥吟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清詞麗句，層見疊出，鴻章褥綉，富有日新，有事采劄者，或能望洋而嘆，若其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

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嘆，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佞助之以眉山劍南，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

諷誦久之，不禁技癢，遂放筆爲敍引，非爲樸學諛聞，足以遂盡來美，亦聊於唱嘆之餘，少抒其頷略，使人知天人之際，可學不可學之介，出自心神，本乎習氣，眞如內典所謂多生異熟，不思議熏習者，庶幾無幾，幸其不能，而鏃礪其可學，爲斯人少分鍼砭，投醒眼目耳！信心衝口，便多與時人水火，豫章徐巨源，規切不肖爲文，晚年好罵，此敍一出，恐世之詞人樹壇立坵者，又將鉗我於市矣！不敢自祕，輒繕寫求正，惟篋而藏之，不惟爲魏公藏拙，亦所謂免我於死也。老人放言，未知執事何以命之？大集謹封題，奉歸記室，禪誦之暇，未能釋然，或鏤板，或副墨，早得賜教，以慰飢渴，是所顛望也！煙老有嗜痂之癖，或可傳示，以博一笑。太虛小阮，牽帷虞山，想當枉駕，可圖接席，江右豔曲，盈湘溢纒，西崑香奩，塞破此世界矣！老先

生何以應之？附及一笑，不盡馳企！

又

容城孫徵君鍾元，大集中爲作蘇門高士歌者也。此老爲高陽文忠公高弟，文學操修，在洙泗當爲四科人物，不媿高明賞識也。頃有書來，盛稱敝邑新令君，北方誇修之士，掌教容城，彬彬有鄒魯風，令君下車，穆如清風，慈祥愷悌，仁聲四布，鍾元生平不輕許可，其言足徵也。頃聞制府公祖徵有推敲之語，蓋以書生初任地方繁劇，未能一切治辦，若其居身端謹，和易近民，當地方凋殘之後，正賴以撫綏鰥寡，培養元氣，則在敝邑百姓，不可一日無此令也。幸本道老公祖憐才察吏，加意噓借，庶可免於吏議，而虞山士民，喁喁待命，日夕仰望上台，早爲鼓舞，俾得展布四體，安心拊循，以活此一方民，謂不肖黃髮老民，宜代爲申籲。切念餘生暮年，不應置喙世事，公書則涉於套數，專啓則嫌於偏私，敢乞老先生俯念鄰壤，轉達本道公祖，矜恤窮鄉，保全賢令，洪河之庇，先及九里，此中兆民，戴德無量矣！

鍾元所撰去思碑，附致一通，老先生於鍾元有松茂柏悅之誼，知非不肖阿私所好也。情事惓惓，伏惟即日留意，顯望德音，憑楮馳企！

與王煙客 四首

長至之後，便擬拏舟挈榼，登堂再拜，獻西方妙觀之圖，致南極老人之祝。月之十三日，舟至吳門，封船驅迫，勢如豺虎，宵遁晝伏，懂而得免，心悸魂搖，加以寒風砭骨，僵臥委頓，匍匐而返；只得先遣一价賣捧頌圖，九頓堂下，以告不寧。嚴寒稍解，賤體健飯，卽當恭詣潭府，搏頰拜手，以請後至之罰。侍老先生道義骨肉，當憐其老病而恕其惰慢，不以爲非人而鄙遺之也。公郎俱不違，另啓，謹一一道意。孝逸伊人，常在侍右，并道積悃！臨啓不勝瞻悚之至！

又

別後衰病日增，上氣結塞，藥多於食，眠多於起，筆牀硯匣，不復相親。昨始強起握管，作報書一通，并繕寫像贊，屬東床遣信馳致。忽奉翰貺，珍羞錯列，寒廬病榻，暄如陽春！台丈念我愛我，不啻解衣推食；中心藏之，未知何以報稱也！商摧文事，已具前札，不復累書。犬子重承垂念，深荷記存，草次奉謝，未盡百一。

又

歲月逾邁，老病侵尋，陳人長物，不免引鏡自憎，且復自笑。每士友從婁東來，流傳仁翁記存之殷，獎借之過，欣憾交并，感愧兼集！至於少壯失學，衰老無聞，文章之道，茫無識知，不謂謬妄流傳，以嗜痂之癖，仰累法眼，子羽每言，仁翁篤好之過，每得片紙，必篝燈拂几，手自繕寫，聞之不禁背汗橫流，身毛俱豎。弟當壯年，騁筆伸紙，不知古人述作之指，西塗東抹，浪費歲月；中年少知途徑，重自悔悟，歧路已深，回車彌遠；頃者衰遲潦倒，回向空門，禪誦之餘，益知四十年來，佔佔砣砣，曾

未得古人少分，傳言：「老將至而耄及之，」良可爲之三嘆！以平生知己，莫如老仁翁，故輒道其底裏若此，想當爲破顏一笑也！

祝嘏之文，仰體仁人君子一腔忠孝，遂放筆而極言之，亦自分必有當於高明。頃見自壽詩云：「恩波太液浩無津，每詠秋槐倍愴神。」斯可謂豐山九鐘，應霜而鳴，旋觀鄙作，真不覺撫卷自喜也！孝逸爲其尊人乞銘，涕泗橫集，何忍顧惜老鈍，不爲載筆？少閒，當具草請政，用以廣老仁翁錫類之孝也。荒村節物，重辱嘉貺，脯醢餅餌，事事精絕，旣醉飽德，不但辛盤生色也！逼除匆匆，率筆奉謝，諸俟面時九頓，不多及。

又

荒村殘臘，風雪拒戶，紙窗竹屋，佛火青熒。瑤華遠存，重以餽歲，佳肴珍菓，盈筐溢筥，春風滿座，椒盤郁然！淵明有扣門乞食之詞，少陵無稚子恆飢之感，古人



老不得志，輒退思東阡北陌，雞豚同社之樂；殘生頽景，百里相望，不意得之於門下，不能不慨然太息也！老病日增，身世相棄，畏近城市，自竄於荒江虛落之間，人世聲華，取次隔絕，莊生所謂絜然仁者去之，畫然智者去之，亦庶幾空谷逃虛之人矣！而仁兄留心長物，耿耿胸臆，長言譚語，每相薦擢；斷編鬻翰，手自披錄。昔人破琴輟絃，希風千古，不揆衰朽，坐而得之。舊學荒落，老筆叢殘，每思傾囊倒屣，自獻左右，少慰嗜芟采葑之思；周章擗擋，慙慙而止，每以自愧，又以自傷也！衰殘窮蹙，歸心法門，譬如旅人窮路，追思鄉井，衣珠茫然，糞埽無計；來教乃以導師見推，良爲跼蹐！

每思今世不乏聰利上根，却有一種影明客慧，浮動六根門頭，習禪則染禪，習淨則染淨，習教則染教，邪師盲宗，又從而影掠鈎牽，引狂趨僞，染神剋骨。如仁兄皈依大乘，心安知海，此非獨靈根宿習，亦以向來善友熏習，扣擊於聞谷諸師，已得真正種智故也。首楞一鈔，稿已五削，般若二本，幸而先成，以二經教義，最爲

精奧；心經則賢首略疎，全通法界；金剛則慈氏頌偈，親授僧佉，近代大老箋注，猶多遺落本源；少有管窺，每思就正，亦以此中牛毛麟角，可與微言者良鮮也。向者村舟暫去，未奉報章；寒疾少閒，專力奉復，梅燈二盞，未可行列銀花，西莊大士龕前，或少借長明一焰耳！青陽載新，郎君輩奉侍佳勝，馳神函丈，不盡翹仰！

致龔芝麓 三首

仁兄以台衡宿望，正席柏台，雙藤倚戶外，海內想望風采，又好語喧傳，將有賜履專征之命，江南山川草木，皆爲色飛！弟老如凍蠅枯蟬，不能執丈二笏，從羽林依飛之後；空門迂誕，匣中陰符，久已倦看，幕中借箸，又非其任；惟有摩挲老手，磨墨盾草檄軍前，作壯士歌，凱還，撰饒歌鼓吹曲，或可陪侍後車，少償書劍從軍宿願，知老仁兄不以老耄而舍我也。

從孫侍御，深荷國士之知，頃歸葬母，願邀千秋不朽之筆，以報少孤罔極之

恩，其誠孝一念，良可感也。弟先爲表墓，以代乘韋，所託重者在隧道銘章耳！弟樸學不文，衰晚廢學，初學一集，賴海內鉅公大匠，過分贊許，得廁於詞壇邾莒之末，心實愧之！不意三家村中突出一作家，放筆批抹，每有撰述，爲之心悸手戰！敢借重如椽大筆，略爲掃除，正恐雷車鞠輻，此輩便生理泥沙中耳！一笑一笑！近況稍具密僧函中，不復多及。輦下諸公，煩相念者，一一致聲。聞敬齋著作甚富，便郵索付，以慰老眼。洞老想不得啓事矣！敝郡侯深道囑累，臥榻不擁篲，近狀大率爾爾。知深念，并及。

又

日者從孫郵筒，略附數行，金石之文，此中仰望，如赤文綠字，計當剋日領教，并得傳示空中書也。邑子陳生某，本儒家之子，頗負才譎，饒有幹辦，此中監司郡邑皆知其能，殊不欲輕寄廡下。頃挾策遊長安，慨慕一世龍門，思呈身於左右，以

見其短長，斯亦可取也！陳生之友，爲嚴參戎某，倜儻自好，緩急有用之才，每推許陳生，引爲臭味，則其人可知。嚴某夙爲翁兄器重，其在陳生，亦可謂已經平子目也。秉鈞當國，正須料理人才，牛溲馬勃，亦是藥籠中物，況有法眼天眼，明鏡高懸，則弟之片言，或亦可備下體之采耳！年來多暇，采輯釋門文字爲內典文藏，差足繼弘明之後，恨末由一請正。江鄉初寒，穹鼠塞戶，頗做幽風故事，且作雞窠中老人，爲卒歲之計。蔗境蕭索，菟裘荒蕪，獻春擬遣豚犬奉叩；所借東壁餘光，此未敢闕及也。諸公乞致相念，不一。

又

寒窗病榻，剝啄叩門，寒暄甫竟，促膝致詞，必云將入長安，乞數行致大憲公，又或袖出親知尺書，殷勤誣諉，亦爲此一事而已。雀羅門戶，因此名刺填塞，殊覺暄暖，應之不可勝應，辭之不可勝辭，病夫當此，不勝其煩苦，況柏烏之門，榆柳齊

列，豈能以倚戶雙藤，作鐵門限邪？族孫燕喜，挾策游燕市，渠曾於洙泗，親炙休光，曾以入室印可，此來欲覓一館地，或曳裾於王門，或掌記於節使，飛書草檄，皆所優爲，知不惜齒牙餘論，玉成此子，不令作萬卷書生劉魯臣也。貧老近況，侍閒或能少陳其概；西序近託沈友聖相聞，似不以吹噓餘論，作春風過耳，須留神更一付囑耳！聞孫北海著述甚富，閑中思得以發皇耳目，可借翁兄大力，搜其副本見示否？又搜探釋門文字，急欲得耶律楚材集，長安中尙有人藏內閣鈔本，可得一訪求否？致台閣大貴人書牘，末帶此冷淡生活，聊可發退食之餘，噴飯一笑也。諸俟後郵，不盡。

### 與李懋明

留都根本重地，仁兄以搢天馭日之才，爲戎樞厚寄，行見兵化耰鋤，民歌襦袴也。但此地人情紛雜，庶務叢脞，緩之則養必潰之癰急之則有沸羹之患，調劑

棘手，進退費思。幸福德祚，宋河清可卜，仁兄以凌霜傲雪之質，而值天眷人歸之候，無涯事業，詎異人任耶？但邇來奸回當軸，倚附爲私，紅案將翻，清流殆盡；然幸彼自鬪穴中，相尋覆敗，亦由天心欲轉，默啓宸衷，小往大來，漸漸已有機會。頃者吳橋相公有手札至，具道本末，深想囑付，轉致敝門生玉筍撫公，照應仁兄，以爲天南雙柱。若弟菰蘆朽物，釜爨餘材，重承見委，何報萬一！茲者陳生璧效用於玉筍門下，以公務入都，遣申左右，惟仁兄諒之！率爾素緘，統希丙鑒！

致蔡魁吾 二首

自老公祖旌節還朝，不肖弟瞻企德輝，雲泥迴絕，宵旦於禪燈佛火前，焚香合掌，祝誦萬壽。頃者，恭聞榮命，再蒞長淮，不惟東南半壁，仰賴長城，而衰老故人，重依宇下，沾洪河九里之潤，藉廣廈萬閒之庇，餘生暮年，踴躍稱慶，當如何也！歲聿云暮，未能卽叩堂階，謹裁里言，具粗幣，附敝相知黃甫及便郵，奉候萬福；青陽

發春，便當扁舟野服，躬詣雉門，祇聆教言，申寫契闊！知祖台定不以爲菰蘆長物，麾而斥之也。甫及感誦，覆載洪恩，不啻口出，老祖台深仁雅誼，沾濡士林，此一可占其概矣。憑楮九頓，不盡馳企！

又

奉別台顏，忽已隔歲，荒村匿跡，日與蒲團貝葉作緣，惟有向長明燈前，遙祝覆載而已，一室蕭然，復遭盜劫，殘年衣食，俯仰無計，幸少知禪理，萬法俱空，五月披裘，付之一笑而已。楞嚴註已刻就，因石台公祖便郵，附呈法眼，以求教正。石台文章品望，頭頭第一，知老祖台自能圓賞也。憑楮馳企不一。

### 寄李秀東

恭諭老仁翁台下：道裕濟舟，才雄遊刃，頃者毘輔賢王出鎮八閩，橫海樓船

之績，全收於牙旗玉帳中，恨不能參預前箸，觀饒歌鼓吹之盛耳！客歲花甲初周，有介壽鄙言，託大哉兄郵致，此後福履日增，勳庸滋茂，尙當抖擻老筆，頌述盛美也。敝親家趙太史月潭赴貴同年臬司之約，單車入閩，爲武夷九曲之遊，企慕盛德，願納履於門下，屬不肖爲介紹，太史才品卓犖，爲藝林之領袖，故知一見當把臂入林，叶金蘭之契也。太史深憐不肖，衰老貧病，參苓之資，與饘粥俱窘，介恃通家厚愛，思謀於左右，稍爲津濟之計，聞賢藩垂念故舊，每勤清問，敝親家倘一叩尊嚴，得侍鈴閣，或可少悉近況，借東壁餘光也。山川迢遞，遙企德音，一芹附致，聊同片紙，憑楮不盡馳企！

### 致倪制臺

與台下不相聞問，十五易寒暑矣。老耽空門，近益纏綿；衰病之中，遂與天涯老知己，闊絕無似。江右彭達生，三十年來宿名之士，與黎左巖爲石交，頃遊吳閩，



欲一登龍門，乞不肖之言紹介，病榻爲作數行問訊，此兄以文行推重西江，今更精堪輿術，思借重鼎言，薦引於席寧侯諸郎君，筆底春風，知不難噓枯吹生也。力疾草次，不盡馳企！

### 致郎制臺

治某奉辭鈴閣，已四易歲，感誦明德，匪朝伊夕！江村屏居，焚香禮佛，但於長明燈下，遙祝萬壽而已。恭聞牙旗玉帳，時蒞江濱，菰蘆草木，咸有生色。獻歲發春，景物暄美，當從百年父老，執壺漿以候前車也。

茲有啓者：敝邑新任張知縣，北方素著才品，容城掌教，士類歸仁；下車以來，清謹勤慎，以撫育窮民爲己任，小民翕然誦之。敝邑逼近江海，吏治剗敝，盜劇民窮，所望於良吏保綏，眞如倒懸之望解也。老祖臺察吏安民，洞若觀火，豈藉人言，而敝邑爲海濱荒僻之區，下吏頌聲，恐未能遽達於左右，治某恃在知愛，是以敢

推士民之意，而公言之；伏惟老公祖曲賜培植，令其殫力從事，又安凋瘵，敝邑兆民幸甚。野人芹曝之獻，聊以奉候起居，不敢言侑緘，伏望笑涵！臨楮不盡馳企之至！

### 致李石臺

某屏跡水村，江天寥廓，每占福德星下臨吳地，烏目山頭，紫氣空拂；今果聞節鉞近蒞虞山，瞽史之言有徵，仰拜明霞，瀝酒相賀，喜可知也。台旌下車，草木皆爲動色；禮當隨黃髮父老後，壺漿奉迎；年來絕跡城市，足疾新愈，須人而行；先奉尺素，布其區區。鈴閣伊邇，從容函丈，沐清風而就冬日，固不敢以疎遠自外也。心經小箋二冊，奉求法眼印正；村居多暇，料理宿逋，草得貴鄉李文忠劉文端二公碑志，稍閒當繕寫以求斧削；新篇富有，知不靳賜教。諸侯遣犬子恭候。不盡馳企！

### 送李道尊

恭聞天書內召，鋒車戒行；通家老叟，久荷廣廈萬間之庇；一旦雲泥相隔，可勝扳臥之懷！惟是東南半壁，微有天幸，不日即借重開府，以使相新銜，重臨舊地；菰蘆老民，惟日夕向佛燈遙祝而已！頃在淮上，喧傳前旌將至，沿途迎候，未能相值，抵家眩暈大作，潦倒支床，謹遣一介奉候道左，伏惟垂鑒！不勝馳仰之至！

### 致盧澹巖

不肖屏跡蓬茅，齋居禮佛，高枕承平，仰荷如天之貺，惟晨夕於長明燈下，遙祝萬壽而已。頃蒙翰教，謹於尊府君志中，添入合葬一段，以文體冗長，但撮略序次，不能如梅村志文之詳贍也；知老公祖具眼，能裁鑿耳！腆貺鄭重，不敢重違台意，敢再拜登受。金風戒涼，黃花漸發，當泛扁舟，斂謝鈴閣，祇聆揮麈餘論，不盡馳企！

### 復鄭撫軍

敬啓：敝邑諸生顧文蔚，讀書自好之士，遊於門牆久矣。茲以外家服賈，薄遊淮上，欲望見旌節之餘光，乞一言以通於典謁。老公祖折節好士，諸生布衣，望風仰德，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吐哺歸心，此古人之流風，節鎮之盛事，敢爲一言通之。鈔關主事蕭鳴清，敝座師圓圃宗伯之子也，不知何故，遂至白簡，念其名家之子，可以委曲保全，仁人君子之用心所不辭也。半舫身後，家門凌替，可念！附問不一。

### 與石糧道

老公祖哀毀骨立，見星奔赴；猶能眷念先德，以不朽之責，屬之鄙人，此眞仁人孝子之用心也。雖老耄失學，久謝筆研，何敢固辭！謹承命撰墓表一篇，援据行狀，不敢以一字粉飾，他日或可以徵諸惇史也。南北記事，敬題數語，不足以揄揚盛德，聊以致緇衣之好耳！素車西返，春寒尙嚴，伏惟節哀加飯，以襄大事，無蹈古人滅性之戒也。臨楮不盡馳企！

## 致吳通判

初聞視篆雲間，謂可長侍教言，不謂仍借重督漕，馳驅跋涉，爲國宣勞，賢者之爲時倚賴若此！知當有崇班殊擢，以相優異也。奸人飛誣宋公祖，徹底昭雪，實賴指南之力，更得撫公電斷，斬盡葛藤矣。知道義深念，輒用申慰。敝通家趙生，深荷國士之知，僕亦借東壁餘光，敢代爲手額。漕事竣後，當率竹馬兒童，奉迓使君。諸不多及。

## 致張邑尊

恭維台下，以金鐘玉絃之品望，小試牛刀；葦爾虞城，惠我良牧，德星所至，菰蘆草木，咸爲色飛。某衰殘臥病，屏跡江村，未能從黃髮父老，執瓣香以候飛鳥，席門蓬戶，反荷式廬，遙聆德音，感愧無地！老父母千金驥足，早空冀北之羣，而北地

人倫模楷，如鍾元先生者，金春玉應，夙深臭味；湛道德而浮英華，用以撫字痾瘵，育養凋敝，爲此邦億兆造福，豈有旣哉？衰晚餘生，腳病乍發，藥餌少閒，尙圖曳杖扶藜，拜謁堂皇，親聆德教。鍾老回啓一函，敬煩記室，乞爲轉致，草草布懷，臨楮不盡馳企！

### 致嘉定李邑尊

專啓：練川僻邑，而讀書勵行之士，爲三吳逢掖之冠，此中先哲後雋，定交結契者，不下數十人，今皆邈然異世矣！如敝同年李長蘅侯起東，敝相知金子魚、黃蘊生輩，其子弟皆好修力學，不隕其家聲；而敝門生張鴻槃，文行蔚然，今已爲老師宿儒，此輩皆幸在宇下，荷如天之覆，惟老父母曲加採訪，賜之盼矚，俾得以疎澹眉目，鏃勵向往，則賢者存歿，皆仰荷覆露，而不肖借東壁餘光，亦與有榮施矣！恃道義之愛，冒昧奉啓，伏惟鑒照！不一。

致吳江雷邑尊 二首

寒門羅雀，辱枉軒車，棄屣遺簪，重荷慈念。衰遲屏廢，無以裨益末光，惟是循異之聲，騰踊江左，陽春有脚，得借廣廈萬閒之庇；私心抃舞，爲何如也！吳門數君子，皆在高賢臭味中，其子弟皆束脩自好，如張異度之子奕，文行兼美，食貧攻苦，爲諸生中眉目；特令奉謁鈴閣，所望念名賢之後，破例培獎，俾不至抱影寒廬，則不肖亦借光多矣。孝廉中如姚文初者，文學行誼，師友千古，當爲下陳蕃一榻，以單父之禮待之，所裨於彈琴之治，良非淺鮮，緇衣之好，當有同然，非敢以說項自命也。臨楮未盡馳企！

又

老父母循異之政，籍甚江左；均田之役，扶貧抑橫；所利賴於民間，謂當不次

之擢；而不免反挂吏議，信哉良吏之不可爲也！此番會勘，知己澈底洗雪，昆岡之火，不但無損於連城，且令天球琬琰，煥然生色，良可爲鼓掌稱慶也。不肖衰老杜門，已爲廢人長物；郡公祖，不敢輕以尺一相聞，無以仰副來命。然公論昭然，仁聲載道，當亦無藉於旁議也。病體衰頹，窮苦萬狀，不能中候左右，惟高明諒之！憑楮馳企，不盡百一。

### 與錢潤州

吳門邂逅，幸觀光儀，仁風披拂，如坐春陽。頃三峯姪孫回，備道記存衰朽，仁義之人，其言靄然，有中心感佩而已！茲有啓者：孔總戎孟文雄才大略，兵家之韓白也，頃以撫局告竣，奉旨峻擢，候命京口，布衣蔬食，戟門蕭然，惟台下爲國憐才，得賜青盼，俾得不困於薪桂，以經營戎務，卽日仗鉞登壇，得有成績，皆台下之賜也。以緇衣之好，僭爲一言，伏惟亮涵！臨楮不勝馳企！



## 復李夢沙

謙益衰殘病廢，索居江村，關門相望，一衣帶水，以大君子建節此邦，風流儒雅，映帶江表，而不能搵衣納屨，望見眉宇，燭武無能，師丹多忘，自分面目可憎，遂至門牆絕跡；瞻彼高山，有望塵遐企而已，遠承慰問，翰貺頻頒，子雲有載酒之資，杜陵無倒懸之慮，通懷若斯，啣佩何已！捧讀大集，驚嘆交并，輟貝葉之餘工，繹粲花之緒論，禪定未深，獵心猶喜，輒拈長語，以綴簡端，譬如盲人摸象，窮子問乳，雖復盡意摸索，豈能稱揚百一？或者憐其狂瞽，不爲賤媒，聊爲乘韋之先，俾充促娖之役，庶幾附以不朽，與有榮施耳！

## 與周工部 二首

去秋避跡窮鄉，有失倒屣。門下不以爲罪，念及草木之年，殷勤稱壽，何記存

之厚也？劫灰以後，皈心空門，禪燈一盞，貝葉數行；不讀世閒書，不作世閒文，不見世閒人，不談世閒事；一身如寄，萬念灰冷。門下猶以老謀壯事，漫相期許，意則美矣，未可以稱知己也。道閒趨行，未致報章，特遣奴子馳謝。玉純亦久不相聞矣！近讀內典，深知一切怨親，皆是因緣業報，人世刀塗血路，種種可畏，以佛眼視之，正復了不異人也。聊以此言相廣，知己爲一笑耳！

又

老公祖台下：以碩德台望，榮膺特簡，再蒞江南，德音仁聲，宣布遠邇，咸謂一佛出世。治某在吳門，深荷教愛；屏居江村，未能奉叩鈴閣，祇聆慈誨，惟有清夜爇香，於長明燈下，遙祝萬壽而已！歲籥洊更，馳想日積，謹裁咫尺之書，遣一介恭候起居，伏惟鑒涵！臨楮不盡馳企！

致王大哉 二首

客歲恭承示問，重以嘉貺，言念明德，時切馳想！所託撰秀東壽章，謹以具草書冊，專力馳上，并致銀鼎一雙，以申遙祝；伏乞轉付郵筒，稍申區區萬里故人一念也。吳中喧傳□□移鎮八閩，老公祖定有確信，自可不致浮沈。其愍大師全集，有敝年姪回粵，已函送海幢華首和尚矣！江海清夷，歲時多暇，桃渡花臺閒，知老公祖優游嘯歌，及時行樂，但東山久滯安石，有虛蒼生厚望耳！起居草次申候，臨楮馳企不一。

又

客歲冰雪載途，彼此相失，頗爲丁老所誤。頃以就醫過吳門，歸日得奉翰貺，深悔知之不早，又不獲把臂周旋，殊爲悵然也！年來衰病委頓，深以筆墨爲戒；承台命，不敢固辭，破例捉筆，殊媿不文，過承潤筆之賜，卽付酒家，便可以數日醉飽，不憂硯田常荒矣。一笑一笑！秀東車笠之誼，久而不替，但未悉弟衰老貧病，一至

於此。敝親家行，託致近況，又不得達，更當與老公祖謀之也。鑑五公祖夙仰高誼，不獲一識荊州，深用悵快！伏乞諄切致意！草次附謝，不盡翫縷。

致王符乾 三首

舟中訣別，涕淚覆面，別後思之，每爲耿耿！所望聖明洞照覆盆，元兇旣除，生還有日，知知己者必爲開顏也。專城之地，正當寇衝，盤根錯節，可別利器，此地當淮蔡之要，不獨一郡仰爲長城也。頃從侯六翁司農家報中，聞下車未幾，卽相度要害，捐資築城，爲金湯永賴，士民譁呼祝誦，其聲塞塗，老年姪真心定力，爲地方長久之計，卽日受不次之擢，建牙開府，其根基已定於此矣。預賀預賀！

司農公海內正人，以司屬牽連，辱在請室，其一念孳孳，爲國家，爲地方，不啻飢渴之於飲食；至於教訓子弟，約束僮僕，家訓肅然，中州士大夫之所共仰也。頗聞其令伯光錄公高年盛德，足跡不出戶庭，而其弟子多驕悍不守法度，未免爲

家門之累倫有干犯，不妨執三尺法以治之，事有相反而實相成者，此所以爲司農，卽所以爲光錄，亦卽所以爲其子弟也。不肖與司農公二十年道義之交，熟知其好修厲俗，一片雅意，故敢爲饒舌如此，萬惟垂鑒！金壇周介生館於司農之家，此吳中第一名流也，幸老年姪破格厚遇之！到省城晤張林宗，千萬爲不肖道意，此中不敢具名莊簡。臨楮馳念不一。

又

去歲有八行，附司農公郵中相聞，未知到否？忍死幽囚，又復數月，亦殊懶通。知己聞問，而司農次公子赤社歸覲其太翁，索此以紹介於門下。赤社才品，爲中州人士冠冕，叩閣上書，爲其尊人鳴冤，義風扇動海內，其人自足重也。當其家門衰落之時，門下必能越世俗之見，不因人爲寒熱，況赤社自足以重家門者乎？司農公家教清嚴，其約束親族僮僕雅意，前札中已具悉之，不復贅及，幸爲留神！

次草草。

又

每從司農公所得聞新政，眞所謂頌聲載道。而兆登自邑中來，知城南數頃，盡割棄之，以爲築城治礮之用，視世之囊金積帛，以官爲郵傳者，何啻相去千里哉？增城浚池，屹然金湯，淮宋之間，咸資保障，其利賴豈獨一郡而已？唯外池一役，關於一郡來龍者，浚鑿之舉，尙宜斟酌，不獨司農公，卽許奉常王詹端諸公，皆以爲慮；老年姪此舉，總爲地方經久之計，爲來龍，亦所以爲地方也。知高明自當周詳熟計，而縉紳中之名賢如王銓部者，不妨與咨諏商訂，以求萬全。恃道義之愛，屬有所聞，不敢不盡，知不以爲狂瞽而吐棄之也。聖明漸次解網，生還有期。聞洛陽名花，多出貴治，而蠟梅之絕佳者，至十餘種，安得多致數本，輸我山中，佐老農老圃花時一笑乎？陸年姪在署中，幸與計之，如何？南冠中作此繁華想，可發知己

一擲揄也。司農小啓附覽，某再拜。

### 答周彝仲

兵垣回，得手教，知元老記存之深，知己推挽之切，而聖意堅不可回，至於三四駁阻，其難其慎，則不肖生平本末，與晚節末路，終不可按拭錄用；主上固已知之深，見之確，而持之必不遺餘力矣。聖意卽天意也，天可違乎？萬一知己不諒天心，朝夕力請之於元老，元老過聽，而力請於聖上；以聖上之聰明天縱，始而厭，久而疑，以區區之進退，而開明良柄鑿之端，則我之營進者，終成畫餅，而所損於世道者，不可言矣。或主上虛己之過，強而從元老之言，以衰殘病廢之身，附贅班行，點綴冷局，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此時引身求去，進不能有補於時艱，退不能自全其晚節，人何以處我？而我何以自處？不當深長計之乎？爲不肖今日之計，斷斷乎當一意求退，不當復爲仕進之局。爲知己之深者，代爲不肖之計；惟有仰體聖心，

俯察微尚，從長商榷，俾得優游田里，管領山林，則餘生沒齒，受惠無窮矣！

### 復洪天開

僕罪廢餘生，草土長物，滅影人世，遁迹空門。頻年以來，荒誕滋甚，非旁行四句之書，不登於几，非軍持漉囊之侶，不游於門。不惟壯年盛氣，一往無餘，血路刀途，皆如幻夢，卽自喪亂稍定，偶親筆研，未免評論聲律，伸寫鬱陶，今已一一捐棄，沈灰銷歸火聚。江村一枝，衡門兩版，胸中無撐腸一字，筆下無塞白數行，兀兀騰騰，悠悠忽忽，如抱繭之老蠶，如啄瘡之病馬，傍觀斯世，遠扳昔賢，未有絕物畸人，迂愚頑鈍，至於如此之極者也。

草木之年，忽復八旬，老而不死，自知可厭；不意曠代相感，重辱記存，先之以佳叶，重之以長箋，金石鏗鏘，珠璣錯互，真使人應接不暇，忤愧無地！至於學海橫溢，出入三倉四部之書倉，詞源倒流，吐納六代三唐之筆陣；聽金奏而神搖，入玉



府而目眩；惟有列諸屏幃，誇視賓朋，藏之篋衍，比於琬琰，重拜明德，傳爲美談而已！松陵一水，絳帳非遙，尙當趨侍函丈，親承誨迪。拙集一部，奉求斧削，手勒馳謝。

### 致柯岸回

老世翁不遺簪履，篤念陳人，以隧道不朽之詞爲託。老歸空門，舊學荒落，樸學拙筆，又不工爲諛墓之文，謹援据行狀，補綴成篇，鼠啣有言，蟲書爲字，殊不足以副仁人孝子之用心；或取其記載摭實，少異於浮詞窳言；以如椽之筆，大爲繩削，登之貞珉，附諸家乘，則衰朽實與有榮施矣！祥琴已終，化瑟攸賴，碧梧青鎖，封章獻納；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江村野叟，實與被其澤，惟有扶犁把鋤，歌咏盛美而已！草次附候，不盡馳企！

### 復朱滄起

老先生以玉尺之才，金鉉之器，盛年偉抱，爲江潭之放臣，四十年於此；國無其人，邦家殆瘁，雒陽之啼鶻，翟泉之飛鵝，識者所以攢眉浩嘆，不在凌谷之時也。伏承隱居談道，閉戶箸書，以生平弘猷遠志，託寄於縹囊緇帙之中；榮華富貴，不過朝花日及，而名山大川之業，流播終古，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所得失孰爲多少哉？

遠辱示問，不遺衰朽，恭承嘉命，輒撰類纂序一篇呈正；眞所謂佛頭著糞，知己當爲魏公藏拙也。不肖老歸空門，除貝葉旁行之書，不復寓目措手。拙刻行世者，惟初學集、歷朝詩二種，皆已成故紙矣。心經小箋，及辭壽一通，奉呈台覽，亦可想見老人心跡也。嘉貺遠頒，稽首拜嘉！荒村雞黍，重慢蘧使。新刻告成，乞惠一編，以慰老眼。臨楮不盡馳企！

與趙洞門

江村僻處，渺然天末；犬子北歸，荷手教盈紙，兼爲豚犬餽粥之計，闢扁盈篋，衍中骨肉至誼，每一念及，輒爲感嘆！至如友行大兄，以長驅遠馭之資，遭掩芒絕鐔之痛，忘年末契，一旦奄絕，老淚填咽，尙未能如退之作歐陽詹哀詞，以寫其存歿之恨，此所爲宵旦屏營者也！山中閉關，有人喧傳邸報，知翁兄與芝老遂有同升之喜，天地變化草木蕃，斯世其有隆平之兆乎！雖不敢附貢公之喜，但與山妻稚孫酌酒拜明霞耳！

年來貧至徹骨，憂來填胸，折腳鐺邊，忍死過活，幸有貝葉禪燈，作護身符子，聊得偷閑送老耳！趙州八十行腳，弟耳聾如之，而齒尙多三十有九，腰包杖錫，行且發足於文殊道場，軍持踵門，或可相視一笑。餘語多在芝老札中，不能多及也。因族孫燕喜游燕，願一登龍門，附候起居。德音不遐，徒有馳企！

## 致金豈凡

台翁賜沐錦旋，幸於西山舟次，一覲光儀，祥風瑞氣，與梅香俱馥，正擬趨侍函丈，追陪色笑，而衰遲蹤跡，留滯菰蘆，扶床伏枕，倏過炎夏。頃乃聞玉節趨朝，絳車塞路，不意昔年腳氣，頻頻發動，行步欹危，不能扶杖策足，參預金闈亭祖道之列，循念翹企，不能奮飛。伏惟台翁佩玉朝元，仙郎珥貂侍奉，補天浴日，并在門庭，國恩家慶，度越冊史，敬裁長句，用祝修塗。不惟葑菲之言，遙希采納；抑上蒲葵之扇，仰塵袖懷。雲泥雖遙，斗山在望，長明燈下，繡佛齋中，惟有瞻望九霄，誦祝萬壽而已！力疾握管，語短情長。憑楮翹企，未盡百一。

與王貽上 四首

玉峯郵中，忽奉長箋，溫麗華藻，曄如春花，東風入律，青雲干呂，奉讀數過，笑繼以抃；自分以木桃之投，而致瓊瑤之報，私心忤營，愧無以仰副德音也。衰遲潦倒，賣身空門，舊學無幾，遺忘殆盡，惟有日繙貝葉，消閒送老，世閒文字，茫然如前。

塵積劫，門下散花落彩，如卿雲在天，有日共覩，老人未免槎觸童心，鼓動習氣，欲從蒲團上颺去，以此自笑耳！近日詩家如稻蔬葦粟，狂易瞽眩，今得法眼刊定，又有伯璣玄覺，共爲鑿裁，廣陵當又築文選臺矣。西樵詩渴欲請教，郵中都未見寄，怒如調饑，我勞如何？邗溝一水，不能辦十日春糧，趨侍鈴閣，京江閒阻，便如明河天塹，可一嘆也！

亂後撰述，不復編次，緣手散去，存者什一，荆婦近作當家老姥，米鹽瑣細，枕籍煙燼，掌簿十指如錐，不復料理研削矣。卻拜尊命，慚惶無地！杜詩非易註之書，註杜非小可之事，生平雅不敢以註杜自任，今人知註杜之難者亦鮮矣，可嘆也！西江王于一，苦心學四大家文字，其佳者可謂合作，溘逝之後，遺文散佚，倘得屬伯璣搜輯，序而傳之，俾此子不爲草亡木卒，誠蕤林所仰望也。貴門人便郵，草率奉復。積懷縷縷，都無倫次，惟高明諒之！

又

僕與君家文水，爲同年同志之友，而司馬中丞暨令祖，皆以年家稚弟，愛我勗我，草木臭味，不但孔李通家也。喪亂以來，故舊寥落，東望鵲山秋色，未常不低徊延佇。頃聞門下鵲起東海，整翮雲霄，一時才華之士，莫不手捧盤匱，奉齊盟於下風，私心鼓舞。竊喜我文水之家風，大振於劫灰之後也。舍甥北歸，奉大集見示，如游珠林，如泛玉海，耳目眩暈，且驚且喜！

舍甥郵傳嘉命，鵠索糠粃之導，屏營傍徨，未敢拜命。丁繼之自金陵來，道門下駐節水亭，燈爇酒闌，未常不顧念耄老，思以文事相商榷。以此知東郊老馬，猶以識道動伯主之物色，又重以累世氣誼，何敢以衰廢自外於門牆？遂力疾草序文一通，託丁老附呈侍史。僕老諄樸學，不善爲諛詞，繙閱佳什，包孕古今，證響風雅，竊欲以狂瀾既倒，望砥柱於高賢，雖言之不文，其意有獨至者，序有未盡，又別見於扇頭一章，老人多忘，信心信筆，惟吾丈心鑒之而已！貧病索居，關河多阻，未能春糧買舟，奉叩鈴閣，班荆剪韭，以傾吐結轡。裁書草草，未盡馳企！

又

餘生暮年，銷聲息影，風波瞥起，突如焚如；介恃天慈，得免腰領，噩夢已闌，驚魂未慙。遠承慰問，深荷記存，惟有向長明燈下，炷香遙祝而已！伏讀佳集，泱泱大風，青丘東海，吞吐於尺幅之間，良非筆舌所能贊嘆，詞壇有人，餘子皆可以斂手矣！

老耄叢殘，仰承推許，三復德音，慙懼交并！輕材樸學，本不敢建立門戶，廁足藝林，幸奉先生長者之訓，稍知撥棄俗學，別裁僞體，采詩餘論，聊爾發揮，遂使謠譌紛如，彈射橫集，俗習沈痼，末學誨蒙，醯雞井蛙，良可愍嘆！日星在天，江河萬古，歐陽公有言，豈爲小子輩哉？八十老叟，餘年幾何？旣已束身空門，歸心勝諦，義天法海，日夕研求，剝心刻腎，如恐不及，何暇復沈涵筆墨，與文人才子爭目睫之短長哉？非旁行之書不觀，非對法之論不作，世閒文字，一一皆迴向般若；俱讚之餘，

游戲諷詠，禪則寒山梵志，儒則擊壤江門，可以助發道情，消除蔭界，假年送老，如是而已。秋柳新篇，爲傳誦者攬去，伏生已老，豈能分兔園一席，分韻忘憂；白家老嫗，刺促爨下，吟紅咏絮，邈若隔生，無以仰副高情，思之殊惘惘也。不盡之私，尙容續布；臨楮依依，不勝馳企之至！

又

衰暮之年，荒村息影，筆墨兩字，了不挂心，恭承嘉命，惟有永嘆而已。嘉貺侑緘，具悉盛雅，粗布暖身，瓦盆盛酒，幣爵之賜，殊非所宜，謹拜佳什，襲傳示子孫而已。令兄年翁大集，郵中未曾頒賜，恐有浮沈，敬胥後命。伯璣想尙在舍，幸道相念。寒窗裁謝，臨風悵然不一。

致李條侯



每從淮海士友問訊起居，知己載贄策名，觀光上國，雖陸機入洛，馬周游秦，不足道也。頃接手書，記存衰老，賜以錦字，侑以良藥，開緘戛釜，飽飫明德！折腳鐺邊，遙想圯橋詠太白，但見碧流之詩，不覺兩腋風舉也。高堂眉壽，漫作短歌，以侑一觴；野人浪語，不足效千金萬年之祝，幸笑而置之。紅豆詩一冊呈覽，其二冊附致崔吳二公，俾知老人迂誕如此，共一噴飯也！舍姪孫樸，邀書生，深荷冶鑄，因其郵便，附此奉謝！南北閒阻，恐未得執手，臨楮惘然。

### 復李膚公

老居人世，朋舊凋殘，江上故家，尤歎衰落；得見足下風神氣骨，宛然忠毅，眉目生動，不覺悲喜交集也！隧道之石，謹受嘉命，涕淚漬紙，久而削藁。往年作應山諸公文字，在天路坦夷之日，腸肥氣盛，筆墨馳騁；今世運而往，志氣衰颯，每一執筆，不勝山河陵谷之感，雖復敷衍成篇，亦往往如楚人之吟，楚囚之操，鼠憂虬泣；

豈足以舉揚遺烈，慰仁人孝子之深思乎？知足下義心苦調，亦當爲之掩卷而歎息也。人事牽率，將有遠游，遺集之弁，請俟異日。聽鷗佳什，感慨激昂，惜繼聲者無其人耳！遠承存念，草率附謝，心經小箋，附供法喜，餘不多及。

與時伯和 二首

北平歸後，會晤殊闊，以弟既臥病山居，而兄亦多杜門故也。適往携李，弔敝同年包儀甫，并往武林拜雲樓大師之塔；仁兄榮行，不及一祖道，殊爲悵然！去家不百里，以青氈爲吏隱，藏身進德，俱第一義，願兄毋以清齋苜蓿過自悒悒也！鄒彥吉先生晤間，爲道鄙懷。武林歸，尙當專人奉候耳！不腆溪毛馳上，以當一尊，惟笑而置之！不盡。

又

客歲風雨過錫山，不遑一謁高齋。再辱手教，深荷見存！仁兄優游廣文署中，讀書談道，真足娛樂，而師範清嚴，表表爲一時之羽儀，則賢者所至增重見一斑矣！視弟之悠悠視蔭，空蝗梁黍者，何如也？梁溪人文特盛，邇來頗奄奄不振，以士子多舊設俗套，不復知好古博文之病也！仁兄將何以振起之耶？至於士習，猶似稍勝吾邑，但須去其客氣，歸之大雅耳。仁兄必自有妙用也。

弟多病多愁，困衡之餘，稍有長進，人世糾纏結習，只是功名二字，已拋向東洋大海矣！向上一著，尙未夢見，聞憨山大師惠然肯來，果然，則水邊林下，少日周旋，或不至終身作瞎漢矣！

錫山多賢者，彥吉之禪學，雲從之道學，畢竟意味何如？仁兄盤桓其間，作廣大教化主否？二馬翩翩才俊，亦從諸生中物色之否？後來之俊，更有何人？如韓省之錢自若、吳虎侯者，皆妙才也，知仁兄定能一一獎成之。

家居苦無佳況，元夕左右，將訪仙翁於雲陽，取道錫山，定須與仁兄快晤。弟

訪道之游，頗畏邦君大夫物色，未免逡巡耳！或借彥吉作一主人，聽清歌以當邂逅，亦好事也。損餉不敢不承，草草附謝，不盡願言。

### 與翁兆吉

夏初辱手教，記存，則弟方憊憊臥病，至今猶就醫，不能去藥物也。風波之世，差藉此七尺自強，而病鬼揶揄乃爾！未知仁兄近況何如也。弟有道友雲洲戴翁者，的有長生之訣，爲今世之安期生，而其人真誠爽忼，絕不爲世俗媵阿態，想仁兄當耳而目之矣！

其少子瑞慶，攻苦力學，應童子試，弟向已爲兄面言之；茲試期已近，有可提掇，幸仁兄惟力是視；此翁與撫道二公祖，皆世外之交，得其一言不難，顧不屑耳！此人足以觀其爲人矣。何父母高明府君，必能知戴翁於物外，則仁兄齒牙，亦易爲力也！專此奉懇，餘俟續布，不一。

## 答張靜涵

荒村屏跡，重辱長者車騎，德音慈誨，沁入心腑。至於施無畏法，開甘露門，使人世之墨穴一空，末法之迷雲頓掃，此則人天眼目，大法金湯，胥有攸賴，非弟之私言也。涼風旋至，賤體稍強，便欲拉雙白，先扣靈巖，次詣文室，謝過從之鄭重，謝往教之殷勤，而台教儼然先之。金剛遵解，又荷法乳之惠，仰知同體大悲，有加無已。更辱台示，蒿日時艱，以度世之深心，兼經國之大手，一子等視，千乳橫飛，弟惟有企仰慈雲，瞻依慧日而已。秋熱未解，揮汗奉復。蘄老希叱名道意，不多及。

## 與熊魚山 二首

老父母以宰官身，現比丘相，開堂說法，如雷如震，四眾雲集，人天頂禮。弟以老病積疴，閉關服餌，遂不能躬詣獅座，沾被華雨；城東老姥，獨不見佛，惟有炷香

遙祝而已！意欲從此結夏，了華嚴會鈔公案，腰包奉扣，尙未有期；謹先遣一介，殷勤禮足，用告不寧。歲儉俗薄，山門蕭然，惟祈爲法門珍重自愛！草草附達，不多及。

又

冰雪拒門，寒風砭骨，塞戶伏枕，縮如蝟毛；且當支持老病，餞送殘臘。佳客遠臨，重以翰教，不能驅策扶曳出戶，惟有諷誦高篇，聊當燕玉而已。呵凍草覆，諸俟接足面盡。

與侯月鷺 三首

村莊多暇，訂正金剛楞嚴二疏，已付梓人矣。因毛子晉去歲捐館，家計空惚，刻貲未能相繼，不得不爲勸募之計；而又不能強干不相知者。席氏昆仲，翩翩能世其家，又崑頰留意法門，得吾丈與安卿昆仲出廣長舌相勸，成圓滿功德。此經

得流通世間，利益不淺；知必爲首肯，不笑其沿門持鉢也。刻成經本三冊，希爲轉致；亦不敢輒具竿牘，統望致意外。附心經一冊，祈法眼爲點正。諸不多及。

又

五日江村，衰殘屏迹，浴蘭擗黍，況味蕭然。信使遠存，得佳果佳品之貺，山妻稚子，歡笑闐堂；朝來喜蛛挂席，乾鵲噪簷，田家瑞應，良可開顏，不但食指欲動也。客秋至今，一往況味，如魔如病，口不能言，手教津津，一筆描盡，河上之歌，同病相憐，非箇中人，那能委悉如此？桑榆之收，良有厚望，附髀嘆息，知有同心。太夫人不朽之託，已承尊命，敢復固辭？第泥坑迎鑾一事，不惟公家母子大節，亦是汗青中要緊事。道隱文，殊爲簡略，向日口語，未能一一記憶，乞爲詳悉手疏，以片紙見示，便可放筆作一篇大文字。期以長夏，了此功課。并路文貞神道碑，次第具稿，假借腐豪，傾灑此一腔熱血也。

海陵詩極羨談讌之樂，恨不廁賓從之末，泚筆相向，又深惜玉溪兄有此佳兒，文采映帶，而不及一見其眉宇也。白沙枇杷，飽噉甚快，秋閒欲得洞庭葡萄釀酒，苦不能得其熟，候彼時得多餉以酬潤筆，知不厭其貪也。內子辱深念，並此馳謝！安卿昆仲，煩爲致聲！芙蓉莊詩絕佳，但籠中鸚鵡，未曾罵客，殊不肯伏罪耳！一笑一笑！

又

文貞公墓隧之碑，伏承尊委，不辭固陋，謹草勒，輒簡呈上。切念時世改遷，物情人事，未免多所觸忤。不肖老矣，頭童齒豁，一無建樹，惟此三寸柔翰，忝竊載筆，不用此表揚忠正，指斥奸回，定公案於一時，徵信史於後世，依違首鼠，模稜兩端，無論非所以報稱知己，取信汗青，其如此中耿耿者何哉？謹用古人陽秋之法，據事直書，雖自愧樸學拙筆，不能馳騁雕繪，以爭雄於詞林，然自分鈍鷲，亦可謂不



遺餘力者矣！未知仁人孝子以爲如何也。奸民告訐一案，文貞公本意專爲不肖昭雪，其說頗長，序次中亦略有賓主，但不欲盡言耳！念臺云云，亦如命洗發，千秋公論，皎如日星，殊不待饒舌也。老病杜門，未能漬酒慕門，素車白馬，彼亦何人？永言念之，徒有歎息！憑楮不勝馳企之至！

### 與朱長孺 三首

比來世事偏側，苦惱萬狀，除繙經之外，不復料理筆硯。令親壽文，勉承嘉命，蒼皇捉筆，幸爲改削付之，假青黃之文，以潤飾枯朽，或亦少遮人眼也。小壻自錫山入贅，授伏生書，欲得魯壁專門大師，以爲師匠，恃知己厚愛，敢借重左右，以光函丈；幸慨然許之！卽老朽亦可藉手沐浴芳塵也。草草附啓，伏俟德音！

又

辱示草堂會箋，必欲首冠賤名，輾轉思之，彌增慙悚！此事發起於盧德水，牽引於孟陽，漫興隨筆，棄置已久；偶於集中覆視，見其影略脫誤，每自哂昔學之陋，修遠不察，誤錄一二則附時賢後，方爲顛泚背汗；況足下高明淵博，累年苦心，攢集以成此書；僕以伏生之老病，師丹之多忘，突出而踞其上，鵲巢鳩居，無實盜名，晚年學道，深識因果，此等虛名，皆足以摧年損算，僕所以深懼而不敢居也。此書之出，期於行遠，諺有之：身穿大紅圓領，頭戴開花氈帽，才一展卷，便令觀者挪揄一笑，可不慮乎？來教念及周餘，追思華路，特承齒錄，以存籛羊，其用意良厚。生平倔強，不受人憐，老耽空門，一切如幻，良不欲以編摩附名，取憐於知己，惟以我爲老耄而舍我，則憐我之深者耳！

華嚴宗鏡，方事研求，義門深微，卷帙浩繁；遵王刻杜之役，止之不獲，期以秋深歲盡，偷編經餘晷，爲作一序，以副其意。僕之不敢自居注杜，與不欲成書之故，向爲兄作序，旣已反復自明，撫卷三嘆，有識者皆能了其微意，今日再申明，吾事

畢矣。此中學者，多好摭拾利病，是非鋒起，雖老成人未免。義山注改竄之後，尙多剝啄。子長云云，當廣爲傳示，風諭後來英少，俾皆聰塞蔽明，仍爲七日以前之渾沌，亦一大快也。毒熱退，當扁舟過池上，散髮快談，不復多及。

又

雲閒之行，困於酒食，歸泊吳門，渴思會面；以家人稚子，尙淹荒村，須入城安居，方可洒掃候教，未敢卒相邀也。杜詩想復爲料理，已能繕寫成帙否？此番再一校訂，便可卒業。吳郡文獻稿，許氏已期相付，未知子晉曾往取否？昨於鹿城晤王懋明兄，知爲有道異人，曾以賤造託其推算，已許捉筆，今遣力領取，并欲邀之一談，借重片言，爲之勸駕，所深禱也！匆匆相聞，馳企如何？

## 與周安期

鼎革之後，恐明朝一代之詩，遂至淹沒，欲仿元遺山中州集之例，選定爲一集，使一代詩人精魂，留得紙上，亦晚年一樂事也。此事定當與仁兄共之，可先爲料理搜輯，若空同、大復、弇州及劉子威輩，篇帙浩繁，先加丹鉛點定，俟弟歸告成之。元歎子羽暨兩令弟，可與共搜訪，一篇半紙，不可塗抹，而國初人爲尤要；想仁兄篋中，先有定本也。

致程翼蒼 三首

山中草木之年，以不材而得全，俛仰人世，所謂臣亦自厭其餘生也。辱道義深愛，遠示記存，酌大斗以介眉壽，敢不拜嘉明德。俟過吳門，便當趨侍絳帳之下，以踵謝盛雅！小刻二冊，附呈台覽，不盡馳切。

又

衰殘多病，閉戶繙經，企想絳帳緇帷，如在天外。頃承翰教，所索唐詩，以數十年編集之書，幸逃煨燼，禪誦之暇，晨夕檢括，不離几案；半千兄如欲校讐，必須身至虞山，假館數日，便可卒業而去；若欲取全本奉閱，則萬萬不能也。學使尊公詩序，乞屬門下能文者爲之，則衰朽借光多矣！

敝門生吳興沈祖孝，字雪樵者，博雅名流，制義詩篇，皆爲雪川領袖，卽司馬何山相國銘纘之嫡姪也。喪亂之後，孤貧自守，百口嗷嗷，待命十指，今以遭喪失館，羈棲流寓；一時能人，無肯少爲援手者。仰韓慕李，人士所宗，實惟門下，倘得收置門牆，曲賜培植，目前以一館地資之，俾其稍濟涸轍，使洛陽名士，不爲翳桑之餓夫，則風流弘長，海內寒士，皆仰庇廣廈萬閒，不獨沈生一人戴德而已也！緇衣之好，知有同心，不勝翹切！仰惟亮照。

又

屏跡荒村，如坐井底，久不獲搢衣請謁，奉教函丈。頃聞追鋒之車，旦夕就道，菰蘆老人，不能折柳長亭以壯行色，燕樹江雲，徒有馳企耳！茗上沈生祖孝，以才品領袖三吳，爲此中之僑胥，慨慕龍門，願一登陟，渠將挾策遠游，驥首天路，後車之載，東壁之光，所仰望於門下不淺；茂倫當能詳之。介恃緇衣之好，知有同心，故敢爲介紹，伏維照鑒！寒窗捉筆，不盡縷縷。

### 致張元芳

初秋，通家子黃晦木，持數行奉謁；此子向抱奇節，不得已相干，故知高明不以茂陵劉郎遇之也。武林沈廣文英多，敝友無回先生之子也，無回向與令祖先生有紉縞之交，令英多蒐輯其遺文，來請正於記室，幸進而教之。英多才行端謹，老困寒氈，求一館地，以糊其口，不識能少借齒牙否？介恃高誼，不罪多瀆，幸甚！

### 復馮秋水

恭承譽望，度越人表，皇甫湜之稱韓退之，所謂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者也。蘭江令度江而來，得奉大集，且謂龍門緒言，記及衰朽，孔北海亦知有劉備，不勝雀躍。冒昧載筆，僭爲珠玉之導，意滿詞拙，顧視慙汗。乃台臺不我鄙夷，儼然弁首，壽夢之鼎，以乘韋先之；通懷若斯，感悚何似？惟是潘江陸海，傾灑無涯，玉府珠囊，日新富有，所願得窮搜寶藏，長侍丹鉛。扳陶謝以同游，比羊何之屬和，庶可以掉鞅一時，執鞭異代矣！

長公駒齒未落，已是龍文，觀其闡牘，篇錦百尺，字弩千鈞，非獨場屋之雄也！西浙俊髦，無如馮范，研祥落落竹箭，文白亭亭明玕，故應盡入藥籠，欣同臭味也已。犬子某，頗於經學苦心，他日契分訥生，或可沾濡麟沫，參預雉盟耳！

## 與許青嶼

綠酒紅燈，風雨相對，子美荒村，夜闌秉燭，此光景約略相似。吾輩遭亂，甚於

唐之天寶；吾兩人白首殘生，復得把酒而談，此時此世，良不易得，無謂四面石尤風，不是天涯老知己也。人從武林來，知彼中兵譁民亂，一日警報數至，殘兵敗卒，割鼻斷臂，悲啼痛哭，乞食於吳門者，以數千計；如此世界，豈得長高枕而臥，鼓腹而嬉乎？翁兄訃謨遠猷，何以教我？許旌陽拔宅時，雞犬皆得昇天，此君家故事，千萬勿忘故人，令作拖腸鼠也。

文應符英年殉義，不獨爲文起肖子，實吾輩畏友也！一棺蕭然，未歸坏土；二子孤窮，皆能自立；而次郎建威，尤爲貧困，賃外家敝屋半椽，不蔽風雨。今將謀葬應符，介恃翁兄高誼，生死骨肉，特來走謁，知翁兄必將側席涕洟，力爲經紀，不待弟爲之饒舌也。

### 與宋玉叔

專啓：不肖在杭有五十年，老友曰馮鵠，離字雲將者，故大司成開之先生之



仲子也。年八十有七矣！杜門屏居，能讀父書，種蘭洗竹，不媿古之逸民；開之故無遺貲，雲將家益落，有薄田三十餘畝，在餘杭山中，僅給饘粥。意欲介恃寵靈片語，囑餘杭令君，以名賢之後，免其徭役，俾得優遊蔗境，脫追呼踐更之苦，拜賜無窮矣！老年丈惠顧風雅，不吝東壁餘光，一以爲開之先生恤其負薪之孤，一以爲不肖周其戴笠之友，知必欣然許可，不以請乞常例麾拒之也。拏舟將歸，留此數行奉瀆，伏惟垂鑒，敬候德音。臨楮不勝馳企之至！

## 與王內二

滄桑改易，四海焚如；而青蓮花一枝，亭亭秀出於淤泥之中，清塵濁水，相望迢然；每一企想，殊有望古遙集之思，未可謂今人不如古人也！老叟空門，香燈貝葉，日夕向折腳鐺邊過活，晤練川士友，每道記存，頃見亡友徐女廉序，猶齒錄衰朽，不勝足音蹵然之喜。若其文之爾雅淹博，迥越常流，故知頻年屏居，學殖深厚，

天之成就斯人，固不以目捷爲榮落也。

吳門袁子重其，白華之孝子，古之遺民也；而門下能賞識之，又飲食而教誨之，至於憐其母，卹其無兒，此眞仁人君子之用心矣！今重其之窮日甚，其自勵益苦，而又不肯仰面看人，徒有束手待命；倘門下能以穎封人錫類之孝，始終其德，俾節義之母子，不至於立槁，此鄙人所仰藉東壁餘光也！治文昆玉，共有緇衣之好，惟仁兄爲之倡，則無不和者矣！春寒料峭，炙研命筆，殊不周謹，伏乞臺慈垂照！不一。

與盛珍示 二首

僕衰殘潦倒，人閒長物；遙聞聲而相思，致高明有未見之嘆；若一撫塵接迹，則索然意盡矣！此言亦可發一笑也！司李公書，乞付郵筒轉致，壽詩勉強塞白，那得有佳句？眞操布鼓過雷門耳！累辱記存，附謝不旣！

又

豐碑之役，勉承臺命，枯腸禿筆，不堪覆瓿，而重爲貞珉之災，負媿多矣！胡公祖推屋烏之愛，鄭重見存，禮當渡江奉謁，衰老杜門，未能泛邗溝之棹，少陵云：老病人扶再拜難，此語殊可憐，諒知己者爲一喟也！舍甥葛雲靄，深荷宗師國士之知，近蒙批遇缺詳補，今該縣適有現缺具申，祈兄始終嘘植，俾卽照詳批項實廩注冊，感德不獨在舍甥也！百里相望，未克晤對，紫芝眉宇，固彷彿在目中矣！憑楮神馳。

### 簡祝如穹

前舍姪游婺，特附數行奉候，計此時正達高齋；而手書及丹藥遠至，知故人念我，不啻千里神交也。承賜藥九兩，卽是九轉神丹，卽當如法服食。頃有術者言

日下得刀圭祕藥，延年卻老，知其言不誣矣！仲綱兄才品卓犖，一見知爲國士，匆勿北上，不及久淹，行色倉卒，慢去殊爲抱歉。來教示以初夏見訪，敬當掃門奉候。但如仲綱兄言，此時仁兄正附天垣郵傳，入對大廷，鋒車戒途，寧有餘晷！暇日討芝問桂，與野老結世外緣耶？信筆奉覆，餘俟面悉。

### 答佟思遠

山中草木，幸脫餘生，晚歲桑榆，已爲長物；燭武抱無能之恨，師丹招多忘之譏，隨例稱觴，撫心自愧！深荷老姊丈惠顧殷勤，翰章重疊，遂令長筵生色，兒女拊舞。當賤誕之日，佳貺賁臨，故知吉人記存，卽是慈光加被，可以招邀餘慶，敵退災星矣！拜嘉之餘，惟有銘勒賢闈賢甥，并此馳謝！臨楮不盡馳企。

### 復張綏子

二首

年來老耄日甚，耽味空門，回首昔游，一切如夢，忽接芳信，鄭重記存，扇頭佳咏，金春玉應，讀之如見，枚生七發，氣浸淫滿大宅，所幸者，禪心已作沾泥絮，不復生見獵喜心也。梁狝老戟門森嚴，不便通書，兼以尊人之喪，尙未赴弔，未敢輕有引薦也。郵中次此附謝，不盡馳企。

又

武林得一把晤，再遣候掌亭，則聲迹邈然矣。悠悠世界，轉眼炎涼，慟西州而懷東閣者，復有何人？每一念及，輒黯然低徊也！此中崑良金如皆諄切念舊；崑良奉訪，附八行奉詢起居。雲山閒阻，我懷如何？

致何二如 二首

山中草木之年，重蒙遣賀，故人情誼，真與明聖湖俱長矣！承委小像傳贊，知

吾丈以千秋爲託，用意深遠，禪誦之餘，不覺此心勃發，遂奮筆作像贊一篇，文不加點，詞多激昂，信是尉遲公不服老也。相知彥遠，冰修可傳示之，共一抵掌，勿示俗人，資其齒冷也。拙集一部致郎君，但堪覆瓿，恃通家厚愛，不欲煩嗤點耳！令表弟誠朴端詳，當爲有用之才，荒村多冗，草草慢去。長至後切望其一來，庶吾兩人雖不獲把臂，可當千里面談也。切囑切囑！諸相知乞爲道懷念之私，不盡馳企！

又

不得音塵，有如飢渴；僕夫東歸，攜得翰貺，不以芒鞋相贈，卻以赤舄相詒；山民老腳，殊訝其不相稱；然門下視我之意，則深且厚矣！頃來謝絕人事，一意繙經，寒燈殘燭，雞鳴月落，矻矻不休，西湖一水，盈盈如在天外。頃聞有受恩之人，欲反脣相向者，走奴子與辨析，知門下義薄雲天，定不惜拔刀相助也。種種事非筆墨所盡，但以窮老爲嘆；念子繇甚切，不能少爲援手，良可媿耳！呵凍草草相聞，不一。

# 復吳時應

一別八年，滄桑日改，僕已皈心空寂，頽然自廢；而足下志節益堅，詩篇益富，如茂之所云，良足嘆仰！蘆中草，作一序請教，乞爲傳示茂之，共一慨然！扇頭詩絕佳，薔薇露香氣入五雲深處矣！鄭老雖亡，豈無蜜楊梅可潤筆乎？一笑！梅友詩，如乳山請爲作序，并爲郵致。

## 與徐元歎 二首

楞嚴疏藁，五削草而未定，餘冬三月，重加刪定，了此因緣；老眼寒燈，殊爲艱苦。坐此未得過山中把盞稱壽，此中殊癢癢也！子晉逝後，子羽又以危篤見告，撥忙往看，見其志氣清強，可以昇際神明，尙可望有起色也。斗轉參橫，坐中酒人多落落逃席，惟後去者顧影自憐耳！推心淨土，知兄已悟了自度；然相宗奧義，須一

加研討，亦未必不是西來貨糧也。勸酒詩，信口胡謔，不謂遂爲時賢傳誦，當是物以人重耳！雪北香南，以須彌山下有雪山，香醉山，愛其名美，所以喻高人所居，且僭以自況也。石鼓名句，得無應孫恩之識乎？附及以供一笑！

又

近來索詩序者頗眾，每一捉筆，便爲攢眉，獨爲吾元歎放筆，殊有生氣，果然有當於慧眼，亦可捧腹自笑也！日來腳氣作苦，想是日日繙殘經，鑽故紙，便應作折腳法師，今幸少差矣！然畢竟懶出柴門，視虎邱劍池，如在天外；未知中秋前後，能破此鐵門限否也？新詩刻就，乞多惠幾冊，閑中并欲覓舊刻一觀，能發興料理見付否？後香觀說在上人函中，可索一看，諸侯面時方可傾倒耳！倘發興欲來，正不必以謝客爲解也。李秋孫常相見否？念之！昨有辭壽詩文一首，卽日當呈看，卻要求袁其重作說帖傳送也，一笑！



## 復林茂之

洞庭郵中，得和詩長篇，詩出老手，不煩贊嘆，但喜其壯心生氣，涌出筆閒，知乳山老人當亦如籛後人，老而不死，苦駐人閒，看盡滄桑世界也。詩集排纘已定，是大好事，此今日一部井中心史也。翁詩非吾誰當序者？不但翁生平一腔熱血，非我不能發揮，卽如弟年來苦心灰頭土面，不求人知，惟兄爲海內一人知己，亦須借此序發揮一番。但以看經課程嚴，自朝至夕，無晷刻之暇，卽如兄命作洞庭一友詩序，便費我繙經兩日工夫，殊爲懊惱！此序又不敢隨手應付，須待秋冬，經課少緩，料理一年宿逋，定以兄序作黃巢開刀樹也，一笑。

來札中有「閩河蛙食其子可後天地不死」云云，上下文都不相屬，不知何謂？幸詳明再示之！俾知奉行也。弟年來窮困，都無人理，盜劫歲荒，催徵疊困，上下無交，困無斗粟，天地閒第一窮人，人不知也。案頭無墨，每向人乞墨，如尺璧斗

金，莫有應者；不能有餘墨奉寄，可笑如此！亦復可嘆！爾止已游齊矣！秋期未可刻定，奈何奈何？

### 與李梅公

相知聚首，樂極生悲，山堂燕及之辰，卽江村舳僂之夕，山妻稚子，匍匐荒田，片紙寸絲，遂無餘贖；幸以扁舟早出，免於白刃，關帝降靈呵護，靈響赫然，不然殆矣！以此自幸餘生，猶不爲神明所吐棄，知己者當開顏相慶也！

被劫之後，五月披裘，石台公祖推屋烏之愛，捐俸解橐，爲舉家製衣，絺兮綌兮，始得蔽體；更治裝爲武林之游，此中士大夫，無不跣踵頌高誼也。杭城旬月，逼暑促回，遇賢公子南還，得一執手，鳳毛麟角，風采秀出，歎老眼尙自有珠也。因其便，聊附數行，亢旱焦枯，兵塵未息，相見何日？執筆慨然！揮汗不能多及。

### 與趙月潭

阨危之後，重覩清平，信宿過從，契闊談燕，此世界中，便是諸天善侶，共會普光明殿矣！別後掩迹荒村，自了繙經公案，寒燈午夜，雞鳴月落，揩摩老眼，鑽穴貝葉。人世有八十老書生，未了燈窗業債，如此矻矻不休者乎？朔風日競，青陽逼除，俯仰乾坤，又將王正。雙白比來了無音耗，所云官星照吳，乃天官家贖餘之談，古人言是非瞽史，安知天道，騰空難飛，說食不飽，德音拳拳，用此相慰，永言思之，徒增浩歎而已！

稚孫頑魯，未敢爲伉儷之計，承諭具骨肉之愛，敢不銘切？但婚姻大事，未敢臆決，必須請諸明神，決之詹尹，然後鄭重奉復，想老親翁不哂其過慎也。蒙童初學，以讀注爲苦，承許惠中憲公刪定善本，乞卽於歲前後見示，使黃口豎子，不爲都都乎文所笑，則作人之功遠矣！九頓奉懇，萬祈留意！呵凍草草，統希原宥。

## 致卓去病

湖干一別，聲塵寂然，年來閉戶繙經，日與貝多羅作緣；寒燈老眼，雞鳴烏啼，掩卷自笑，宛然一老書生也。僕夫東還，深傳足下粗念，輒以近況報，足下垂天之雲，何時搏扶搖而上折腳鎗邊，每爲矯首嘆息耳！世事悠悠，都付昔夢，卻聞有昔年水火緩急之人，反脣相向，此理所必無，而人言頗爲娓娓，因遣奴子來爲剖析一番；足下略知此事，因由公正發憤，當不惜慧燈一照，破彼迷亡也。呵凍相聞，便中幸附德音爲慰！草草不盡。

### 復申維志

弟老耽枯寂，懶結文字因緣；偶於扇頭行卷，得見一二佳什，金春玉應，每爲吟咀，不能去口。今得讀元氣集，如入珠樹之林，闕羣玉之府，賞心奪目，應接不暇。又復承嘉命，俾爲乘韋之先，得以掛名其閒，何厚幸也！學殖荒落，耄忘迂拙，不能贊揚萬一；第以餘民野叟，追維館閣故事，俯仰文定一門，箕裘弓冶，以揄揚豐芑。

百世之盛，無溢美，無窕言，或亦大雅君子所不廢也。南中以執法被螫，事跡彰明，在人耳目，織人穢史，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又何足置辨哉？嘉貺鄭重，深荷記存，草率馳謝！不盡馳企。

### 復錢梅仙

日來偶有伸寫，皆出漫浪，每一落筆，輒爲人所傳笑，甚至加以詬罵；而吾子獨越眾而取之，在不肖以爲良知，而嗜痂逐臭之譏，恐不能免於時人矣。閑中抵掌，當共爲一笑也。京口白門，似有微風搖動，江南黃葉村中，尙得高臥晚食，差足自幸，亦未知究竟如何也。涼風將至，倘得扁舟過從，尙可傾倒心曲。草草附覆，未盡一言。

### 與顧伊人 二首

世界在熱沙地獄中，赤日炙人，亦助彼爲虐，幸有數卷宗鏡，可以消遣也。昔人論文，以當世得一人知我爲快，何忍有憫惜於足下。但年來文字，動筆便有觸忤，又草草命筆，煩苒滿紙。須待繙經少暇，寒窗無事，痛加刪削，此時方可請教，以副知己惓惓至意。若前所錄稿，大半皆出倩人，其真者亦祖龍之餘燼耳！正不必留之人閒，資姍笑也。庭表詩序，已託舍姪孫郵致，幸爲改削付之。中秋得偕梅老促席談讌，差可少舒惡抱也。草復不一。梅仙不及弔唁，老人廢此禮久矣，相見爲致不安！

又

賤體憊甚，屢辱記存。兩王生傳，文覈體潔，描寫一種忠驅義感，氣象涌現筆端；字句之閒，略爲刪定，竊效攻玉，勿嗤販針。沈休文謂王元禮曰：「不謂疲暮，復逢於君。」僕於伊人，良有同感！後來之秀，實在足下，願足下重勉之！衰老摧頽，未

有以相長也。序文尙未屬稿，少閒當力疾報命。沈兄希爲致聲，草復不一。

### 與施偉長 三首

吾炙集，如吾家幼光，真不可多得。若筇竹君，則又當孤行天壤，弗宜以此集拘者。人但取容悅目前耳，身後定價，從不肯入夢。蠟黃梔，檀麒麟，明知其不可，而故澤之，故塗之，故安之，汨沒於聲利，流浪於浮靡，悲哉！吾不知前乎此者，亦如吾與若今日之相遇否也？故得光是集者，惟幼光，不必光是集而望光欲集者，惟筇竹君。此雖私語，然實千秋定評，今人聞者，未必樂舉是議而衷之也，一笑而已。

又

長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幾死；君去，又欲摻豚蹠而亨千金。鮑雖澤，誰爲聽者？無已，連留幕府；高適杜牧，亦古之聞人也，然丈不耐，又不屑。世無嚴武，牛僧孺輩

可語，不如還艤舟來吳，聽荷風稻香，喫折腳鎗，冬春米飯，閑挑冷語荒史，過卻長夏三秋，再作計較，若何？如必欲行，涿州雖謝政，手段還有一二分像，蒙當破格，爲兄惓切數行也。

又

假髻詞，歷朝詩誤刊張東海，僕心疑久矣！得君家世澤圖，定爲曾忠愍作，然是宋人詩也，此後遇此等，惟有一意刊去爲是耳！因思是集譌謬不少，貴鄉旣無一人出而是正，至舉以相懂，則側目僕載高新鄭誦鬪雞詩，不亦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耶？伯璣欲盡摘小傳，另爲鉸行。丈固雅熟國朝文獻者，暇日能再爲點定，過我商榷，佳事佳話，正不在多，更不必引列傳家譜板實語襯拍，沒卻前人風華也。姚文初，吳之靈光，王雙白曾來介否？

與黃庭表



往從行卷中，得見新篇，珠玉氣涌，現於行墨之間，輒爲採錄，收入吾彙集中；時人或未之許，久而咸以爲知言也。介壽四章，雄健蒼老，在劉禹錫杜牧之閒；至於噓枯吹朽，使陳人宿物，比數於天球琬琰，深心雅致，銘感在千秋萬年矣！謹假銀爵，再拜酌新酒，以仰副胡考之祝。近作學益富，才益老，從容卒業，當草數語爲序，聊當乘韋之先，新秋便可具草請政也。毒熱揮汗，幸恕草率。

### 與陳伯璣

寒燈竹窗，繙經送日，雖復胸次蕭然，不奈老景寂寞，每咏孟襄陽白髮青陽之句，輒顧景自笑也。頃知卽日返棹白門，歲暮作客，兼復善病，歸時擁爐煨芋，消遣旅懷，卻勝參藥物也。尊府君志文，待料理行狀見付，便當命筆，遣銀鹿封致，亦不煩躬扣也。

### 回慈谿葛

不佞經年臥病，衰殘聾聵，已成廢人，上下無交，聞問都絕。足下高才博學，辱在泥塗，無能援手，遠承來教，有撫紙嘆息而已！世道休明，登用有日，靜以需之，不必泣血以相明也。拜命之辱，馳企不盡！

### 與范眉生

草木餘年，偷生視息，殊以不死爲媿；乃重辱知己記存，寵以名篇，侑以佳貺，深荷錯刀之贈，而愧無瓊英之報，惟有藏弃篋笥，永以爲好耳。令妹佳集，承命輒作一弁，日來有文字戒，破例命筆，欲爲古來閨秀洗濯本來面目，非漫爲許可也；知具眼能鑒別之。拙集因版久刊敝，少待修補，方可印出請教也。令伯來，正值閉關謝客，草草慢去，幸爲代請，冗次馳謝，不盡翹企！

### 與邵潛夫

瞿生渡江回，得手教滿紙。昔人以隔年書爲嘆，如來書所云，皆是塵沙劫中事，不能不俛仰歎息也！佳集諷詠一過，居然正始之音，追思鄒李二公，老成典型，不免興中郎虎賁之悲。信筆作一序，已經斷手，不復增益，無可以報來命也。

弟衰遲潦倒，屏跡江村，門屏蕭然，不復致千里之客；倘先生言念昔游，問渡覆釜，當不惜破鐵門限，掃雀羅以延貯，樵蘇不爨，白日千古也。久不得便郵，因思靈巖退老是貴地人，倩其便郵，以答芳訊。明年八十，有謝稱壽牋一通，附博一笑，勿謂此老倔強猶昔也。此中故舊，如范如願，蹤跡落落，晤兩家後賢，胥爲致聲相問。雨窗捉筆，不盡馳企。

### 與族弟君鴻求免慶壽詩文

昨得書，撫教甚至，惠長律六百言，期以明年初度，長筵歌席，歌此詩以侑觴，開函狂喜，笑繼以忭。俄而悄然以思，又俄而蹙然以恐。蓋吾爲此懼久矣！犬馬之

齒，幸而及毫，四方知交，不忘陳人長物，或有稱詩撰文，引例而相存者，良欲致詞祈免，而未敢先也。今此言自吾子發之，則吾得閒矣！敢藉子爲鼙鼓，以申告於介眾，吾子其敬聽之母忽！

今夫人情所忻喜相告者，頌也祝也；其所掩耳匿避者，罵也咒也。子之愛我憐我，欲引而致乎吾者，必爲頌爲祝，而不爲罵且咒也。審矣！今吾有質于子，夫有頌必有罵，有祝必有咒，此相待而成也；有因頌而招罵，因祝而招咒，此相因而假也。若夫卽頌而爲罵，卽祝而爲咒，此則非待非因非降自天，無可解免者也。

今吾撫前鞭後，重自循省，求其可誦者，而吾無也。少竊虛譽，長塵華貫，榮進敗名，艱危苟免。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瀕死不死，偷生得生。絳縣之吏，不記其年，杏壇之杖，久懸其脛，此天地閒之不祥人，雄虺之所慙遺，鶴鷗之所接席者也。人亦有言，臣猶知之，而況於君乎？今我之無可頌也，我猶知之，而子顧不知，我昭而子反聾，無是理也。我知之，子亦知之，而眯目糊心，懵而相頌，子之出

於筆舌也則易，而我之恟駭怛悸，眊然而當之也則甚難。韓子曰：「歡華不盈眼，咎責塞兩儀。」今也歡華則無，咎責滋大，子雖頌，將若之何？子之頌我，鋪陳排比，駢花而錯繡，吾讀之，毛豎而骨驚，以爲是客嘲之庾詞，頭責之變文也。允矣哉！頌之爲罵也！夫安得而不怖？

哀哉是民！老而不死如秋杌樹，春則還生，如冬冰魚，煖則旋活，昧昧焉，屯屯焉，聽其以天爲圈牢，以人世爲巢幕，斯亦已矣；頌贊之不已，又從而祝延之，申之以眉壽，享之以鐘鼓，當斯時也，如睡斯魘，如夢斯噩，耳目瞽亂，血脈僨張，三彭啗嘶，五神奔竄，雖有善咒者，莫毒於此；奚必出子都之三物，詛熊相於實沈，而後謂之咒與？故曰：祝有益也，咒亦有損，知咒之無損，則祝之無益也；可知吾子其何擇焉？子如不忍於罵我也，則如勿頌，子如不忍於咒我也，則如勿祝，以不罵爲頌，頌莫大焉！以無咒爲祝，祝莫長焉！吾子而不愛吾也則已，子誠愛我憐我，猶以是爲橘中之遺叟，雞窠之老人，矜全之，護惜之，養其不材而保其天年，則盍亦祓除其

罵咒，使其神安無恐怖乎？誠欲祓除罵咒，則請祈免頌祝，始在吾子善擇之而已矣！

江天孤迥，如在外，禪誦之餘，清齋遲客，盤無黃雞紫蟹之具，飯有紅蓮白稻之炊；烹葵剪韭，酌醴焚枯，農家之常供也；擣香篩辣，折花傾酒，仙家之風物也；弟勸兄酬，吾歌汝和，懽擊瓦缶，醉臥竹根，誠不知夫東海之揚塵，北山之移谷也。子能去子之佔佔者、嘍嘍者，平心易貌，而從我游焉，則善矣！去人促迫，語不能了，謹畢其說，以報謝足下，并以爲約！

與王德操 二首

前往石湖弔張六老，歸卽遇雨，與孟陽對奕；中秋夜，關門殺死碁，可一笑也。台從入城，詢知北信何如？乞詳示之。佳什，卽呈二兄共賞之矣。

又

紙窗竹屋，歲莫都無一事，篝燈爲吾兄作詩序，放筆蕭然，頗堪自傲也。專使奉覽，未知吾兄以爲何如？不至作佛頭著糞否？朱雲子詩絕佳，意象深厚，皆從古人得之；而其序乃稱述楚中僮父，殆英雄欺人耳！如何如何？獻歲可放棹過拂水，弟與孟陽當掃衡門以相候也。

與李子孟芳 六首

山中無主人，猿啼雀怨，賴兄少慰山靈。至曲體廬墓一語，使我傷心痛骨，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敬奉斯語以終身矣！地方疏多一番查核，識者以爲不如此，則牆壁不固，總是災星未退，不得早離囹圄耳！種種近況，令弟能詳述之。窀穸之事，當已竣役，督工者知其勤勞，亦須吾兄時時教誡，并慰勉之。宋墳一事，不可不早爲了斷，非遷墳則還價，事無兩是，不得不責成言於培老也。光甫先志，日下酬應少閒，卽當捉筆，幸爲致意子晉，并乞道謝。漢書且更議之，不能終作篋中物也。歸

期想當在春夏之交，把臂亦非遠矣。附去二金，爲尊嫂椒盤之費，聊見遠懷也。山子載茲，仍在山中否？念之念之！

又

山中松桂，仗兄代爲主人，但累兄急難，吾岳時起方寸，殊爲負愧也！不肖此行，藉聖明曲護，留得殘生；苦勤疏未到，翹首待放，要之期亦不遠；荷戈行戍，何減陸地昇仙，兄當覓靠壁清好酒，爲我洗塵耳！孟陽、德操、璧甫、子晉、山子諸兄，晤閒須一一道意；顧孝柔仍住春暉否？山中事亦多煩照管也。鳴野歸，附數行奉謝，近況彼能悉之。

又

郵筒中得手教，不減會面。歸田以來，日惟屏居臥病，無可爲兄道者。令弟不



得一子衿，遂鼓篋入橋門，貧士忽作壯遊，心頗奇之，愧無以爲助也。過嶺以南，山水奇秀，更有賢主人晨夕晤對，旅況知大不惡。使人草草附復。

又

兩過吳門，俱鹿鹿人事，不遑登堂奉謝，每一念及，如負芒刺也。弟日來賤恙稍減，次兒已逾百日，稍知嘖笑，正堪與賢郎作竹馬伴侶，第未知吾兄果遂攜家之願否耳？所需告示，卽如台意寫去，正恐不堪嚇鬼，徒滋揶揄，奈何奈何？壁甫閒中可拉來一晤否？甚念之也！

又

當今世界，是處畏塗，況嘉禾霽川之間，何處可一措手爲德操地耶？此等光景情事，諒吾兄所稔知，德操古心之人，吾兄何不從直相告，而又作此委曲耶？幸

善爲我辭之。今日子晉入城，未知璧甫尙在此中否？

又

歲事蕭然，欲告糴於子晉，藉兄之寵靈，致此質物，庶幾泛舟之役，有以藉手，不至作監河侯也。以百石爲率，須早至爲妙，少緩則不及事矣！

與陳崑良 二首

朱陳之約，舍表姪深以齊大非耦爲歉。僕謂道誼契合，重以婚媾，絲蘿喬木，有何彼此？況當渝色驚疑之日，正多昏殺禮之時期，以桂馥之時，請畢桃夭之好，仰候高明，俯成嘉禮，必不以宋子河魴，貽古人婚娶論財之議也。卽有松行草瀆奉訂，歸時卽當奉賀，并領三千六百鐘之賜也。

又

湖上遊客如林，老人無處著腳，從宋玉叔索得百餘金，僅供往還之費，落得與一二名僧俊人盤桓一番耳！洞庭舊遊，一切如夢，今歲亦無一人以片紙相聞者；八十老人，世皆唾爲長物，何堪爲人作曹邱生耶？拜命之辱，幸勿以爲訝云云，此格外在問之禮，當歲凶盜劫，百費蠅集之候，自謂不遺餘力矣！味來教，似猶存乎見少，此非所望於知己也。秋熱未退，伏枕草草，歸時幸一枉晤爲荷。

與王雙白 二首

別後念甚；頃得信，知己定山棲之計，收拾身心，親近知識，此是中年第一好著數，更不可放袋裏糊獠東跳西踔也。敬慎二字，自是我輩安身立命，若兄所云，畢竟從世界風波上起見，便與本分風光都不相涉，況人生有命，只須雞豬魚蒜，逢著便喫，自有無量受用也。老和尚中秋入院，虎邱酒肉道場，變作清淨佛國，聞之亦爲色飛，寧有不願隨喜耶？靜魚更得把晤，尤爲快事，正恐有大護法宰官，如

洪爐熾炭，不耐作一塊小小冷冰耳！蒲萄已好釀酒，尙苦漿水未足，更須數日，方中用耳；釀成，奉作西域第一供養，不須作畢吏部也。一笑！

又

十九日之剋期赴會，不意中秋足疾又發，大抵腫脹之苦，時止時作，不可爲典要，行步欹危，足脛無力，恐其遂爲痼疾，只得扶牀繞榻，蹣跚而止。謹遣一介奉告堂頭和尚，兄當爲鄭重，委曲布此苦衷，憑仗神力，旦夕當趨奔頂禮，不敢追愆期之罪也。草率奉瀆，不一。

與陸子孟覺

衰病之餘，重以寒疾，委頓牀蓐，屏居瑾戶，再失良晤，卽邑侯軒車式廬，未遑擁篲，度知己能恕疏節也。頃聞里社諸生文社蔚起，束修砥行，斌斌然復見鄒魯

遺風；而邑父母方留心教育，鼓吹大雅，鐘鳴谷應，實一時之盛事。兔園老生，誼當躬率子弟，搥衣鼓篋於琴堂之下；而病不克往，諸生多絳帳門徒，夙荷陶鑄，則仁兄宜先弟往矣！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扶杖以觀絃歌之治，則吾二老人之厚幸也。力疾草草，不復多及。

與王兆吉 二首

昨枉存，失迓爲媿！頃顧僧忍自睦州歸，備述其年來漂流之苦，痛自懲創，有少游款段下澤之思。其兄既遠遊，家門伶仃，不絕如線，朗仲之後，淪替如此，深可念也。知年丈深加愍恤，幸爲加意護持！本芝子張二兄，并爲致意。諸候面悉。

又

老眼昏花，每一展卷，輒欲楷摩，不能已已。承示金氏百壽冊子，的係國初時

手筆起部伯熙，在洪永閒爲一時名臣，張修撰止庵每嘆爲公忠廉介，通達治體，止於郎署，命也！今讀其示姪五言詩，孝友至性，奕奕紙上，惜乎見之晚，不及編入列朝詩選中，殊可嘆耳！容作數語跋其後，今姑歸上，俾其後裔速爲整頓，裝潢成帙，藏弄爲拱璧可也。新茗領到此復。

與陸勅先 七首

江村閉戶，點注殘經送老，白雲與世隔絕。每至寒窗靜夜，落葉打窗，疎鐘殷牀，未免流思舊遊，睠念知己。客歲見上巳文謙詩，勝流高會，猶念記存衰朽，吟咀數四，慨當以慷；每願思促席一話，以暢菀結而未遑也。石林遺詩，深荷翦拂，悠悠世路，但思錦上添花，寧有肯啄冰嚼雪，從寒灰枯木中著眼者乎？承命自當效一言於簡端。若新篇郁郁，富有日新，則老眼枯腸，爲之煥然生色，更當從容題品，以識緇衣之好，非敢自附於元晏也。鼓吹郝注，乃有兩天挺，荒村無書失考，序須改

正。何時得一握手念之念之！

又

尊公去世，吾輩失此良友，邑中善類，亦適盡矣！每與孟亮談及，未嘗不徘徊嘆息也。僕老矣衰矣！餘生殘息，只欠一死；居此羅刹國土，一燈半炷，皈向空門，埋頭屏足，猶恐被黑風吹倒；尙敢向前插牙樹頰，剖白是非耶？足下念我尙知東阡北陌，有此一老，不知退院老僧，久在折腳鐺邊，作針孔藕絲活計也。信筆奉謝，聊發知己一笑耳！

又

西湖之行，天時人事，俱在爐炭地獄中。閉門閣筆，不能拈一韻。讀暮春薄遊詩，深情苦語，都在阿堵中！令渠述作與同遊，殊不勝少陵之嘆羨也。紅豆花絕句，

婉而多風，可與吾家曾孫並美，此花真不負三千年一度矣。石林詩遂成佳集，此詞苑之美談，不獨此老開眉地下也。新涼住雨，殘荷滿池，暇日偕同人一過，何如？

又

昨見遵王，知足下重有西河之感，心爲之駭悼；此人生最不堪事，未知足下何以排遣？深爲念之！衰老才盡，不能如韓退之之作失子詩，以慰東野；亦恨退之局促世法中，不能以出世妙法，廣東野之志意；足下當曠然達觀，了知此是積劫窮塵情結所致，非皈心佛法，無以消蕩。大乘經典如楞嚴般若，卒難解悟，當先讀黃蘗大慧語錄，及寒山拾得龐居士詩，此是擺脫悲累第一上妙藥物也。未及過從，草草附訊，不及。

又



選詩已及嘉隆閒，近代文集繁富，放失尤多，見聞固陋，不得不求助於博雅君子。聞仁兄收藏甚富，口吟手鈔，有數十大冊，何不出以見示，省弟搜訪之勞，共成此勝事？若屠赤水、胡元瑞二公集，知已評點至再，并求惠教，待采錄過，卽日完璧，不致少稽滯，有借書一癡之嘆也。紙窗竹屋，歲晚蕭然，端居無事，作此冷淡生活，知不滿仁兄一笑。佳集風流映帶，當爲近代詞人領袖，選後將訪求時賢之作，定以此集爲壓卷矣！信筆不多及。

又

承示婁東顧君論文書序，深訝其胸次繁富，識見超越；又復記存衰朽，不惜告之話言，賜以箴砭，其用意良厚！惜乎僕已灰心空門，撥棄文字，向所撰述，流布人閒者，不特味同嚼蠟，抑且賤比土梗，不復能扳附當世俊賢，相與拈弄翰墨，而上下其議論也。列朝詩人小傳，得加刪削，幸甚！然古之神仙，但有點鐵成金者，若

欲點糞溲爲金銀，雖鍾呂不能，吾恐其勞而無功也；聊及之，以發足下一笑耳！日來從事華嚴疏鈔，謝客之禁甚厲，雖足下相過，亦不能數數延見，輒書此以道意，不悉。

又

鼓吹序乘輿改作一篇，以貶剝滄浪輩之語，前已數見，不欲重複耳！村莊杜門，但畏俗客，豈敢以此例拒賢士耶？拙集既經批抹，且付一看，斷不以直筆爲諱也。石揚書，日下卽奉寄耳。

與孫子長

人情惡薄，無甚于吾鄉。囹圄之中，四方走問者不絕，而吾鄉之人，惟恐其不身填牢戶，何相過之深也？遠辱記存，相念篤摯，贈行之什，不減河梁，此詩千古，此

誼千古矣。九死餘生，幸保首領，皆恃聖明護持，此番查核，似亦無他過求，幸得了局，便可解網。握手之期，當在春夏之交耳！人便附一行，不盡。

## 與人

余觀唐末嘗錄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賜孤魂及第，每念瞿元初純仁邵茂齊濂顧雲鴻朗仲，輒泫然流涕。唐以詩取士，如干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於後世，而三君子之擅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與骨肉同腐朽者乎？三君子之名，其將與草亡木卒漸盡而已乎？當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錄名儒者乎？縱欲錄之，其何所挾以附於干等之後也？悲夫！

## 與冒辟疆

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爲天下士，不虛所聞，非獨淮海維揚一俊人也！

救荒一事，推而行之，豈非今日之富鄭公乎？闕中雖能物色，不免五雲過眼，天將老其材而大用之，幸努力自愛，衰遲病發，田光先生所謂駑馬先之之日也！然每見騏驥，猶欲望影嘶風，知不滿高明一笑耳！雙成得脫塵網，仍是青鳥窗前物也。漁仲放手作古押衙，僕何敢貪天功？他時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見拒，何如？嘉貺種種，敢不拜命。花露海錯，錯列優曇閣中，焚香酌酒，亦歲晚一段清福也。

與周減齋 二首

撫躬責己，歸命宿世，此理誠然誠然！不肖歷閱患難深淺因果，乃知佛言往因，真實不虛，業因微細，良非肉眼所能了了。多生作受，亦非一筆所能判斷。惟有洗心懺悔，持誦大悲咒金剛心經，便可從大海中翻身立登彼岸也！荔枝名酒從刺促中將寄，不惟念我之厚，而好整以暇，善敗不亂，亦可以占後福矣。寄到之日，正遠歸荒村，與荆婦明燈夜談，徧酌兒女，共一愴歎。因知喪亂殘生，妻孥相對，非

容易事也。新詩燈前雜誦，怨而不怒，信大雅之音也。皋橋銀箏，尙裹紅淚，須歸棹盤桓，再賡魯陽之什耳！三家村中，都無片楮，掇拾非報，未盡馳念。

又

黃子久歿二百餘年，沈文一派，近在婁江；石谷王子受學於元炤郡守，又從奉常煙客遊，盡發所藏宋元名蹟，匠意描寫，煙雲滿紙，非畫史分寸渲染者可幾及也。子久居烏目西小山，曰坐湖橋，看山飲酒，飲罷投其餅於橋下，舟子刺篙得之，至今呼黃大癡酒餅。晚年游華山，憇車廂谷，吹仙人所遺鐵笛，白雲滃起足下，擁之而去。

石谷安貧守素，胎性輕安，去凡俗腥穢遠甚，已得子久少分，畫品亦爾爾。昔人言子久畫山頭，必似拂水，叔明畫山影，必似黃鶴；二公胸中，有真山水，以腹笥爲粉本，故落筆輒似，石谷殆可與語此。然敝里畫苑多人，畫家則子久，隸篆則繆

仲素，詞賦則桑民懌徐昌國，今皆寥絕無繼。而子久衣鉢，惟石谷得之。先生嗜書畫，石谷因出其手作，就正於先生。而僕媿媿述石谷，確乎足以繼子久者若此，先生精賞鑒，必以僕言爲無當也。

### 與李司空夢白

不肖本一簡冊中老蠹魚，絕不預人閒事，而於理亂得失之故，日翔詠其中，飽嘗而饜嚼之，第口不能言耳！偶遊於牙籤玉軸之閒，亦未始離其畔，而有人見之者，不以爲書之蠹，且以爲物之蠹也，欲從而蹋殺之，此亦蠹魚之不善藏也。今不肖行爲善藏之蠹矣，并墨兵之瀆，亦不欲哺糟啜醢；惟啖神仙字爲脈望，行且爲蟬蛻，毋爲蜉蝣，俟臺翁在山公之地，蕩天下秋殺之氣，而爲春融，卽蜎翹庶類，飲和食德，毋累人作中散之書也。

### 與顧與治

時與治爲宋比玉乞墓表

京兆之阡北邙之冢，高墳石闕，巋然九京者多矣！松楸鬱然，碑版相望，樵人牧豎，行歌過之，而士大夫鮮有回車太息者。比玉一老書生，歿無三尺之息，一坏之土，沈埋於陳根墮樵之中，乃有如足下者，訪其墓，乞文以表之。董相之陵，下馬之石猶存；白傅之墳，漬酒之土嘗澤；以今視昔，豈不然哉？百世而後，風人志士，義足下之爲，必有過比玉之墓，回翔而不忍去，其益以此知比玉也已！

與毛子晉 七首

湖上歸，渴欲一晤；孟老來，知有臂痛之恙，殊相念也！競渡喧闐，端居晏坐，卻承糲米之惠，不無湘江角黍之思。浮大白，酌村醞，對柳敬亭劇談秦叔寶，差消魁壘耳！

又

荒村屏居，迴絕人事。邑子來，知有次公之變，不勝驚悼！通家契誼，禮當執手奉唁；衰殘病暑，不能命廿里之棹；因長孺行，輒附數行，以代瓣香。惟足下念之！賢郎英妙，遭此夭折，當是世緣淺薄，觀化而去。東門西河，人情楚越，佛言初生卽有死，不爲愚者說，惟有無生之法，可以消除愛別離苦也。

若欲滌漉三塗，惟金剛般若，幽冥爲功德經，當多禮誦，以資冥福。不然骸山淚海，積劫相纏，一往悲哀，徒增沈墜耳！知兄是學佛人，敢以奉告，應知不河漢其言也。

方與舍師商榷佛法，又聞蒼公之訃，末法中又損一法將矣！感悼之懷，想同之也。

又

桂殤詩，實哀痛之餘，假此少遣鬱塞；又辱兄丹青妙筆，爲此兒傳神寫炤，而



此中頗有一二語，爲旁人指摘者，殊非意中之事。然老年暮景，恐此詩一出，便有許多葛藤，卻生家庭中荆棘，此實一往哀傷，點簡不到，悔之莫及；今乞仁兄爲我將此刻收起，萬勿流布，待面時一訴委曲，然後知此詩之不可出也。然道誼骨肉之感，則銘之無盡矣！心經既欲流通，似須照藏板爲妙，二跋日下心事少閑，卽當屬筆也。含師已行矣，草草附謝，并祈鑒諒苦心，卽此詩不行，亦勿露其所以，爲人口實，尤見深愛也！卽日面盡，不多及。

又

風雨連綿，都無春和節氣，殊爲悶悶，且懨懨也。王雙白兄，吾黨文章節義之友，慨慕風義，思一投分，知當把臂入林。渠往吳門，欲問星橋閒道，幸遣一介爲指南，僕亦借爲前茅矣！楚詞四本附去，瞿有仲詩序一紙，乞轉致之。雲閒已有回札否？諸俟面盡。

又

吳門殷乘六兄，攜仲雄書來，有家傳張玉田詞一冊，欲貢之門下。玉田卽著詞源上下卷者，元初隱士，與仇山村諸公，皆宋遺民，於詞學最深，元人爲宋詞者，其甲乙也。此稿爲殷氏世傳，人閒更無別本，珊瑚木難，非波斯胡不能賞識，宜乘六之汲汲也。昨一字附欽敘三，頃復及此，皆吳中佳士，故不憚煩耳。

又

蘊生詩自佳，非午溪輩之比，須少待時日，與陳臥子諸公死節者並傳，已有人先爲料理矣！其他則一切以金城湯池禦之，此閒聒噪者不少，置之不答而已。閩集四卷領到，日下總較過奉納也。

又

徐霞客千古奇人，遊記乃千古奇書，惜其殘闕，僅存數本。仲老攜來，思欲傳之不朽，幸爲鑒定流通，使此等奇人奇書，不沒於後世，則汲古之功偉矣。詩集序可付藁來，另寫登梓。未刻經目，并雲棲經，乞借一看。

## 與王中恬

武林署中，團圞度歲，湖上寒梅，關門老石，皆可以蕩洗襟懷，發皇興致；恨未能輕舟相從，握手一笑也。茲有徑山壽光上人，載經板過關門，輒以一言通於長公。蓋書本刻藏，乃紫柏大師及陸五臺諸老未了公案，今已及什之八九，望爲愆憑長公，發心唱導，爲浮圖合尖之舉，八十年法門盛事，賢喬梓得收其成功，豈非靈山付囑一大事因緣耶？此僧真誠樸茂，肩荷佛法，殊非緇衣裨販之流，幸具隻眼待之。歸期想當過桃李之候，村中松花釀新熟，可引滿一醉也。篝燈捉筆，草草不盡。

## 與王楚先

江村屏居，窅然世外。武林人來，每道關門如水，輿歌載塗，輒爲色喜。但冰暑蕭然，惟是朝夕袍笏拜石丈，不太寒苦耶？湖上舊游，落落如晨星，惟馮雲將吳巽之二公，文彩風流，尙是天寶遺民，輜軒多暇，時與往還，亦可以討論風雅，爲湖山生色也。

徑山壽光上人，律行高峻，此真清淨土僧也；近以載經板經過關門，輒以一言爲先容，不但求免權稅，意欲求爲金湯護法，了大藏浮圖合尖之舉，庶幾現宰官身，不負靈山付囑耳！萬惟真切留意，勿以尋常緣法應付也！心經小箋，附求印證。篝燈捉筆，不盡馳企。

## 與毛華伯奏叔黼季

逼除，爲文債所苦；兩日以來，頭涔涔然，擁被僵臥，遂不得倒屣相迎，深用爲愧！文債相逼，應是枯腸作祟，不知與頭腦何與？李代桃僵，殊可一笑也。尊府君墓志，謹具草呈上，文頗詳於學問，大指意欲推明所以刊正經史之故，以徵於儒者，故於尋常行履，未免闕略，此亦爲文之體如是，高明好古者，當一覽而知之也。

### 與潘憲甫

承贈佳墨，又是隱君子手製，磨用寫經，墨池上當生五采吉祥雲也。許贈俚言，久而未就，更辱佳什枉存，不獨瓊久之語，亦几杖之賜也，慙負何如？卜居之說，已於長孺札中，略知尊旨矣。南村晨夕，良非易事，當更圖之。草復不一。

### 與毛奏叔 四首

溫如先生志文，力疾具草，乞爲轉呈確庵先生。老學荒耗，柴荆滿紙，但以相

知見委，不敢爲世俗諛墓之文；未知可徼惠如椽大筆，削而正之否？金剛經已卒業，有感應四則，全稿所無，幸補刻入之，亦頗有勸發也。

又

梅仙來，得手教，純金粟玉，果如所云，深喜吾黨有助，而賢者取友之不徒也。詩卷爲題數行，并書扇頭，且附確庵一函，幸爲轉致！心經小箋，改正訛舛，幸命刻工細爲剜補，可便流通矣。大師夢遊集，繕書人多寫難字，不便誦讀，必須改正，此等尙是寒山之流毒也。楞嚴首冊，乞付潘老，金剛藁已有次第，卽日可奉覽也。尤次草草不一。

又

潘老來，知憨大師全集，梓工過半矣。昆仲乃心法門如此，爲之喜而不寐。大

師小像，應刻卷首，并託生辨一篇，乞付潘老人梓，金剛疏解，亦即日刊正奉覽也。  
善生從山中來，託附此信，諸不多及。

又

腳病幸得痊可，苦無明醫診視耳！夢游集諸刻，一一領到。因少遲未及寄嶺南司理，且待後郵。唯集中爲繕書人多寫拗體別字，讀者殊爲不便，必須發令改正，以便流通，功德不淺也。尊公卜地事，不可不留心，江右熊渭生，今之名家，偶到郡中，似宜延之相宅，以迓元吉也。附聞不一。

與素昭 二首

犬馬之齒，重荷記存，江村寂寞，未能款留，徒有心銘而已。余太尊以太夫人千秋之託下委，聞命悚慄，履歷未詳，不能立傳，謹作表節頌一首，以文體言之，則

頌詞似鄭重於作傳也。專力奉上，敢乞代爲郵致。諸侯入郡面請。

又

昨小价回，辱示手札，縷縷千言，更惠名酒，小杯滿引，差足當河朔避暑矣！辱示張撫公墓文，極當載筆，以副盛意；但現任督撫大官，金石之刻，必須當代館閣元老撰文，非山林廢退之人所敢代庖也！此係向日舊例，斷不可違，豈敢冒昧執筆？惟高明深諒之！

與君鴻

村居荒僻，繙經禮佛，居然退院老僧，與吾弟經年不相聞問，不謂吾弟記憶有此長物也。日月逾邁，忽復八旬，勅斷親友，勿以一字詩文枉賀。大抵賀壽詩文，只有兩字盡之，一曰罵，二曰咒，本無可頌而頌，本無可賀而賀，此罵也。老人靠天



翁，隨便過活，而祝之曰長年，曰不死，此咒也。業已遍謝四方，豈可自老弟破例耶？若盛意則心銘之矣！來詩佳甚，漫題數語，勿怪佛頭拋糞也。詩箋已領，不煩再加繕寫也。謝謝。

### 與大可

邇來繙閱楞嚴，少窺前塵假合之理，搏沙眷屬，喻如幻人。伏承存念，教以達觀不二之言，可謂先得我心者矣。敬謝敬謝！犬子居喪，頗能循禮，嘉其至性，亦頗以毀瘠爲憂，計必宗袞之所深念耳！郡齋如水，遊客如蝟，索書者喧闐如市，思欲以鐵門限禦之，良可一笑也。

### 與福先 二首

量移之後，聲塵寂蔑；頃才一接手書，欣慨交集，潛然欲涕！宦海升沈，人所時

有，而此時此世，尤非所堪；加以物情澆惡，徵索填委，雖以尊闔賢能，能爲無米之炊；而剜肉補瘡，將火炙穴，既無點金之法，又無避債之臺，決意欲親抵任所，愬其苦辛。僕以關河閉阻，干戈載道，再三轉屬山妻，力爲勸阻，而卒未肯轉圜，此僕心所深憂也。仕路險惡，業已備嘗，如欲循資依格，取次遷轉，昔人所謂鮎魚上竹竿，大爲費力；若得乞借移疾，脫身南歸，有田可耕，有子可教，吾輩朝夕相依，討論詩文，研窮佛法，便是三十三天，到處有隨身宮殿；何苦戀戀雞肋，碌碌馬蹄，側塞鼠穴中，作窠藪活計耶？雖功令嚴切，恐有鐫責，若其究竟，止於罷免，則吾以爲勝於一日九遷也。

僕自戊戌秋，殤一亢宗之長孫，自此益厭薄世事，專向空門。附去心經小箋，并桂殤詩二種，聊以見老人近況，生計蕭然，賴荆妻課耕勸織，聊以卒歲。賤體幸尙強健，日噉米一升許，傳得仙酒釀法，神許可以延年，此皆足下所樂聞也。人便，信筆作字，家中一切安穩，亦殊不煩老人照管，此心不敢不盡也。千言萬語，只以

早得執手爲望。不多及。

又

頃得范三兄札，知有錦旋之信，爲之狂喜。此時得歸故園，骨肉團圓，此人世第一吉祥。八十衰翁，有種種事件，欲待足下商榷；今得遂此願，餘生暮年，亦第一可喜也。原約歸里之日，先到村莊，後入城市，此言萬萬不可爽約。專率稚孫，掃門酌春酒，以待車騎之至，勿令老人望眼欲穿也。呂小隱頃在村中，知足下歸信，不勝雀躍；故人朋舊，盼望如此，東阡南陌，殊不寂寞也。因范三兄行，草草附候，神與俱往矣！會面伊邇，不復多及。

與遵王 三首

新堂名曰述古，名雖古而意頗新；以吾家子孫，但知誇張錦車駟馬，無有追

及於老人者，故爲此文以洗後人勢利揀擇祖宗之誚，勿如唐人題壁以圓元皇帝某代裔孫繼至爲口實也。逼除冗沓，頗無作詩況味，要必待登堂之日，飲酒既醉，方可撥枯腸發老筆耳！勅先石林二序，亦并脫稿，試一覽之。近爲文債所苦，撥忙弄筆，亦復有欣然處，多生習氣，未知何時得懺除也。新正許攜樂府相訪，盍偕勅先一來。草草不盡。

又

歲行盡矣，有兩窮爲苦：手窮欠錢債多，腹窮欠文債多。手窮尙可延挨，東塗西抹；腹窮不可撐補，爲之奈何？甫老壽文，前與其使者以望日爲期，正是祝相公又不在家時候也。一笑。

又

書值深荷緩急，謝謝！更許另日續處之說，幸爲千萬留意，待昏夜叩門時，不至空手回耳！時事洶洶，奔走赴愬，或可幸免，劫運中豈可逆料耶？日來料理續集，欲以編次相屬，亦早爲陵谷計耳！日下放忙來一晤，不盡。

### 與繼起和尚

五首

菊月初過吳門，已擬登臺入院，踐腰包扣訪之約。軍聲初解，干戈充斥，胥江毳帳，蠹如儲胥；問訊友人，皆云不應以老命試虎吻，翹首望崖，悵然而別。教中言佛說法楞伽山，非有神通者不可往，以目前事驗之，信然。

箋註首楞，已五易藁，而未能愜當。聲聞無大定力，聞乾闥婆王奏樂，心蕩不自持，忽忽閣筆，頃乃收召魂魄，誓以餘冬了此宿債。寒燈老眼，尋行數墨，非夜分不就枕。笑謂雙白，兄無謂我白衣說法，仍是老秀才之乎者也。業債未了，仗緣補足耳。殘歲杜門，禁足以圖輟簡，獻歲發春，便當摳衣納屨，長侍法筵矣。

陶輪世界，在淨名手掌中，斷取靈巖一席，便是東方不動國也。不出山門，見趙王消不得趙州老漢一杯茶耳！待禮足時，抵掌一笑也。糖菓之貺，老人翻經時，不覺中邊皆甜，敬謝法施！二老不敢另啓，容專信相聞也。

又

虎阜名藍，惠邀飛錫，緇白翕從，人天頂禮；而不肖以足病纏綿，不獲與摠衣捧足之列，不能奮飛，徒有瞻企，謹遣一介，專告不寧。葡萄漿一罌，此西域最上法供，謹用奉獻獅座，搖松握麈之餘，傾灑一滴，便可普潤大千，不但供牧女乳糜也。辭壽小箋一紙，附博破顏一笑，又二紙致靜白二老，稍閒卽圖趨侍，不盡馳企。

又

日來腳氣作苦，幸兩腕尙健，稍稍料理筆墨，又作後香觀說錄呈，奉博一笑。

葡萄楊梅，遂作包茅之貢，沾此法乳，不勝慙愧！中秋入院，當攜一盞作供，千人石上，庶可當西域葡萄漿，作老三藏上等供養也。草草附謝不一。

又

地水火風，忽然抗手告別，勉強扳留，只得停住。卻復氣息支綴，行步欹危，依傍病榻，不能出房櫺咫尺；從此閉關匿影，與人世隔絕。古人云：如我已死。此頂門一針也。應酬詩文，雖復潦草，亦未免驅迫心神，遂用發誓，一切斷絕，胸中亦不留一元字腳矣。燒絕棧道，便請從報恩圖贊，始知當爲頗顏印可也。扇頭二詩，如見道貌於寒香疎影中。福橘直是甘露蜜，不但療相如渴也。元歎欲叩問宗鏡落索，正苦未得一面。餘語雙白兄能詳之。世事不堪一笑，但有船子和尙，掀翻白浪，爲得便宜耳！會面茫然，徒有神往。此後往復，省用名刺，亦省事之一端也。

又

餘暑未除，兵塵乍起，荒村寂寞，息影杜門。擬卽麻鞋竹杖，奉叩精廬，以謝飛錫之勞，尙未能腰包出門，遙望慈顏，徒有瞻企。世界如陶家輪，取次遷移，不出金粟左手，老人長眠三界，不知有旦夕遷訛，又或者交臂失之，以爲變異，皆不滿天眼一笑也。雙白居士行，託致鄙衷；竊欲其急往雞足山，探金欄袈裟消息，不欲其淹留獅子座下也；幸老師兄速遣之。元歎生日，偶作勸酒詩，在雙白郵中，可寓日以發一笑。

與含光師 十二首

蒼老龜到，元有心期，子晉拏舟共載，已束裝矣；忽苦痔發，遶巡中止。總俟入塔時，躬致瓣香，不必拘弔送之俗儀也。別後繙閱心經疏略，忽有省晤，始知爲賢首密釋法界之文。連珠記，纂集雖勤，殊未克了此。此中一往開晤，似有冥加，非關智證也。但義門圓奧，引据浩博，必須法眼證明，方可自信信人耳！恨二豎爲祟，不



能奮飛，是用悵悵。

《諮決》一編，乞批削見示，勿以示人。抄略次第，意欲先金剛而後佛頂，以佛法精深，流通不易，不同外典，可以聊爾卒業也。會圓記先奉還五冊，其二冊尙俟繕寫。秋閒先會圓談，後理餘經。而會圓中多與疏鈔重複，必須大加芟削，方可和會。其中由致，亦須面商之也。會圓梵本，不妨先付較對，以小本譌謬，殊不堪讀也。子晉行，草草附此。晤元歎多爲致意，如說或可從彼索之也。力疾草草，不成字，諒之！

又

世網煎逼，身事繼羈，風塵奔走，兩過吳門，不能巾車入山，摠侍講席。頗聞吳中宗師雲集，喝棒交馳，獨華山一席，唱演雜華，圓音落落，法界迢然，風雪當門，甚難希有，此中宗趣，殊難與觀場拍肩者道也。

弟以長夏，屏居荒村，思卒業楞嚴蒙鈔，以了夙願，草本略具，疑義弘多，非得

面聆慈誨，手授筆削，故未可以會通諸家，折衷近德也。此書雖未成，頗爲諸方所知，亦有人謂白衣說法，多出彌天指授者；此鈔若得流通，似於法門有少分利益。如其義門不精，疑誤未削，則弘法之過，在龍象未免分任一二也。

秋風已至，倘得飛錫村莊，盤桓數日，俾得從容扣擊，諮決積疑，此經得卒業流通，過恆河沙功德，故知無量無邊矣！又去冬發願會鈔金剛論疏，已具草本，是中章門，正待商榷，知爲法門弘度，不憚煩勞也。身非梵志，敢請法輪，楮短語長，伏惟慈念。

又

入春多病，更苦瘡痕，手足卷攣，幾成廢物；以此未得趨侍法座，質疑問津。首楞四錄，及經鈔首冊，知已經繩削，幸卽簡付，其餘幾冊，日下到郡城，親攜請教也。諮決十義，及十門懸敍，如命點竄一過，亦俟晤時更求指示耳！所云推簡法出起

信論者，徧簡論中，並無此文，想是教典未熟，不能簡出耳！乞詳細示之，以便舉筆。又七徵一偈，未知何人所作？并出何典？亦求見教也。因重其便，附此相訊，幸賜教言！諸俟面請，不復多及。

又

闔廬城中，在在設獅子座，嘯從命侶，登壇說法；老師兄獨屏居深山，篋束肚皮，邀數十清眾，談論勝義，執松枝爲塵柄，列白石爲朋徒，此真正道人家風也。南岳天台，猶以領眾爲悔，若天眼遙觀，則時節因緣，亦應如是；此老夫所以焚香遙祝，喜而不寐者也。法門彫謝，素師兄又順世去矣！東南法將，非公其誰？幸爲努力承當，勿令刹竿倒卻。世論悠悠，如百千蚊蚋，置一器中，啾啾亂鳴，何足聽也？昨從袁生附一函，索首楞四錄，及蒙鈔首帙。今復託鄭莊置郵，幸卽賜省發，或卽付鄭郵，或專遣一侍者持來，惟所命之耳！楞嚴廣注，曾一披覽否？楞伽注并覓付一覽，

或可於此中根尋行公行履也。推簡法及七徵偈，并求詳示。延佇來教，跂予望之！

又

大教弘演，慶雲凝空，腰包漉囊，卽當馳赴法席，雖復兩耳隔垣，爲雙卷荷所苦，正不妨作難陀龍王，無耳而聽也。學徒箋啓，尺幅爛熳，讚嘆之餘，漫題數言；昔人言天花墜地，是齧蚤蝨之義，豈不可爲一破顏耶？疑義指示，信可謂清流不憚惠風也。此中淨師，謂諸論不同，中觀者確指師子月諸人，非等取無著世親也。來教云爾，想未覈讚述元文耳！三性權，實人所易了；清涼疏文，減損佛性，乃是正斥三藏，非傍指學人之語，亦非圓談所謂如有破廢，須存禮樂者；此所以成疑也。更俟面時，再請諮決耳！山僧回，信筆奉覆，不多及。

又

頃接得諮決旁論，不任喜躍。愚所以不揆固陋，翹勤啓請，正欲大德曲與鉗錘，痛加箴砭。捧誦再三，不惟法燈智炬，照徹晦盲；而一片直心古道，盎然於楮墨之外。此番得奉誨示，直是積劫因緣，非復尋常經義商榷也。其中妙義，雖欲砧錘相向，亦多有彼此相發明者。意欲采其和會者，逐段註入，以補愚陋之闕略。更有鄙意所未叶，更欲仔細商量者，則待從容更加分疏，參諸座下，再求指示。所謂法門著作，經久乃定，此不易之論也。受教弘多，先此馳謝。諸俟武林回日，更有咨稟法堂事，敢不留心？機緣二字，亦看時節，知天眼定中，自能照破也。舟次草草，不盡瞻仰。

又

昨子晉拏舟，病痔不能共載；頃已少安，卽日汎西山之棹，當先詣法座，方往致瓣香也。撫公或當往謁，入山與灌老幼老商之。卽日面晤，不復多及。

又

疏鈔講至第九會，便是色界諸天將，至有頂蒼汰二師，誓願可了畢矣。賤體少強，俗緣得閑，便當趨侍談筵，少霑法乳也。劫運未了，風火未息，憑仗佛力，得以安枕菰蘆，敢不努力教乘，以報罔極。金剛會箋，開歲重爲整理，方有頭緒了。此卽再理楞嚴，完積年未了公案。恨不得長侍左右，借斬丁切玉之手，斷我葛藤也。山中監院，未可輕付善生，待再望幾夏，法力稍充，方可任此耳！撫公等書帖，如諭送上，正恐不足爲有無也。蒼師塔銘，已經法眼鑒定，料不至如汰師之文，供一輩無眼人摸索也。長干塔光詩，附上請政，便中幸以一紙致元歎居士。又繙經疑義數條，幸不惜寸晷，批擲以普法施也。

又

崑婁之行，機緣何似？此中想不乏須達長者耶？毒熱如焚，吳門之權且止，專此來領蒙鈔，以便接寫，卽未能三卷全付，且先付第四一冊，望之望之！三卷全依尊批，奉爲指南，義門楚楚，爲之一快！因此益發興繕寫，知慈心引度，不罪促迫也。

又

正思聞問，忽奉來教，殊有函蓋之喜。道者忽然而去，不來索報，殊自失也。今特遣一介奉復，賈蒙鈔二三卷，專求治定，并乞卽付首冊，以便繕寫；盲人摸象，全賴明眼人指點，不得云蝦以水母爲目也。一笑一笑！二三卷點筆後，仍乞尅期見教，方敢再奉後帙。夏秋必欲了此程課，恐歲月悠悠，不堪把翫；此經輟簡，更多所商榷，倚仗法將，作人天眼目也。真切真切！

又

四卷將竣，得六七兩卷接手，欣慰無量！後手望撥忙料理，俟法乳之惠也。此地大兵四集，當事者奔命，不遑分衛，因緣何處措手，倘有喜善之人，得覓一事來，請之郡公，或可少濟，此中惟一二鈍僕，不能知馬之牝牡，寧能辨此耶？善爲謀之可也。

又

法門情誼關切，救失長善，不惜一片婆心，效此忠告，不謂公貢高自是，復諫遂非，一至於此也。來教但展首行耳，報圓通四字，不但笑破人口，正恐大妄語成，業報凜然，哀哉惜哉！良可悲愍！其他滿紙葛藤，一經點筆，應手破碎，逐段批駁，便成一篇大文字。姑留篋中，且未流布清涼，凡有破斥，須存禮樂之訓，不欲盡情發揮，不留餘地耳！度公不能見□□地，只是爾爾，決□而馳，不以我爲不忍答，不欲答，而以爲不能置答也。則當傾囊倒篋，與文初輩諸法友，有心有眼者共爲撫掌。



耳！寒窗逼歲，晨夕料理大經，古人云：那有閑工夫與俗人拭鼻涕耶？聊此裁答，此後無煩往復，如有智人見此，亦當解頤一笑耳！

### 與石林上人 二首

往辱獻甫潘兄，柬書執贄，款門造謁，知其爲溫文恭敬強學好問之君子；不圖其珪璋文府，精理道心，富有日新，一至於此也！紺珠一書，貫穿三歲，繁簡博約，殆將合珠林一覽而爲一書。如羅寶網，如探海藏，故當并日窮歲，專力告成，用以發初根之信心，箴盲禪之虛誕；不徒標指人天，兼可摧折魔外。其他諸書，大都含雅故，通文章，開國成，卮史料，皆當殺青繕寫，次第出視，眎世之卮言稗史，謾聞淺說，廢紙災木者，豈止日劫相倍也哉？

惟是不佞少而失學，長而雜施，老而廢業，南箕北斗，徒負虛名，東抹西塗，了無實際，過承獎飾，參預古初，掩卷捫心，良用嘆息！文章千古，得失寸心，豈敢矯情

節讓，以自外君子乎？亦當待假年餘晷，更僕悉之，非可以片言陳寫也。古人七十，自稱老夫，猶自幸不見棄於後賢，以老耄而舍我，若以後進門單，過自挹損，則其待我益薄矣！母老老，母少少，母賤賤，母弱弱，鄙人之知，豈遂後於管夷吾之婢妾乎？明年要松陵朱長孺了杜詩箋注舊債，倘得師兄拉潘兄共事商訂，亦藝林美談也。殘冬多暇，願一請見！草草布懷，聊代折柬，不宣。

又

伏讀義山詩箋注，援据詳洽，尋味良苦；可謂既文既博，亦圓亦史；雖復世諦之駢枝，實則藝苑之金鏡也。焚書之後，幾無片紙，腹笥單疎，老眼昏眊；繙閱一過，信筆點竄，無是正之能，多闕如之義；奉承嘉命，良可愧矣！注書之難，昔人所歎，觀陸放翁所論杜蘇之注，知注釋之功，良不減於作者；採芻蕘之鄙言，通舉燭之誤論，纂要鉤圓，刪煩薙雜，更與通人如夕公輩者，疏通證明，撰定一編，庶不負阿師

禪餘梵罷，攤書冢筆，數十年一片苦心也。序文敢不如命？佇俟削藁，便當命筆。諸俟面請，不悉。

### 與木陳和尚 二首

喪亂殘生，學殖荒落。恭承嘉命，令補造密雲老人塔銘，以償十五年舊逋；每一下筆，輒爲戰掉。重念先帝偶惑左道，旋皈正法，於老人末後因緣，可謂佛日重開，法燈再耀。雖復百千萬劫，灰沈石盡，此一段光明，灼然如第一義天，不可揜蔽。不揆固陋，奮筆讚述，欲以殘楮秃管，捧扶桑殘照；於質多吞噉之餘，使闍浮檀金輦一千光明，仍照曜四天下，亦愚不自量矣。佛言如然螢火，照須彌山；然畢竟須彌四山，亦未必不受螢火一照也。未知法眼照見以爲何如？次後著語，頗爲老人施十重步障，竊自謂心平如地，口平如水，任彼百舌瀾翻，千喙剝啄，亦可以譬諸一映，付之一笑矣。

布水二集，繙閱再三，偶一棖觸，放筆作序，大率皆撐腸拄腹，薄喉衝口之談，譬如病人寢語，酒人罵坐。李禿翁有言：奪他酒杯，澆我塊磊，年來作詩文，什九如此，非吾老師兄，其不嘔而吐之者亦尠矣！勿道阿哪阿哪，撞痛我心也。兵塵方起，法筵寂若，劫火所燒時，我土常安穩，不能不遙望嘆羨，仰恃佛力法力，昇平不遠，摳衣入室，知有日也。曉師還，信筆奉復，并以爲約。

又

往在嘉禾，得見李孝貞傳後序，不但文辭爾雅，而尙論閨門風義，原本於祖宗之教化，當墨穴世界，點出金剛眼睛，甚難希有。徑山有言：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正於文字描寫出徑山老人鐵輪頂上圓明。自此鄙人入識田中，屈盤偃塞，種得此一段根苗；每至酒闌月落，香消燈灺，此中影子落卸，未嘗不與老和尚相晤，對於大圓鏡中也。腐儒失學，拙集流傳，積年餽飯，嚼之

便欲嘔噦，不知何緣得入慧眼，過爲誇許？當是此土眾生，應以聲論語言得度。如鄙人俚言樸學，臭腐滿紙，老和尚亦放眉閉白毫相光，收入文字海中耶？以此知文字三昧，不可思議如此，往年擊節大篇，故是霜鐘相應也。

密雲尊者塔銘，十五年前已諾江上黃介子之請矣；重以尊命，何敢固辭？第以此等文字，關係人天眼目，豈可取次命筆？年來粗涉教乘，近代語錄，都未省記；須以三冬歲餘，細加筋點，然後可下筆具稿。謹與曉上座面訂，以明年浴佛日爲期；爾時或得圍繞猊座，覲面商榷，庶可於法門稍道一線，亦可以慰吾亡友於寂光中也。上座還，手勒奉謝，蕭辰山深，惟爲佛法強飯自愛。

### 致劉某

世路間關，聞問疎闊；昨姚文初郵中，傳得文端公行狀，自惟文端公館閣深知，與尊府君死生宿諾，日月逾邁，丹青窅然。用敢洗心刻腎，撰成墓志一篇；老學

荒落，質俚無文，然一字一句，流出心腑，祈以徵信史傳汗青。一二有識者，頗謂文直事賅，不減蘇子瞻之於君實景仁，而僕不敢以自信也。謹用繕寫一通，附伯璣便郵奉致；伏惟如椽之筆，削而正之，則不肖亦死且不朽！臨楮悚仄，不敢多及。

與某

病廢臥榻，不復與人閒事。適犬子來言，足下不愜意於鶴如，不欲其居此寺。此寺自先祖創修，愚父子三世爲檀越，親見鶴如苦心爲眾，撐住山門，毫無過舉。必有僉人，以浮言中傷，致有譴怒。然此僧無罪而去，則山門無人料理，立致傾頽；恐非足下護法盛心，若老病檀越，剝盡面皮，又不足置喙也。種種遣犬子面悉，詢福先大士，可以知公道也。草草不多及。

致黏某

逆旅邂逅，得快覩鳳文麟采，仰韓慕李，大慰生平！更辱以尊府君千秋之託，下詢芻蕘，受命飲冰，慙悚無地！老體畏炎，即日促裝返舍，以召命不敢久稽，遂采擷事狀，倉皇載筆，當台翰未頒，已先具稿付侍史，繕寫畢工，謹再拜奉致記室。大意欲敘列循異實蹟，以備史館之採，故不敢摭拾煩文。但懼老學疎頑，無以副仁人孝子之心耳！翰貺隆重，叩首拜嘉，臨楮不盡馳企。

### 復王某

不肖荷賢喬梓道義篤摯，交在紀羣之間。尊府君大葬，同軌畢至，聊中穉子生芻之誠，尙闕巨卿素車之詣，每一念及，忽忽如有所失。

過承嘉命，以隧道之石見委，此遺民野史所欲嘔心鉅腎，以自效於知己者也。循覽來教，所欲暴白於身後者，惟督薊一段公案，此意與愚見脗合。故臨文不憚鄭重別白，複累分疏；而其他歷官行事，但撮舉其大略。金石之文，尺幅窘促，體

例不得不爾。亦以孝老行狀，詳委藻麗，郁郁乎良史之筆，他日可以考信金石，不但取徵於墓石也。

再考行述，有事未可言，言未敢盡，筆未能達之語，掩卷深思，爲之黯然流涕。誌文亦仰體尊指，少分發揮，舊學荒落，才筆榛蕪，愧無以副仁人孝子之百一！高明圓覽，當省察其苦心，知不以爲狂瞽而忽置之也。奏疏成帙者，郵中似未見付，旋觀老世丈精心敏識，自當排纒得宜，不須問道於矇師也。翰貺稠疊，九頓拜嘉！信筆謝復，不盡馳企。

### 答吳某

秋來腳氣作苦，困坐小樓。玉頭陀來，得手教，甚喜。兄老年作子衿，仍奉二侯香火，不失小侯舍人本色，元不喫他家粥飯也，聞頗以筆札自潤，僕苦老窮，亦仰給於此，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不免爲老杜笑人耳！夏輿先風氣日上，孝琛有



子，深喜故人之不亡也。喪亂困窮，澹老之葬，賻助涼薄，可羞可愧！兄猶置之齒頰，不啻撻我於市朝矣！秋深尙期玉頭陀再來，兄何不發興，同詣江村酌仙酒？一笑！信筆不多及。

### 致姜某

衰殘病廢，日依空門送老，迴思蘭水執別，邈如隔世。傳聞太夫人百歲考終，不能致生芻之弔，登堂無日，徒有浩歎而已！友人陳崑良，吳下志節之士，慨慕龍門，思一登其阪，屬一言爲介紹，知不吝函丈之席，慰其扣擊也。令郎大兄，風氣益復，適上，并得把臂，深慰老懷！雲天悠悠，臨楮不盡馳企。

### 復史某

衰病鄉居，不能倒屣延賓，昨以感寒擁被，高賢下臨，有失擁犇。反承翰貺，殷

勤，感愧交并，不覺汗透重裘！惟老年丈心照之耳。來諭令親事，地方自有耳目，當事自有見聞；不肖杜門伏枕，何敢輕置一喙？既屬老年丈主持，則縣父母自當首肯，亦不俟不肖贅陳也。

與某 二十一首

干旄在郊，重以致餼，飽德難名，素飧滋媿！即日採訪，少有端緒，當有末識，奉佐帷幄也。頃聞上海缺篆，松江府訓余志行，才品兼優，顧瑞老曾請署崑篆者，以海篆委之，必能刻勵盡職，不以暫署傳遽其官也。署篆本不論同省，常熟廣文亦曾有會署崑篆者；乞卽賜憲檄特委，俾鼓舞預奮，以副海邦之望！伏惟台裁！不盡馳企。

又

專啓：太倉諸生張崢，故憲副起潛年祖之孫也。起翁清望在西臺，遺愛在江浙，厚德在鄉井，古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也。子孫世守素業，家徒四壁，不愧爲清白吏子孫。攻苦力學，才藻蔚然，徒存遺笏之思，未免負薪之歎；典衣裹糧，走謁臺下。伏乞老公祖惠顧年誼，愾然念其先人，追其遺德，嘘枯吹生，重爲賑卹；則綈袍之德，與緇衣之好，誼薄雲天，感激泉壤矣！信筆奉啓，伏祈垂炤！不一。

又

茲啓：敝鄉衝疲，地瘠糧重，邇來仍歲洊饑，漕事滋困；其弊在有司偏於爲民，運官偏於爲軍，總司止知漁獵；常例軍民兩不關心，致令兌務愈艱，風紀掃地。今幸遣下江總司江雍世，通才介節，迴出流輩，簡良黜蠹，嚴謝私謁，弁旗肅然，民樂輸輓。至其調停協劑，不激不隨，戮力僉催，羣艘將竣，從來未有如此嘉弁；祖臺之簡慎用人，履屐皆得其所，此可以徵一斑矣。祖臺諒已稔悉其狀，益等緇衣之好，

不禁鼓舞；伏冀破格獎植，上以酬賢勞之績，下以慰輿情之慕，且使羣弁知所警厲，則裨裕國儲，非淺鮮矣！臨楮不勝瞻企。

又

敝門生郁起麀，弱冠掄魁，名節自砥，慨然有澄清世道之志，不謂懷才無祿，於公車垂翅之餘，溘焉旅逝。遂有里中惡少周鴻者，藏毒含沙，潛入京邸；聞敝門生之變，遂以登聞上訐；據周鴻所訟，客歲已經憲結；鄭鴻老爲禾守時，鐵案具在，經台翁犀炤之下，沈冤自雪。但起麀一親垂白，嗣子孤孱，門內之事，尙苦莫支；重以欽件名色，差牌一至，舉室向隅，悲皇無地。且周鴻故匿不出，重累起麀之子祥，祥，奔命莫措。懇門下暫緩郁氏差提，俟拘到原犯周鴻，則祥自行報審，不敢後時。

而鴻又誣砌孝廉胡明遠，列款助惡，以鉗制公道；事關一體，萬勿異視另提！

且明遠亦係弟闈中所取士，雅意自好，向經薦舉，特與起磨同里同籍，遂爲羅織。伏乞將周鴻照誣反之案題覆，庶豺虎伏辜，而郁氏髡弱得荷再生矣！其關世道風紀者，非淺鮮也。

又

老公祖豹蠹龍旂，炤臨下邑，某幸得從樵夫漁叟之後，投竿輟耒，仰觀光儀。伏承旌節式廬，德意惻款，腐儒粗糲，竟日淹留，寂寞江天，頓開雲霧；衰遲病塞，未能摳衣納履，扣謝鈴下，徒有注香盥漱，仰視圓造而已！

日者敝邑諸紳以蔣令德政，中扣臺端，治民爲其邑令讚誦，似屬格套，然非某等所敢出也；實見此令心事慈祥，舉動縝密；邇者編審一事，剔搜避役之田數萬畝，羣口謠誣，屹不爲動，此可謂之能任事能任怨矣！書生作吏，昔人謂如入暗室，漸漸光明，仰望老公祖力賜培植，教訓董戒，以責其後效，則此令之幸亦地方

之福也。萬一不能久留，署事者，傳舍其官，徒滋騷動，而後令又未必賢；目前漕兌與常年賦稅，誰則任之？治某株守杜門，自不敢以片紙干邑令，無私交，亦無情面，日擊桑梓利害，敢激切申言之，知臺下必見採納也。

靖江令陳長才卓品，久冠薦牘，無容治某贅陳。去年剿寇之役，角巾單舸，出沒於波濤矛戟之中，一言撫慰，則懦弁退卒，皆相率以赴湯火；用能驅使聽命，萑苻削跡，某深歎之，以爲他日可爲國家效一臂，文武大略者也。若以四郡中員少數罕，一概吹求，天下安得有雄才偉器，資國緩急者哉？恃道義之愛，手勒草瀆，伏乞省覽，恕其狂瞽，臨楮無任悚惕。

又

恭惟太老師閣下：國之忠臣，世之壽考，台階三宿，與南極一星，並炤耀於閩海。謙益幸附宮牆，得私淑艾，不揣以狂瞽之言，效封人之祝，太老師不爲吐棄，廁

之金函玉軸之後，不遺葑菲，過爲揄揚；弘長風流，固大人君子之所有事，而益之愧汗，則滋甚矣！

流氛漸偪西江，蹂躪浙東，少年又復見告風鶴，震驚吳中，未能安枕，便思移家浮海，避地於武夷海嵩之間，未知太老師肯授一塵，俾得受廣廈萬閒之庇乎？次公經世大略，尙困公車，一見賢書，便爲短氣，長公服官留署，便可頻接聲光，此通家一快也。大刻久陳几案，奉爲楷模；更辱頒賜，喜出望外，多儀種種，對使拜嘉！草此附謝，不盡瞻企。

又

老朽廢人錢某頓首奉復：衰病屏居，忽蒙竊鐵之謗，是用遣使面質，今旣無影響，卽一笑置之矣。門下竭力營葬，以致紛呶，亦在觀過知仁之例，縣父母公廉明允，贖地歸公之斷，闔邑歡呼稱頌，此正門下翻然改弦之日也。儒取改過，佛重

懺悔，昔人教養由基射曰：以善息來教縷縷，未能酬答，謹以善息二字，獻之左右！諸不多及。

又

叨承教愛，瞻仰斗山，吳樹燕雲，每勤夢想。頃因犬子某北上，專叩鈴閣，奉候起居。恭惟閣下德懋補天，勛侔浴日，海隅蒼生，咸在覆露。如弟白頭故人孫愛黃口稚子，孤蹤子跡，深藉旃幪，倘蒙召見，俯詢積懷，數載睽違，如侍函丈，何幸如之？令公郎世丈，不敢輒啓，弟臨啓不勝馳企之至。

又

南北迢遙，懷想之甚。臺下功成名遂，身爲陸地神仙，亦曾念及下界凡夫，白頭故舊耶？犬子某北上，特令拜候萬福，積懷千縷，非楮墨所能盡，一切屬犬子口



郵，萬惟垂炤！臨風依依，不盡馳企！

又

每承北信，備道恩私，仰知黃扉元老，終不忘白髮故人也。犬子某計偕北上，託令專叩鈴閣，問候起居；積懷千縷，海墨難書；稚子口郵，可傳梗概。衰蹤子跡，仰荷台慈，如天之覆，不獨廣廈萬閒也。臨楮不勝惓切！

又

恭惟閣下，赤舄在朝，袞衣遄返，西郊之風雷旋息，東岱之霖雨淳興，凡在教  
我，無不拱手稱慶；而況夙荷交知，得蒙眇眇，如不肖益者乎？衰遲貧病，歸向空門，  
貝葉息心，禪燈送老；獨是啣恩感遇，染神鏤骨，惟有晨夕炷香，遙祝望拜，頌補浴  
之殊勛，介岡陵之景福耳！犬子計偕，耑叩鈴閣，積懷千縷，屬其口郵，如天之覆，不

但廣廈萬閒。意不盡言，統惟崇炤！臨楮不盡馳戀！

又

往年寄孥雕陵，荷賢喬梓道誼之愛，家人婦子，仰賴鴻慈，雲樹風煙，每紆雁素。惟尊太翁老世兄郵筒不絕，翰墨相商，時詢鯉庭，遙瞻鸞掖，寸心繾綣，未嘗不往來函丈也。

不肖某草木殘年，菰蘆朽質，業已撥棄世事，歸向空門；而宿業未亡，虛名爲崇，謠詠閒發，指畫無端。所賴台翁暨司馬公，愛惜孤蹤，保全善類，庶令箕風罷煽，畢口削芒，此則元氣所關，海內瞻仰。不肖潦倒桑梓，無能報稱，惟有向繡佛齋前，長明燈下，稽首齋心，祝延介福而已！

犬子計偕，嵩叩鈴閣，黃口童稚，深望如天之覆！其爲銘勒，何可名言？臨楮不勝馳企！

又

累奉箋啟，仰塵鈴閣，積懷馳企，與日俱新。頃因犬子某計偕，崑叩台階，肅候函丈。伏惟申命典謁，賜之話言，俾得常坐春風，永依冬日，則如天之覆，不惟廣廈萬閒也。弟菰蘆長物，歸向空門，惟有貝葉息心，禪燈送老；不知箕風畢口，何自發機？仰恃台慈，重加覆露，私心銘勒，惟有向繡佛齋前，祝延介福耳！馮楮瞻依，言不能盡。

又

春初削牘，奉候綸扉，衰殘索居，馳企日積。頃因犬子計偕北上，崑候鈴閣，犬子既仰塵年譜，諸孫皆錯列門牆，草木餘生，託廣廈萬閒之庇，盡可知也！伏惟視學多暇，留心著作，高文典冊，獨步西清。此中二三門人，訪集近代藝文，僕謂臺閣

體裁，斷以松陵爲冠冕，惜向惠集，燬於劫火，卽弟所草序言，亦爲六丁取去；今茲卷帙，富有日新，幸不惜盡發其藏，流傳詞苑，此珠林玉海之光，竊願樂觀其盛也。南郵有便，幸惠德音！信筆草勒，不盡瞻溯。

又

舍姪孫補官，曾附數行，奉候鈴閣。茲以犬子某計偕，屬其崑叩函丈，奉候起居。白頭故人，黃口稚子，一皆仰藉帡幪，深蒙覆露。故知扶桑之日，先照幽遐；岱岳之雲，不遺枯槁。餘生長物，屏跡空門，惟有向繡佛齋前，長明燈下，歸依補浴，頌祝岡陵而已！豚犬顛蒙，孤蹤惘惘，伏祈照拂，稍慰衰殘。積懷如縷，言不盡意！

又

暌違節鉞，已隔三秋，企望台光，如在几席。頃因犬子某計偕北上，崑令叩謁，

奉候起居。伏惟老公祖資望深崇，帝心簡在，東南半壁，指日再睹袞衣，則海隅蒼生之福庇，亦菰蘆白首之光寵也。餘生暇日，感荷恩知，惟有向繡佛齋前，長明燈下，遙祝萬福而已！臨風瞻依，不盡馳企！

又

吳閩執手，一別三秋。恭惟老公祖望重四海，澤滿三吳，棠蔭方滋，歌思彌永。頃者帝心簡在，資望深崇，東南半壁，指日再覩高牙。治某得與海濱父老，聽車音而迎馬首，斗牛之分，德星賁臨，豈獨一家一人之私祝哉？向所指武林奸惡，已遵諭屬舍姪孫某，令其執三尺法從事，渠仰承憲規，一一稟命，決不使吞舟漏網也。茲因犬子某計偕，崑令叩謁，向候萬福，黃口稚子，伏惟推愛垂青，治某臨楮不勝顙望之至！

又

菰蘆遺老，削跡空門，京華故人，如在天上。梅邨南還，深承慰問。頃因犬子計偕，屬令崑叩函丈，郵致積衷。伏惟玉衡大斗，公望日新，竹素之業，與鼎鐘並茂，古今文人不多見也。扇頭紙上，每見佳什，吉光片羽，未厭鄙懷，所祈大開武庫，盡倒珠囊，禪餘經罷，香炷燈明，得以洗滌蒙心，發皇道味，何快如之！近況潦倒，具在犬子口郵；廣廈萬閒，尙祈蔭庇。公郎世丈，不復別啓，臨風不勝瞻企！

又

伴回，接來示，深荷盛雅。梁鎮臺太翁志文，頗費苦心，未知不負千秋之託否也？志文署名，不稱通家弟而稱生者，乃後輩謙退之詞也。年家字則刻石時宜爲補入，惟門下酌裁轉示。日下待津途少通，卽當往弔，面盡區區也。諸不敢多及。

又

昨遣豚犬奉候雉門，知己得摳衣奉教矣。總河公祖壽章，承台命草率具稿，伏生年耄，江淹才盡，尋行數墨，殊不成章，惟老公祖削而教之。邑令德政，詳在公揭，已屬犬子面陳，不敢贅及。

又

頻年契闊，如阻山河，道誼之愛，著存於心，未嘗不夢寐爲勞也。祝嘏之詞，重荷台命，衰病餘生，久荒筆墨，又不敢愆長筵之期，刺促具稿，真所謂疾行無好步也。惟知己深諒之！灌溪年兄，并希道意，不盡馳企！

復某 五首

東海重鎮，借重元戎，從此鯨波不興，狼煙永息，菰蘆遺民，無不仰望旌節；況如不肖，夙叨知愛，備在肺腑者乎？老病索居，未皇申賀，台翰下頒，具見不遺故舊。

一片盛心也。懷東見時，每道台丈高誼，不啻口出；相見時想當面悉之矣。使便，草率附謝，尙容崑候，不盡馳企！

又

門下雄才偉略，超絕儔伍，今得荷國士之遇，登壇大用，不勝忻幸！台翰遠頒，垂念老朽，足徵知己厚愛，百倍於世情也。不肖八十衰聾，頭暈足軟，僵臥牀蓐，餘生無幾，深可憐念。伏讀來教，惟有感佩銘勒，炷香佛前，合掌遙謝而已！萬惟慈諒，不盡馳感！

又

門下蓋世英才，自當建非常大業，登壇仗鉞，榮命伊邇，當效班定遠萬里封侯，不嘆玉門頭白也。舍姪孫回，具悉起居，兼荷存念！老病支離，日甚一日，無可爲



知己道者。鎮郡公附致一函，以門下雄姿偉望，彼自當望風欽挹，殊不以鄙言爲輕重也。力疾附報，不盡馳企！

又

舍姪孫回，得手教，知曳裾雪老幕中，英賢相遇，必有殊猷偉略，報效聖朝，予日望之！僕近來老病衰頹，日甚一日，歲祲家破，饘粥無資，棲身豚犬，以雞窠鼠穴卒歲，殊可憐也。郡公處爲雪老致數行，齒牙琢冰，不足軒輊，聊盡緇衣之好耳！近因虛忡成症，醫者苦戒筆墨；霞老行狀，尙未見委，亦須待春和，賤體少強，方可從事執筆也。力疾附報，不能多及。

又

不肖衰殘病廢，眞人世一長物；屏居江村，從折腳鐺邊過活。士友從吳門來，

每道老先生殷勤獎借，殘生餘息，不知何以辱高賢記存？惟於長明燈下，合掌遙謝而已！太夫人盛德高年，禮當致祝嘏之詞，況又恭承寵命，重以嘉貺，第以足疾初愈，筆墨拋殘，尙須少日經營，方能執筆，長至後當事研削，以附致南山之祝，不敢自以能事而受促迫也。令弟世兄，并此致意。諸不多及。

# 顧亭林尺牘

## 目次

與友人論門人書·····	一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一二
與友人辭往教書·····	二	答湯荆峴書·····	一四
與友人辭祝書·····	三	與李中孚書·····	一五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四	與王山史書·····	一六
與公肅甥書二首·····	五	與施愚山書·····	一七
與潘次耕書·····	七	答汪茗文書·····	一七
答徐甥公肅書·····	八	與戴楓仲書·····	一八
與史館諸君書·····	一〇	與李星來書·····	一九
規友人納妾書·····	一一	答李紫瀾書·····	二〇

答曾庭聞書	一一一	與次耕書	三二一
復陳藹公書	一一二	與葉訥菴書	三二一
復張又南書	一一三	答子德書二首	三二一
與三姪書	一一三	與李中孚書	三三三
與楊雪臣書	一一四	與李湘北書	三四
與戴耘野	一一五	與周籀書書	三五
與潘次耕	一一六	與友人書二十五首	三六
答毛錦銜	一一八		
與毛錦銜	一一八		
與李霖瞻書	一一九		
與王虹友書	一二〇		
答次耕書	一二〇		

# 顧亭林尺牘

## 與友人論門人書

伏承來教，勤勤懇懇，閱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爲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至公卿，下者亦爲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歟？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干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

今之爲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貲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徙業者，百人

之中，尚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爲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几積案，殆於瓦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說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若徇衆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

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夫道之污隆，各以其時，若爲己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與友人辭往教書

羈旅之人，疾病顛連，而託跡於所知，雖主人相愛，時有蔬菜之供，而饗飧一切自給，在我無忤，於彼爲厚，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張兄之請，則事體迥然不同，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向學之士，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爲課程，兩日三日一會，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卽不能盡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辦此，則徒餽啜也，豈君子之所爲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慎，廣文孫君與弟有舊，同張兄來此劇論半日，當亦知弟爲硜硜踽踽之人矣！

### 與友人辭祝書

昨見子德云：明府將以賤辰光臨賜祝。竊惟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故臣，乃言初度，故唐文皇以劬勞之訓，垂泣以對羣臣，而近時孫退谷、張簣山著論，欲廢此禮。彼居常處順者，猶且辭之，況鄙人生丁不造，情

事異人，流離四方，偷存視息，若前史王華、王肅、陸襄、虞荔、王慧龍之倫，便當終身布衣疏食，不聽音樂，不參喜事。卽不能然，而又以此日接朋友之觴，炫世俗之目，豈不於我心有戚戚乎？知我者當憫其不幸而弔慰之，不當施之以非禮之禮，使之拂其心而天其性也。用是直摠哀曲，布諸執事，惟祈鑒之！

###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於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亂，使遂溘焉長逝，而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今旣得生，是天以爲稍能任事而不遽放歸者也。又敢怠於其職乎？

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苟能行之，則陰德萬萬於于公矣！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



青黃不接之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閉省倍蓰之出。且一歲計之不足，十歲計之有餘，始行之於秦中，繼可推之天下。

然謂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尙能支持歲月乎？捐不可得之虛計，猶將爲之，而況一轉移之閒，無虧於國課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至於勢窮理極，河決魚爛之後，雖欲徵其本色，而有不可得者矣！救民水火，莫先於此。病中已筆之於書，而未告諸在位。比讀國史，正統中嘗遣右通政李畛等官糶米，得銀若干萬，則昔人有行之者矣！特建此說，以待高明者籌之。

### 與公肅甥書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甥宜三復斯言，不貽譏於後世，則衰朽與有榮施矣！此中自京兆抵二嶠，皆得雨，隴西上郡平涼皆旱荒，恐爲大同之續，

與其振恤於已傷，孰若蠲除於未病？又有異者，身爲秦令，而隔河買臨晉之小兒，闞爲宦者，以充僮豎，至割死一人，豈非自陝以西，別一世界乎？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揚清爲第一義，而其本在於養廉，故先以俸祿一議附覽，然此今日所必不行，留以俟之可耳！說經之外，所論著大抵如此，世有孟子，或以之勸齊梁，我則終於韞匱而已。

又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美，而西方州縣以此爲苦，憲檄一到，卽報無書；所以然者，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爲本，粗具草稿，以待後人，如劉昫之舊唐書可也。唐武宗以後無實錄。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祕所收，乃出涿州之獻，豈無意爲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有當時舊鈔，以俸薪別購一部，

擇其大關目處，略一對勘，便可知矣！

吾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拱聽，頗識根源；但年老未免遺忘，而手澤亦多散軼；史稿之成，猶可辯其涇渭。今日作書，正是劉昫之比；而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兩傳，幾不知數馬足，何暇問其驪黃牝牡邪？然此漢人作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亦有如谷林蒼以張延登張華東爲兩人者。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所聞，別用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是家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之騰口也。

### 與潘次耕書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實爲邪說，展讀來札，爲之愴

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並爲令兄取去，令兄亡後，書旣無存，吾亦不談此事；久客北方，後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十七年不見舊書，衰耄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一二。又當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難置喙。退而修經典之業，假年學易，庶無大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之政也。

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爲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尙在吾弟處，看完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

### 答徐甥公肅書

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卽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

峴略；然憂患之餘，重以老耄，不談此事已三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  
二千本，悉爲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札，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衰  
朽詎足副此？<sup>？</sup>既叨下問，觀書柱史，無妨往還，正未知絳人甲子，鄒子雲師可備趙  
孟叔孫之對否耳！

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閒，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  
成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旨，烹宏  
羊之論，屢見于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  
日下，三風不儆，六逆彌臻。以今所睹，國維人表，視昔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  
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郟之謨，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者，固不待  
汗簡奏功，然後爲千秋金鏡之獻也。

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尙煩戎略；飛芻輓粟，豈顧民生？  
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營千里。于是強者鹿鋌，弱者雉經，闔門而

聚哭投河，併村而張旂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溼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卽魚潛之非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託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嘆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謠，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時示以音問，不悉。

### 與史館諸君書

視草北門，紉書東觀，一代文獻，屬之鉅公，幸甚幸甚！列女之傳，舊史不遺，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及家世名諱，並載張元長先生傳中。崇禎九年，巡按御史王公上鵠具題，奉旨旌表；乙酉之夏，先妣時年六十，避兵於常熟縣之語濂涇，謂不孝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京皆破，

絕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於寓室之內寢，遺命炎武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當日閒關戎馬，越大祥之後，乃得合葬於先考文學之兆。

今將樹一石坊於墓上，藉旌門之典，爲表墓之榮。而適當修史之時，又得諸公以卓識宏才，膺筆削之任；共姬之葬，特志於春秋，漆室之言，獨傳於中壘，不無望於闡幽之筆也。炎武年近七旬，且暮入地，自度無可以揚名顯親，敢瀝陳哀懇，冀採數語，存之簡編，則沒世之榮施，卽千載之風教矣！

### 規友人納妾書

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繼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診脈，云尙可得子，勸令

置妾，遂於靜樂買之，不一二年而衆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姪議定，卽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爲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爲君子者乎？」愚無以應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後，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閒，目遂不能見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夭亡，究同於伯道。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爲戒，而況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有曾孫而復買妾，以理言之，則當謂之不祥，以事言之，則朱子斗詩有所謂「好人歎者，卽西安府人，殷鑒不遠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于弟，有目疾同于子常，有曾孫同于西安之好人，故舉此爲規，未知其有當否？」

###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老年多暇，追憶曩遊，未登弱冠之年，卽與斯文之會。隨廚俊之後塵，步楊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龍，此一時也。已而山嶽崩頽，江湖沸濤，酸棗之陳詞，慊



慨，尙記臧洪，睢陽之斷指淋漓，最傷南八，重泉雖隔，方寸無睽，此又一時也。已而奴隸鴟張，親朋瀾倒，或有聞死灰之語，流涕而省韓安，覽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脫危機，此又一時也。凡此三者之人，騎箕化鶴，多不可追，哲嗣聞孫，往往而在，此卽擔簦戴笠，陌路相逢，猶且爲之敝殷勤，陳夙昔，班荆鄭國之野，貰酒黃公之壚，而況吾甥欲以郡中之園，爲吾寓舍，尋往時之息壤，不乏同盟，坐今日之皋比，難辭後學，使雞黍蔑具，乾餼以愆，旣乖良友之情，彌失故人之望。

且吾今居關華，每年日用，約費百金，若至吳門，便須五倍，吾甥能爲辦之否乎？又或謂廣廈之歡，可以大庇寒士，九里之潤，亦當施及吾儕，而曰吾爾皆同聲氣，同患難之人，爾有鼎貴之甥，可無挹注之誼，因絮覓菟，見彈求鴉，有如退之詩所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者，吾甥復能副之否乎？雖復田文無忌，不可論之當今，假使元美天如，當必有以處此。而如其不然，則必以缺望之懷，更招多口之議，況山林晚暮，已成獨往之蹤，城市云爲，終是狗人之學，然則吾

今日之不來，非惟自適，亦所以善爲吾甥地也！

### 答湯荆峴書

兩函併至，深感注存。足下有子產博物之能，子政多聞之敏，而下問及於愚耄，不知臣精銷亡，少時所聞，十不記其二三矣！聞之前輩老先生曰：「太祖實錄凡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書，而汴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成所存，及士大夫家諱實錄之名，而改爲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爲靖難一事，如棄大寧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邊事，書之甚略是也。

至於穎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曰：「實錄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係卒而別見者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國公詩曰：「所以恩澤終，穎宋乃反是。」蓋謂二公之不得其死，而不可

謂之誅；且以漢事言之，武帝之於劉屈氂，謂之誅可也；成帝之於翟方進，謂之誅不可也；是史臣之所以微之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隅而三可反矣！

至於卽主位之月日，當如來諭，以實錄爲正耳！自萬歷以還，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姑以目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遼事實錄、王在晉清流摘鏡、王隸儵菴野鈔、同時尙論錄、二書並察愬書、蔣德璟鈔本則如酌中志、劉若慟餘雜記、史惇之類，皆不可闕，而遽數之不能終也。蒐羅之博，裁斷之精，是在大君子而已。

### 與李中孚書

衰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尙未可期，久居秦晉，日用不過君平百錢，皆取辦囊橐，未嘗求人；過江而南，費須五倍，舟車所歷，來往六千，求人則喪己，不求則不達，以此徘徊未果。華令遲君謀爲朱子祠堂，卜於雲臺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

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買地，十日開土，中秋後卽百堵皆作；然堂廬門垣，備制而已，不欲再起書院。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諭，主題曰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祈足下考訂明確示之。

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記文，豈敢固辭，以自外於知己？顧念先妣以貞孝受旌，頃使舍姪於墓旁建一小祠，尙未得立，日夜痛心，若使不立母祠，而爲足下之母作祠文，是爲不敬其親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人乎？貴地高人逸士，甚不乏人，似不須弟，若謂非弟不可，則時乎有待，必鄙願已就，方可泚筆耳！

### 與王山史書

朱子祠堂之舉，適有機緣，今同令弟及諸君相視形勢，定於觀北三泉之右，擇平敞之地，二水合流之所，建立一堡；止用地四五畝，繚以周垣，引泉環之，并通流堂下；前爲石坊，列植松柏，內住居民三四家守之。雖所費不訾，但有百金，卽便

興工不患無助，春仲弟自來視工，望作一家報，凡擇地委人，一切託之令弟，允塞仍移書報弟，速爲措辦可也。

### 與施愚山書

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獨以爲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論語，聖人之語錄也，舍聖人之語錄，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高明以爲然乎？近來刊落枝葉，不作詩文，敬拜佳篇，未得酬和，而音學五書之刻，其功在於注毛詩與周易，今但以爲詩家不朽之書，則末矣！刊改未定，作一書與力臣，先印詩經并廣韻奉送，有使人可往取之。

### 答汪荅文書

遠惠手書，獎挹過甚，殊增悚愧！至於憫禮教之廢壞，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書，返百王之季俗，而躋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斯事之難，朱子嘗欲爲之而未就矣，況又在四五百年之後乎？弟少習舉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歷憂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

而所見有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也！向見五服異同之書，已相歎服。竊意出處升沈，自有定見，如得殫數年之精力，以三禮爲經，而取古今之變，附於其下，爲之論斷，以待後王，以惠來學，豈非今日之大幸乎？弟方纂錄易解，程朱各自爲書，以正大全之謬，而桑榆之年，未卜能成與否，不敢虛期許之意，而仍以望之君子也。

與戴楓仲書

大難初平，宜反己自治，以爲善後之計。昔傅說之告高宗曰：「惟干戈省厥躬。」而夫子之繫易也，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左傳載夫子之言曰：「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怨欲之情，不萌於中，而順事恕施，以至於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矣！以向者橫逆之來，爲他山之石，是張子所謂玉女於成者也。至於臧否人物之論，甚足以招尤而損德，自顧其人能如許子將，方可操汝南之月旦，然猶一郡而已，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務反己而好評人，此今之君子所以終身不可與適道，不爲吾友願之也。

### 與李星來書

今春薦剡，幾徧詞壇，雖龍性之難馴，亦魚潛之孔炤，乃申屠之跡，竟得超然，叔夜之書，安於不作，此則晚年福事。關中三友，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

泣言別，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後得免；視老夫爲天際之冥鴻矣。此中山水絕佳，同志之侶，多欲相留避世，愚謂與漢羌烽火，但隔一山，彼謂三十年來，在在築堡，一縣之境，多至千餘人，自爲守，敵難徧攻，此他省之所無，卽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未知然否？

### 答李紫瀾書

常歎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前讀大教，謬相推許，而不知弟此來關右，不干當事，不立壇宇，不招門徒，四方之人，或以爲迂，或以爲是，而同志之李君中孚，遂爲上官逼迫，昇至近郊，至臥操白刃，誓欲自裁。關中諸君有以巨遊故事，言之當事，得爲謝病放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真所謂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一至於斯，可以廢然返矣！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歟？曰：君子所求者，沒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當世之名，沒則已焉！其所



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難寤歟？

城郭溝池以爲固，甲兵以爲防，米粟芻茭以爲守，三代以來，王者之所不廢；自宋太祖懲五季之亂，一舉而盡撤之。於是風塵乍起，而天下無完邑矣！我不能守，賊亦不能據，而椎埋攻剽之徒，乃盡保於山中，於是四皓之商顏，劉阮之天姥，凡昔日兵革之所不經，高真之所託跡者，無不爲戎藪盜區。故避世之難，未有甚於今日，推原其故，而藝祖韓王有不得辭其咎者矣！讀書論世而不及此，豈得爲開拓萬古之心胸者乎？

### 答曾庭聞書

南徐一別三十六年，足下高論王霸，屈跡泥塗，讀嚴武隗囂之句，未嘗不爲之三歎。弟白首窮經，使天假之年，不過一伏生而已；何敢望騏驥之後塵，而希千里之步？然以用世之才如君者，而猶淪落不偶，況硜鄙如弟，率彼曠野，死於道塗，

固其宜也，奚足辱君子勤勤之問乎？宣尼有言，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今之人情，則異乎是，卽有敬叔之車，而季孟之流，不問杏壇之字。然一生所著之書，頗有足以啓後王而垂來學者，日知錄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尙未愜意，音學五書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劂；其梨棗之工，悉出於先人之所遺，故國之餘澤，而未嘗取諸人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君年未老，努力加餐！

### 復陳藹公書

山史西來，得接賜札，並讀并記，一門盡節，風教凜然，誠彤管之希聞，中壘所未記者矣。弟久客四方，年垂七十，形容枯槁，志業衰隕，方且逃名寂寞之鄉，混跡漁樵之侶，不改效百泉二曲，爲講學授徒之事，亦烏有所謂門牆者乎？若乃過汝南而交孟博，至高密而訪康成，則當世之通人偉士，自結髮以來，奉爲師友者，蓋不乏人，而未敢存門戶方隅之見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又曰：「樂彼

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則君子所以持己於末流，接人於廣坐者，必有不求異而亦不苟同者矣。辱承來教，實獲我心，率此報謝。

### 復張又南書

華下有晦翁舊事，歷五百餘年，始得山史爲之表章；又十二年，而炎武重遊至此，乃今不剏，更待何人，今移買山之資，先作建祠之舉，若改歲之初，旌騶至止，當於華下奉迎。白石清泉，共談中懷，慰二載之濶悰，訂千秋之大業，幸甚幸甚！至鄙人僑居之計，且爲後圖，而其在此，亦非敢擁子厚之皋比，坐季長之絳帳；倘逃聽不察，以爲自立壇坫，欲以奔走天下之人，則東林覆轍，目所親見，有斷斷不爲者耳！

### 與三姪書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饗飧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今年三月，乘道塗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嶠函，觀伊維，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飢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留於外也。

### 與楊雪臣書

想年來素履康豫，盛德日新，而愚所深服先生者，在不刻文字，不與時名。至于朋友之中，觀其後嗣象賢食舊，頗復難之。郎君博探文籍，而不赴科場，此又今日教子者所當取法也。人苟徧讀五經，略通史鑑，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爲聲

利所迷而不悟耳！

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啓多聞於來學，待一治于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學五書爲一生之獨得，亦足羽翼六經，非如近時拾瀋之語，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淮上矣。

平生志行，知己所詳，惟念昔歲孤生，漂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未見君子，猶吾大夫，道之難行，已可知矣！爾乃徘徊渭川，留連仙掌，將營一畝，以畢餘年。然而霧市雲巖，人煙斷絕，春畦秋圃，虎跡縱橫，又不能不依城堡而架椽，向鄰翁而乞火；視古人之棲山飲谷者，何其不侔哉？世旣滔滔，天仍夢夢，未知此生尙得相見否？輒因便羽，附布區區。

## 與戴耘野

一別廿載，每南望鄉關，屈指松陵數君子，何嘗不緬想林宗，長懷仲蔚？晉儀雖闊，志嚮靡移。其如一雁難逢，雙魚莫寄，而故人良友存亡出處之閒，又不禁其感涕矣！遙審素履無恙，風節彌高，已成三輔之書，獨表千秋之躅，晨星碩果，非君而誰？

弟生罹多難，淪落異邦，長爲率野之人，無復首丘之日；然而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今將卜居太華，以卒餘齡；百家之說，粗有闕于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於後代；此則區區自矢而不敢惰偷者也。關中詩五首，寄次耕詩一首呈覽，可以徵出處大概，昔年有纂錄南都時事一本，可付既足持來，尊著流寇編年殉國彙編，聞已脫稿，所恨道遠，無從披讀。敬伫德音，以慰懸企！

### 與潘次耕

接手札，如見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古人於患難之餘，而能奮然自立，以

亢宗而傳世者，正自不少，足下勉旃毋怠。承諭負笈從遊，古人之盛節，僕何敢當？然中心惓惓，思共晨夕，亦不能一日忘也。而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所雇從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此不足以累足下也。

近則稍貸貲本，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應募墾荒；同事者二十餘人，闢草萊，披荆棘，而立室廬於彼；然其地苦寒特甚，僕則遨遊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車水碾水磨之人，與夫能出資以耕者，大抵北方開山之利，過於墾荒，蓄牧之獲，饒於耕耨，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

列子盜天之說，謂取之造物，而無爭於人。若今日之江南，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微如蠅蟻，亦豈得容身於其閒乎？文淵子春，並於邊地立業，足下倘有此意，則彼中亦足以豪，但恐性不能寒，及家中有累耳！徐介白久不通書，爲我以此字

達之，知區區未死，宇內猶有一故人也。

### 答毛錦銜

異姓爲後，見於史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惟此二人爲賢，而賈謐之後充，則有莒人滅鄆之議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家相類，云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數陳古事，卒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爲當，然亦未可引以爲據，以經典別無可證也。

### 與毛錦銜

比在關中，略做橫渠藍田之意，以禮爲教，夫子嘗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然則君子之爲學，將以修身，將以立命，舍禮其何由哉？吾之先元歎丞相在吳先主朝，以嚴見憚，先主每言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吾見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故欲反其所爲，衛詩言武公之德曰：「瑟兮僴兮，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倘有如阮籍之徒，猖狂妄行，而嫉禮法爲仇讎者，則亦任之而已。

憶昔萬歷庚申，吾年八歲，今年元旦作一對曰：「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便中有字與吳門，可代爲錄此，與一二耆舊知心者觀之，知此迂拙之叟，猶在人閒耳！一詩并附。

### 與李霖瞻書

猶子衍生，前歲曾蒙青盼，今已隨其師至關中，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爲殤兒之後，桑榆末景，或

可回三舍之戈。此閒風俗，大勝東方，雖未卜居，亦有安土之懷矣。

### 與王虹友書

流寓關華，已及二載，幸得棲遲泉石，不與弓旌；而此中一二紳韋，頗知重道，管幼安之客公孫，惟說六經之旨，樂正裘之友獻子，初無百乘之家；若使戎馬不生，弦歌無輟，卽此可爲優游卒歲之地矣。惟是筋力衰隕，山川緬邈，獲麟西野，粗成撥亂之書，化鶴東州，未卜歸來之日，言念邦族，憬然如何？

### 答次耕書

來書北山南史一聯，語簡情至，讀而悲之，旣已不可諫矣。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免患，吾行年已邁，閱世頗深，謹以此二字爲贈。子德書來云：「頃聞將特聘先生，外有兩人，此語未審虛實？」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鄙人情事，與他人不同，

先妣以三吳奇節，蒙恩施表；一聞國難，不食而終，臨沒丁寧，有無仕異朝之訓，辛亥之夏，孝感特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我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則逃，原一在坐與聞，都人士亦頗有傳之者。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幸以此語，白之知交。前札中勸我無入都門，及定卜華下，甚感此意，迴環中腑，何日忘之？

## 與次耕書

於天空海闊之中，一旦爲畜樊之雉，才華累之也。雖然，無變而度，無易而慮，古人於遠別之時，而依風巢枝，勤勤致意，願子之勿忘也。自今以往，當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處鈍守拙，孝標策事，無侈博聞，明遠爲文，常多累句，務令聲名漸減，物緣漸疎，庶幾免於今之世矣！若夫不登權門，不涉利路，是又不待老夫之灌灌也。

## 與葉訥菴書

去冬，韓元少書來，言曾欲與執事薦及鄙人，已而中止。頃聞史局中復有物色及之者，無論昏耄之資，不能黽勉從事；而執事同里人也，一生懷抱，敢不直陳之左右？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爲吳中第一奇節，蒙朝廷旌表，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謹此奉聞。

### 答子德書

老弟雖上令伯之章，以我度之，未必見聽，昔朱子謂陸放翁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志節，正老弟今日之謂矣！但與時消息，自今以往，別有機權，公事之餘，尤望學易，吾弟行年四十九矣！何必待之明歲哉？更希餘光。

下被俾暮年迂叟，得自遂於天空海闊之間，尤爲知己之愛也。

又

接讀來詩，彌增愧側，名言在茲，不啻口出，古人有之，然使足下蒙朋黨之譏，而老夫受虛名之禍，未必不由於此也。韓伯休不欲女子知名，足下乃欲播吾名於士大夫，其去昔賢之見，何其遠乎？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若每作一詩，輒相推重，是昔人標榜之習，而大雅君子所弗爲也。願老弟自今以往，不復掛朽人於筆舌之間，則所以全之者大矣！

### 與李中孚書

先生已知蓋屋之爲危地，而必爲是行，脫一旦有意外之警，居則不安，避則無地，有焚巢喪牛之凶，而無需沙出穴之利，先生將若之何？至云：「置死生於度

外，「鄙意未以爲然；天下之事，有殺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聖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不膠於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於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來之謝，而古人不以爲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節，他日事變之來，不能盡如吾料；苟執一不移，則爲苟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於通人矣！承惓惓相愛之切，故復爲此忠告。別有札與憲尼，囑其懇留先生也。

### 與李湘北書

關中布衣李君因篤，頃承大疏薦揚，旣徵好士之忱，尤羨拔尤之鑒，但此君母老且病，獨子無依，一奉鶴書，相看哽咽，雖趨朝之義，已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況年逾七十，久困扶牀，路隔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不驗，迴

西景以無期，則餅餌之恥奚償？風木之悲何及？

昔者令伯奏其愚誠，晉朝聽許，元直指其方寸，漢主遣行，求賢雖有國之經，教孝實入倫之本，是用遡風卽路，瀝血叩闕，伏惟執事宏錫類之仁，憫向隅之泣，俯賜吹噓，仰微俞允，俾得歸供菽水，入侍刀圭，則自此一日之斑衣，卽終身之結草矣！若炎武者，黃冠荆屨，久從方外之蹤，齒豁目盲，已在廢人之數，而以生平昆弟之交，理難坐視，輒敢通書輦下，布其區區。

### 與周籀書書

昔年過訪尊公於江村寓舍中，其時以去國孤蹤，相逢話舊，遇聲子於鄭郊，久諳家世，和漸離於燕市，竊附風流；電散蓬飄，忽焉二紀，東西南北，音信闕如，爲天涯獨往之人，類日暮倒行之客。乃者發函伸紙，如見故人，問道論文，益徵同志，信後生之可畏，知斯道之不亡。至於鄙俗學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則爲山

覆篋，當加進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務本原之學。老夫耄矣，何足咨詢？而況二十年前已悔久焚之作乎？重違來旨，輒布區區。

### 與人書一

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 與人書二

聖人所聞所見，無非易也。若曰：「掃除見聞，并心學易，」是易在聞見之外。



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也。若夫墮枝體，黜聰明，此莊周列禦寇之說，易無是也。

## 與人書二

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 與人書四

詩三百篇，卽古人之韻譜，經之與韻，本無二也。病在後之學者，執韻而論經，

其不能通，則改經而就韻；夫道若大路然，安用此多岐乎？休文之四聲，神珙之翻切，三代之所未有也，顏師古章懷太子，始有叶韻之說，而漢以前亦未之有也。乃援今而議古，焉得不圓鑿而方枘乎？且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已僭成一書，今先刻音論附往。

### 與人書五

君子將立言以垂於後，則其與平時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於陽貨，蓋以大夫之禮待之，而其作春秋，則書曰盜；又嘗過楚，見昭王，當其問答，自必稱之爲王，而作春秋，則書楚子軫卒，黜其王，削其葬，其從衆而稱之也，不以爲阿，其特書而黜之也，不以爲亢，此孔子所以爲聖之時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諸久遠之文字，無乃不知春秋之義乎！

## 與人書六

生平所見之友，以窮以老而遂至於衰頹者，十居七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東，得無有隕穫之歎乎？昔在澤州，得拙詩，深有所感；復書曰：「老則息矣！能無倦哉？」此言非也，夫子歸與歸與，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學，死而後已。

## 與人書七

每接談論，不無感觸；夜來夢作一書與執事曰：「過蒲而稱子路，之平陸而責距心。」嗟乎！夢中之心，覺時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今將暫別貴地，民生利病，望悉以見教，人雖微，言雖輕，或藉之而重。

## 與人書八

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

### 與人書九

日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 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

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 與人書十一

頃過里第，見家道小康，諸郎成立，甚慰！然自此少遊之計多，而伏波之志滅矣！況局守一城，無豪傑之士，可與共論，如此則志不能帥氣，而衰頹隨之，敢以一得之愚，獻諸執事，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絕無闒然媚世之習，貴郡之人見之，得無適適然驚也。

### 與人書十二

吾輩學術，世人多所不達，一二稍知文字者，則又自媿其不如；不達則疑，不如則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傳之人閒。然老矣！終當刪定一本，擇友人中可與者付之爾。

## 與人書十三

讀來論，爲之感歎，自北平南昌二變以後，一代規模，於宗子維城四字，竟不復講；至崇禎之時，人心已去，雖使親王典兵，其能者不過如漢之陳王寵，下者則唐之覃王嗣周，延王戒丕而已。積輕之勢，固不能有所樹立，而變故萌生，難可意料，誰肯獨創非常，建房瑄之策者哉？雖然，苻堅不過氐酋僞主，而其疏屬尙有苻登，誠得此論而用之，未必無一二才傑之士，自茲而奮發也。

## 與人書十四

每接高談，無非方人之論，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執事之意，其在於斯乎？然而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是則聖門之所孳孳以求者，不徒在於知人也。論語二十篇，惟公冶

長一篇，多論古今人物，而終之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是則論人物者，所以爲內自訟之地，而非好學之深，則不能見己之過，雖欲改不善以遷於善，而其道無從也。記此二章於末，其用意當亦有在，願與執事詳之。

### 與人書十五

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其於利害得失之際，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視之可爾！

### 與人書十六

初爲此詩，不過具賓主一夕之談爾，後之作者，遞相祖襲，無乃失壽陵之本步乎！海內不乏能言之士，區區何足相師？惟自出己意，乃敢許爲知音者耳！

## 與人書十七

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峯造極。

## 與人書十八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尙不知邪？抑將謂隨俗爲之，而無傷於器識邪？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僕之言，



當日劉又已譏之。

### 與人書十九

彈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爲，其職則然也；苟欲請良家女子出而爲之，則艷然而怒矣！何以異於是？

### 與人書二十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於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墜井也；若更爲之序，豈不猶之下石乎？惟其未墜之時，猶可及止，止之而不聽，彼且以入井爲安宅也。吾已矣夫！

### 與人書二十一

鄭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爲袁本初強之到元城，卒於軍中；而曹孟德遂有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之語，以爲本初罪狀。後之爲處士者，幸無若康成，其待處士者，幸無若本初。

### 與人書三十二

并叔於崇福宮故址，建祠築垣，以祀宋提舉崇福宮十有四公，可謂合禮。

公維、呂公誨、司馬公光、程公顥、頤、劉公安世、范公純仁、楊公時、李公綱、李公邠、朱公熹、倪公思、王公居安、崔公與之。

今介石復建

一堂於此祠之前，而遷二程朱子之位於中，奉之以爲一院之主；其尊師重學之意，非不甚至，但其中若韓公、呂公、司馬公、劉公，皆與二程同時，而官品多在二程之上，以朱子視之，則皆前輩也；楊龜山先生，又朱子師之師也，同一祠秩，非有所分別也，而儼然獨處於前堂，使諸公並世而生，必不安於其位也。夫鬼神之情，人之情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竊謂宜仍并叔之舊，而別建一祠以奉程

朱庶乎得之！

### 與人書二十三

能文不爲文人，能講不爲講師；吾見近日之爲文人爲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子不云乎？是聞也，非達也。默而識之！愚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 與人書二十四

頃者東方友人書來，謂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嗟乎！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哉？然而義桓之里，稱於國人，懷清之臺，表於天子，何爲其莫之知也？若曰：「必待人之強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後可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

與人書二十五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餘緒耳！

# 方望溪尺牘

## 目次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一	答程起生書	一八
與李覺菴書	四	與呂宗華書	二〇
答某公書	七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二二
與安溪李相國書	九	答尹元孚書	二四
與孫司寇書	一一	再與劉拙修書	二六
與來學圃書	一二	與閻百詩書	二八
與吳見山書	一三	與萬季野先生書	三〇
與陳密旃書	一五	答申謙居書	三一
與某公書	一六	與安徽李方伯書	三四

與孫以寧書·····	三五	答程夔州書·····	四二
與翁止園書·····	三七	答喬介夫書·····	四三
與李剛主書·····	三九	與程若韓書·····	四四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四一		

# 方望溪尺牘

##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僕聞古之制戎狄者，欲大創之，則必堅壁以示之弱，蹙縮佯敗以驕之，委之畜產財物車甲以中之，使狃于屢勝，深入逐利，然後設伏要擊，一舉而撲滅之；李牧之守趙邊是也。漢武設謀馬邑，蓋用牧之遺教，不幸爲單于所覺，故不得已而與之逐于沙場。然其行師，近者不過數百里，遠者千里。惟絕幕之師，衛霍並出，窮戰比勝，爲千古所震耀！然師之所極，不過二千里，臨翰海而止耳！自是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則漢亦不復追躡矣。蓋道里可計，日月有期，饋餉相踵，芻牧以時，吾之士氣未衰，而馬力未竭也；然後長技可用而敵不能支，其成功于絕域。惟貳師之服大宛，陳湯之滅郅支，常惠之折龜茲，而是三者，皆非行國也。其城郭邑聚，人

民產業，不可移徙，則其心有所繫，力有所極，而吾之計謀有所施，是皆循數推理而知其必然，非幸勝也。

蓋鄧支畏漢遠徙，依康居以國而不禮其君，殺其女，徧虐其國人，則先自敗而瑕釁可乘矣。漢自武昭立都護，治烏壘，據西域之中，屯田積粟，厲兵撫衆者四世，則地利得，形勢強，道路悉矣。烏孫諸國，皆承漢節，同時而發其兵者，十五王，則鄧支之羽翼盡矣。入其境，呼康居貴人與定謀，薄其城，康居以萬騎環城而備其逸，鄧支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則計慮周矣。鄧支既

滅，計其戰死、生虜及降者不過三千人，而漢以十五倍之衆壓之，是謂行師衽席之上，取敵囊檻之中，必克而無疑者也。至于龜茲則國尤小，道尤近，故不戰而自屈。惟大宛之師鑿空創始，用力甚艱，然自衛霍屢出，斬馘動數萬，單于懾伏，威震百蠻，而甲卒之屯酒泉以北者十八萬，故貳師再行，當道小國莫不迎軍給食，遂屠命頭，平行至宛，則所憑之勢厚矣。然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漢兵之出燉煌者



六萬，負載私從者不與焉；而終不能入其中城，軍入玉門者萬餘人，故自前世皆以爲得不償失也。

然前世之藩籬在邊塞，而我朝之藩籬在四十八家，故謂澤望跳梁，可置而不問，皆未知聖祖皇帝之廟謨，與我皇上之遠慮者也。但其地絕遠，非旬月可到；又逐水草移徙，無城郭可指；其鄰近之國，雖仰我威德，至于臨敵決機，恐未能實心效命，萬一我師旣至，而彼復遷徙鳥舉，則前勞盡棄，後策益艱；專制闔外者，非不知此也，徒以造謀未審，暴師踰年，勞費已深，而無尺寸之效，恐聖主責言，無辭以對。故堅持前畫，謂賊有可平之道，遷延歲月，以緩譴訶，而不暇爲國長計耳！

以今之勢，莫若先爲不可犯以待賊之瑕釁，相度山川面勢道里走集，擇可耕可牧之地，宿兵屯田，招募邊民習苦耐寒者，塹壕築壘據其中央，臨制四旁，俾近西內屬諸部，有恃以無恐。賊至則併心一力，彼此相援，乘機阻隘，必使大創；賊不至則深耕廣蓄，牧馬練士，以揚軍聲。然後以本朝威信，漸被其與國，嚴邊市之

禁，使王侯貴人，非邀恩賜予，無由得錦繡采繪，部人非通邊市，無由得茶布絮纈養生送死之具。使其鄰近部落，一如漢時西域諸國，兵可發，君長可呼。然後明暴孽賊之罪，布告諸部；有與交通者，永絕互市；有能破其軍擒其將者，以功小大厚立賞格，使上下欣羨；有能連兵合謀，執其君以獻者，卽分其土地人民以予之，賜金百萬，他物稱焉！使孽賊孤立恫疑，而與四鄰相猜，然後可俟其瑕釁，一舉而撲滅之也。

僕荷兩朝聖主如天之仁，斷脰剗心，不足爲報，而辱公以古義相取，幾三十年，願俟獨對之頃，剴切直陳，雖不能遽奪衆議，而聖明天縱，一二載後，必重思公言，而審定國家之本計矣！望毋以爲老儒之常談而忽之！

### 與李覺庵書

適聞足下改官，巡撫山東，足下門望資格，得此非過，而僕若有意外之幸者，

以舊游齊魯閒，私心所蓄，欲藉手于足下，以發其端緒也。僕嘗謂今居古岳牧之任者，不在飾小仁，著小義，惟當建設長利，廣厲風教，爲國家厚根本。僕嘗自濟寧赴清河，道經馬闌屯，彌望不見邊際，地沃衍而無居人，窮日之力，始抵逆旅，茅屋數區，舍後麥高六七尺，其莖不足以任其穠，問何以無耕者？曰：每水至高丈餘，則廬舍沒矣。僕生長山澤，習農事，凡下地利圩田，築隄障水而人耕其中，時蓄洩，歲入倍平壤，江北故有大澤。南宋時士人獻策，開永豐太平諸圩，六七百年以來，宣歙諸州皆仰食焉。永豐太平之隄，有高至三丈者，今馬闌屯水深才丈餘耳；苟訊之士人，校三十年內水最大時高幾許，其土之粘埴而便爲隄者何所域其地之三四以爲圩，歲得穀當數百萬斛，而東南之漕，可減半矣。

僕又嘗客淮揚閒，見河壩棄地多肥美，問何以然？曰：恐歲祲而責稅急也，或旣墾而原占者來爭也。往者聖上免各省歲賦，動數十百萬，倘能上聞，當豐年存山東歲賦之半，俟荒祲，募民興築，相地勢所宜，爲大圩數區，起其土以爲隄，而環

隄爲大川，通溝澮，相輸灌以利船舟，官治廬舍，給牛種，募民耕之，此上策也。其次則先使富民試之，豫爲奏請，堅明約束，有能開地爲圩者，便與爲世業，可私買賣，敢以故籍爭者，重罰之。土熟二十年，而後薄征其租賦，苟一人得其利，則繼者不召而麋至矣。夫長利所以不舉者，以衆不能見其端而憚于作始也，使永豐太平之圩不築，則至今爲巨浸耳。聞徐豫兗冀閒棄地，與馬闌屯相類者甚衆，使次第修舉，雖東南之漕，可全罷也。古之聖人，能使菽粟如水火者，無他焉，務博民于生穀而土無遺利，所謂善富天下者，取之于天地也。

又僕曾經孟廟旁殿，塑像爲老婦，曰孟母也；後殿爲少婦，美容飾，曰此夫人也。古者虞祭而外，春秋常祀，皆有男尸，無女尸，惡其褻也；子孫于先妣猶不爲尸，況設少婦之容于宮牆瞻仰之地哉？不意孟氏後裔，愚蒙至此，宜卽開諭，使易爲木主。又聞齊魯閒盛興三教祠，雖闕里亦有之，宜令有司奉至聖先師塑像，瘞之學宮，其祠仍聽合祀釋迦老子。凡此皆世人所目爲迂闊不急之務也，而教化之

興實由于此。

抑又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乃今守令以諸生爲蝥賊，諸生視之如傴；上下交相疾而望教化之行也，得乎？往者長沙陳公滄洲守江寧，始至卽諭諸生有行誼修飭而進見以求益者，吾與之爲賓主之禮，其毀廉隅證爭訟者不禁，但檄諸縣簿載其名，歲終報府，俟督學按試時上之。終公之任，諸生無證訟者，及公在理，士民號泣而從，如急父兄之難；然則謂士不可以教諭者妄也。俗之敝，民之疵，蓋非一端。茲政教之尤大者，足下果能信而行之，當悉所聞，繼以進。

### 答某公書

自得手教，沖惕累日，以公知某之深，而猶未達愚心，不可以默而止也。比者浮說日滋，故謂公宜怵然爲戒，在某自能聞流言而不信，而公則不宜謂自反無

是而忽之也。聖人繫易于乾之九三曰：「君子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又曰：「二多譽，四多懼，三猶惕也，四則懼矣。豈止于怵然爲戒乎？戒之云何？苟非道義之交，必多方限隔，俾不得親附是也。孟子所謂三自反者，君子處貧賤而遭橫逆則然耳。若遭時行志，則不惟自反，必將使實德實事，有以大服天下之心，而誠無不動，古人軌迹昭然可睹，其然則尙安用戒哉？然其初則必自能戒始。」

往年宵人妄言，能自通于左右，某以告，公益嚴愬，二三同志不避怨嫌，而昌言于衆，至于今則寂然矣。此無稽之言，亦宜恍然爲戒之明效也。然浮言難息，較甚于影射，蓋影射有迹而浮言無迹也。息之難，則所以絕其根源而避其疑似者，宜尤力焉。

來示又云：相信相知如某，而猶惑于僉邪之言，得某書憮然者久之。則未察愚心而于事之理亦未達也。公與某患難相拯，情好久長，而數以無稽之言瀆告，過當之語相規，非相知相信之深而能如是乎？然公位極公相，而惟恐布衣窮交

不相信不相知，卽此見公之自待也。厚而視某亦不輕，此某所以于無稽之談，自覺不以告而心不能安，義不可止也。

以富鄭公之賢而蘇洵憂其無成，伊川程子謂于國家大事知而不言，爲名教罪人。蓋古之君子，于夙所愛敬則責之倍嚴，忠之至，厚之至也。若某所云，不過憂讒畏譏世俗之淺意耳。然自某而外，恐亦無用此數數于左右者矣。公試思聞知舊被謗而置若不聞者難乎？抑崎嶇而必以達規切而一無隱者難乎？審此則可知鄙人之心矣。

更有請者，我皇上德政日新，若因水災延問大臣，急宜開陳者，約有數事，若盡獲施行，功在社稷，卽措注一二，亦澤被羣生，謹條列別簡，惟宿留瞽言，何日得暇，尙當就公面議之。

## 與安溪李相國書

老母數日痰氣襲逆，倍甚于前，晝夜無寧晷；某于此時，尙何心及外事，而有不得不爲閣下言者？昨聞某官虧空一疏，遠近震駭，果用其議，則旬日中故吏誅戮者數千人，械繫而流者數千家，期年之內，天下郡縣承追之吏，奪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孰是畏名義而輕去其官者？操之太蹙，必巧法別取以求自脫，恐繼自今愚民得安其生者鮮矣！

聞大司寇韓城張公止其議，至再三，彼于同官，尙不忍其動于惡，況閣下日與天子議政于廟堂，而可使國立謗政，民滋其毒哉？

又聞在事者多云：天子不嗜殺人，將從末減放流而止耳。嗚呼！刑罰之施，惟其當否耳；使所虧庫金，果羣吏侵欺，以便其身家，雖誅戮之不爲厲，而陷此者，多困于公事採辦，與大吏之誅求；其坐驕奢不節者，十無一二焉。故數十年來，執法者明知其弊而姑寬假之。若以放流爲輕罰而可亟施，則未知其去死刑一閒耳。卽以某身言之，聖上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母之北行也，家人以赴任爲



言，舟車之適，與無罪者等，徒以異水土思鄉井而違此篤疾，今諸公不昌言某議之非，而徒恃天子之寬仁，萬一果如所料，用其議而從未減，則此數千家老弱無罪而死者，不知其幾矣！

閣下嘗語余曰：「聖人之心，卽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殺一無罪而得爲王侯，必不爲也，則聖人之不以天下易此，無疑也。」某常誦之以爲明道之言，然則閣下宜用此言于今日矣！以去就爭之，可也！荀子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體國之義，當重以爲憂，非徒望閣下爲盛德事，伏惟鑒察！不宣。

### 與孫司寇書

朔後一日薄暮，書吏送秋審冊到，僕以討論三禮及閱庶常課藝事方殷，未得到班。次日薄暮，書吏持審單至，見雲南絞犯吳友柏改緩決，隨繙供招，覈自友

柏起，既迫殺親兄之子，并傷寡嫂左右手及族弟。窮兇極惡，萬無可原。夫聖人不得已而有刑戮，豈惟大義？實由至仁。蓋致天討于有罪，則不敢不殺；哀民彝之泯絕，則不忍不殺；所謂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

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爲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覺流于姑息。又其下，則謂脫人于死，可積陰德以遺子孫，不知縱釋兇人，豈惟無以復見殺者之心，而醜類惡物，由此益無所忌，轉開閭閻忍戾之風，是謂引惡，是謂養亂，非所謂邁種德也。昔虞舜刑故無小，其命官曰怙終賊刑；而皋陶稱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周公東征，破斧缺斨，東人歌思，以爲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執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爲仁，卽改前議，仍所讞爲情真；若有人禍天刑，皆歸于僕，死者亦于公無怨也，望勿以爲過言而棄之！

吾友舉用方自代，朋友之交，君臣之義，並見于斯，可以風世砥俗。但大臣爲國求賢，尤貴得之山林草野，疎遠卑冗中，以其登進之道甚難，而眞賢往往伏匿于此也。若惟求之于平生久故，聲績夙著之人，則其塗隘矣。萬一聖主命以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將何以應哉？抑又聞當官守道，固貴于堅，而察言服善，尤貴于勇。前世正直君子，自謂無私，固執己見，或偏聽小人先入之言，雖有灼見事理，以正議相規者，反視爲浮言，而聽之藐藐；其後情見勢屈，誤國事，犯清議，而百口無以自明者多矣。必如季路之聞過則喜，諸葛亮之諄戒屬吏，勤攻己過，然後能用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盡天下之材力，以恢功業。吾友此時，正宜用力于此，且與二三同志者，交相勸，時相警也。餘不贅。

## 與吳見山書

抵京見某公，詰以兗州性資洞朗，其出牧政，教浹于民，而或云子若不滿何

也？某公愕然曰：「往年吾與商有無而不能應，然未嘗以聞于人，子獨惡乎聞之？是必兗州疑余有憾而先自標白也。若用此有違言，則余之生平盡棄矣！非兗州之病也。子視余豈淺之乎爲丈夫者哉？」觀其意色，似出中心之誠然，吾兄幸察之！恐傳言者乃有憾于某公，而構之于吾兄也。

僕道經兗境，凡數百里，民皆曰：「太守信寬靜易良，獨未察吏胥情僞，輕出牒票，假以作威漁利。」沿河小吏亦曰：「凡督公事文書可驛致者，往往差役食飲道齋之外，求索百端，太守豈知此哉？」

僕平生于得意之友，不敢以私干，而政令之不卽人心者，必以告。蓋朋友之交，道在輔仁而莫先于規過。每見今之爲交者，多面相悅而退有後言，其聞他人詆訾，則漠然不概于心，而匿不以聞，凡此皆務容悅，將私便其求者也。是爲薄于友而苟賤其身，故常用爲戒；然亦有所聞，非眞勇于責善爲朋好所苦，至見疏而齎怒者。以吾兄性資洞朗，與僕非一日之好，故不敢以俗情隱度，而道其所聞。記

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惟速更而糾察之；卽別有所見，亦明以告我，俾得究切往復，務理之得，事之當而無容心焉。古之爲交者，蓋如是耳。

### 與陳密旃書

數年前，與公始相見；窺其意象，卽不類于時人；自是每見滇黔人士至京師者，藉藉於公之循良，不約而同，又徵于同宦南中者，果不悖于所聞。故客冬方呻吟枕席閒，聞公至，蹶然而興，再過寓齋，不覺其言之長也。適接來示，知所云果刻著于心而力言于大府，不惟喜宇宙閒又得一實心體國之人，足爲民依，且自喜于天下賢人君子，每一見而得其崖略，欣暢如何！

監司之體，在辨屬吏之清濁，而邇來廉辨敏肅者，尤當觀其所由，以爲義之所宜。心之所不安而然者，必能明政恤民，久而不變；其怵于功令，謹身寡過者，次之。別有文深躁競之吏，假此以速進取，則其終不至于寇虐詭隨，而忍爲大惡不

止。凡善伺上官指意，而操下如束溼薪者，皆此類也。位者天位，職者天職，其賢者能者，雖有憎怨，必釋吾憾而任舉之；其不爲民所賴者，雖吾近親尊屬，必斥而去之；壹以官爲準，壹以人爲衡，吾之愛憎喜怒，無幾微可雜于其閒，而況親故之請屬，長官同僚之意鄉乎？

往者安溪李文貞巡撫畿內，僕有親故爲屬吏，公將擢之，僕力言其非人。河間王振聲曰：「子與夫人終不相見乎？」僕曰：「何爲其然，使無播惡于衆，而自驅于罟獲陷阱之中，乃所安全而愛厚之。」其後果大刻于民，不終其官，乃謂僕無妄言。足下久練世事，無可效于左右者，故偶及此。想賢者所見固然，亦無俟僕之瀆告也。建昌果廉能，宜早思所以處之，恐足下驟遷他省，雖知其善，不可如何，惟審察之！

與某公書

接來示，自分此身恐無緣更畢志于經學，此嗜學者之衷言也。然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聖人作經，亦望學者實體諸身，循而達之以與民同患耳。一命之吏，苟能職思其居，天德王道，將于是乎寄焉。矧膺古牧伯之任，環地數千里，視其注措以爲休戚者乎？

僕竊觀近代所號爲鉅人長者，大率以生人爲仁，而不知生其所不當生，則仁于生者，而大不仁于死者；以有容爲德，而不知容其所不可容，則德于有罪者，而大不德于無辜者。傳曰：「惡人在位，弗去不祥。」惡在他人而引爲己之不祥，何也？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惡于衆，則惡非其惡也，是謂拂天地之性，而虧本心之明，無不祥大焉。

抑又聞君子之行，必嚴于終，往者環極魏公，踐履淳實，立朝諤諤，爲勢家所憚，造辟之言，天下矜誦，以爲無愧古賢，而論定之後，竟不得與湯陸齊稱，徒以巡察畿輔，不復有特操耳。孝先張公，天資渾厚，可欺以方，其撫江蘇，閒有過舉，未愜

衆心；一旦奮不顧利害，排擊儉壬，然後平生志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

吾子歷令守監司，漸登大府，仁聲義問，所至翕然，惜無由著直節于朝中，然就今所居之地，而言其職之所當言，則視張爲易，視魏則尤易矣。信能舉邦人所重足而望，海內士大夫所傾耳以聽者，揚于王庭，使天下知儒者之學，剛柔無常，應物而動，皆可以爲後世標準，其有功于聖道爲何如？又安用口吟手披爲處隱就閒者之經學哉？僕晚交得吾子，道義之合，視平生昵好，殆有過焉。故所以致相愛重之道者，惟兼魏張之直節，而比肩于湯陸，幸無以爲妄言而漫聽之！

### 答程起生書

足下以周易要論相質數年矣，而未敢爲序，非故難之也。余成童爲科舉之學，卽治周易，自漢唐至元明，言理言象數之書，未有不經于目者；就其近正者，不過據聖人所繫之辭，隨文解意，而謂其理如是，其取象如是；至所以取是象繫是



辭，確乎能見其根源者，百不一二得焉。故學之幾二十年，于前儒所已言，一一皆能記憶；而反之于心，則概乎未有所明。乃舍是而治春秋周官，以春秋比事屬辭，五官各有倫序，可依類以求而互相證也。

其後與安溪李文貞公論易，至乾坤之二爻，歸妹之初九六五，始灼見聖人繫辭取象之本義，確乎其不可易；見周易觀象。而余于朱子所疑于渙之六四，亦若微有得焉。卦自否來，下三陰爲小人之朋，六上居四而成渙，則小人之羣散矣。當否之時，國疵民病，繚積如邱山。一旦小人之羣散，則凡

此者，皆渙然冰釋，其功效非尋常思議所及也。故諸爻惟此爲大吉。正象傳所謂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故四爲渙主爻。乃

知卦爻之辭，皆有確乎不可易者，特後儒之心知弗能貫徹焉耳。

足下嘗言學易者，果明于陰陽得位之當否，而協諸本卦之時義，則亦可以得其比例，文貞易通論，已略見此義，而要論中所開闡，又多通論所未及，惜乎不得使文貞見之也！昔余以易叩文貞，輒有以開余，而余不能有開于文貞，文貞以春秋周官叩余，亦時有以開文貞，而文貞之開余者則少，假而足下得與文貞面

相質，覆之所發必更多，惜乎並世以生而不得一遇也。若天假余年而于易終有所明，當爲足下序之。

### 與呂宗華書

仲春使歸一札，想已徹。僕曩者妄刪崑山徐氏所刻宋元經解，嘗爲吾兄略言之而未悉也。是書卷帙旣多，非數十金不可購；遠方寒士，有終其身，不得一寓目者矣。有或致之，觀之不能徧也；有或徧之，茫洋而未知所擇也。僕幸童稚時，先君子口授經文，少長先兄爲講注疏大全，擇其是而辨其疑，凡易之體象，春秋之義例，詩之諷喻，尚書周官禮記之訓詁，先儒所已云者，皆粗能記憶；藉是爲基，故是編之刪，雖不敢確然自信，然大醇而不收，甚駁而妄取者，則鮮矣。

僕始從事于斯，以爲一家之說未徧，則理或有遺，而心弗能饜也。雖至膚庸，甚者支離謬悠，而一語未詳，終不敢決棄焉。及徧一經，然後知三數大儒而外，學

有條理者不過數家；而就此數家之中，實能脫去舊說，而與聖人之心相接者，蓋亦無幾。

因復自惜，假而用此日力，以玩索經之本文，其所得必有過此者。然積疑之義，未安之詰，發書終卷，必一二得焉。則又治經者所不可廢也。自惟取道之艱，思竭不肖之心力，以爲後學資藉，俾得參伍衆說而深探其本原，遂過不自量而妄刪焉。

矻矻于車船，奔迫人事叢雜中，蓋二十餘年，而後諸經之說粗畢。惜方刪取時，計此生不能更周覽，凡可有可無之說，多過而存之，又宋元諸儒文字繁委，頗有數語可盡，而散漫之千百言者，皆未暇泠汰。兩年以來，衰病日深，大懼此業不卒，將抱終古之恨，欲于南中招學子數人，編而錄之，次第郵致，更加討論，排纂成書，而量其程期，役必浹歲，計所貲給，歲必百金，朋游閒近有一二人爲倡，而苦無繼之者。

是書之成，豈惟蒙者二十餘年日力所耗竭哉？實數百儒先精神所併注也。果能卒業，異日遇有力者，傳而布之，俾承學之士，苦于崑山原刻之難致，與觀之而難徧者，一旦饜足其心，而省其功力之十八，其爲踴躍當何如？又況支離謬悠之說，始學無主，侈見新奇，或棄周行趨邪徑，以自投于荆棘；賊經侮聖，日蔓以延，廓而清之，以爲斯道之閑，所關豈淺小哉？此僕區區所以重惜其無傳也。

然是書不難于異日之傳布，而難于目前之編錄，衰疾之身，懼且不能待矣。吾兄家故貧，洗手奉職，自無力以及此，然此宇宙閒一公事也，凡辨書名，有心有目者，皆與有責焉！惟宿留斯言，苟遇其人，則誠告之，或有自遠而相應者，與僕與吾兄，非世俗之好也，餘生之事，惟茲爲急，是以敢切布之。

###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三禮自注疏而外，羣儒解說無多，所難者，辨注之誤，芟疏之繁，抉經記所以

云之意，以發前儒未發之覆耳！故僕始議人刪三經注疏各一篇，擇其用功深者，各一人，主刪一經注疏，一人佐之，餘人分採各家之說，交錯以徧，然後衆說無匿美，而去取詳略，可通貫于全經，爾時公卽手書以示諸君子，而應者甚稀。其後王學士分主儀禮，甘司馬主戴記，更立條例，計人數，俾各纂數篇；僕爲言人之意見各殊，所學淺深亦異，分操割裂，則一經中脈絡且不能流通，而況三經之參互相抵者乎？去取詳略之大凡，且不能畫一，而況別擇之精粗刪剟之當否乎？衆皆默然。僕曾以告公，未見宣布，退而思曰：豈謂吾不宜越畔而耘哉？用是不敢固爭。

今更以儀禮相屬，雖已成之例，難以改更；而後此規模，豈可更不早定？夫周官注疏及訂義刪翼諸本，皆僕所點定也。其未定者，獨永樂大典中所錄取耳。分纂二三君子皆用功多年，私心竊謂庶幾乎可畫一矣。及各成數冊，比類而參校之，雖大體不失，而去取詳略，意見多殊；分剟屬聯，措注亦異。僕與鍾君晚反覆討論，以求其貫通，所費日力，幾與特著一書等觀。此則儀禮戴記注疏及各家之說，

樊然殺亂而宿無定本者，其端緒之難理，殆有甚于斯矣！李侍講南還，既以潘進士嗣事，則未竟之書，宜以相付；但僕見士友閒留心于是經者甚少，望公面詢潘君暨姚徵士，擇定一人，俾速就功役。俟稿本既就，僕當手訂一篇，並作按語，就中擇能者一二人，依式討論，俾彼此不相抵。若周官卒業，衰病之身，尙留人世，自當與諸君子早夜孜孜，不敢畏難而志怠也。

### 答尹元孚書

九月十月之交，舊疾復作，寒戰喘急，守氣幾不能自存。不期望後漸平，手札到日，已能倚牀而坐；今食飲有加，憑几觀書，可至十數頁，自矢必嗣事于儀禮，未審能卒業否？太夫人葬祭之禮，酌今古而取其中，甚愜予心；惟虞後更有卒哭之祭，尙仍舊說，又于謝賓引四禮，疑儀禮節略語，顯與經背，不知新吾高安何疎忽至此？宜究切而辨正之。

令嗣長君秀偉，始相見，卽告以英華果銳有用之日力，不宜虛費于時文，今居大母之喪，自達其情，而應乎經禮，乃聞見中所寡有，又欲置科舉之學而學禮，偉哉能如此設心，卽聖人之徒也！北方之學者，近有孫湯，遠則張程，不過終其身不違于禮而已。孔子之告顏淵，惟以非禮自克，蓋一事或違于禮，一時之心或不在于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于禽獸。長君信能設誠而致行之，天下後世，將推原于賢父之倡正學，大母之集天休，于世俗所謂功名，洵可以視之如敝屣矣。

而賢欲使從學于某，則不敢自匿其情，戴記七教，分朋友而爲三：朋友之長者，卽師也；其幼者，卽弟子也。師之道，周官復分而爲二：以賢得民之師，乃大司樂職，所謂有德者也；以道得民之儒，卽大司樂職，所謂有道者也。曩者賢通書于某，辭意類孔石二公之于孫明復，固辭至再三，而意益誠，語益切，遂不敢終辭。蓋以師儒之義，不明于天下久矣！使時人得聞孔石二公之義，實有關於世道人心，而

孫氏之說春秋，某自忖省，亦可無愧焉！

今長君欲學孔顏之學，非兼道德而有之，如程朱者，不可以爲師；某章句陋儒，雖粗知禮經之訓詁，于外行疏節，亦似無瑕疵；而清夜自思，父母兄弟，無一不負疚于心，所謂薄于德于禮虛者也，何足以爲長君師？而賢又擬之西山父子之于攷亭，則于賢亦爲過言矣！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惟君子乃能矣。古之以禮成其身者，類如此，而世尤近，事尤詳，莫如朱子；長君果有志焉，一以朱子爲師，足矣！必欲受業于愚，則講其節文而導之先路，竊比于胡李二劉而已耳；所以自成，必于管子所云日自循省焉，望更以此申告之！

### 再與劉拙修書

前承命辨別某氏詩說，倉卒奉答，姑就所云，略爲剖析，而私心所蓄，未能盡



吐，謹續布之：

僕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爲腐爛；用此年二十，日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焉！其淺者皆吾心所欲言，而深者則吾智力所不能逮也；乃深嗜而力探焉！然尙謂自漢唐以來，以明道著書爲己任者衆矣，豈遂無出宋五子之右者乎？二十年來，于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然後知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

夫學之廢久矣，而自明之衰則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以東則黃君藜洲壞之，燕趙閒則顏君習齋壞之，蓋緣治俗學者懵然不見古人之樊，稍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則皆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者舊爲之倡，立程朱爲鵠的，同心于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夫儒者之學，所以深擯異端，非貴其說之同也。學

不明，則性命之理不順；漢代儒者，所得于經甚淺，而行身皆有法度，遭變抵節，百折而其志必伸；魏晉以後，工文章垂聲于世者衆矣！然叩其私行，不若臧獲之庸謹者，少遇變故，背君父而棄名節，若唾溺然。由是觀之，不出于聖人之經，皆非學也。乃昔之蠹學者，顯出于六經之外；而今之蠹學者，陰託于六經之中，則可憂彌甚矣。如二君者，幸而其身枯槁以死，使其學果用，則爲害于斯世斯民，豈淺小哉！

僕于朱子詩說所以妄爲補正者，乃用朱子說詩之意義，以補其所未及，正其所未安，非敢背馳而求以自異也。程子之說，朱子所更定多矣；然所承用，謂非程子之意義，可乎？吾兄謂小序亦不可盡廢，最爲平允，然其無據而未甚害義者，朱子已過存之，其已刪而猶可用者，以鄙意測之，不過風雨伐檀蒹葭數篇耳；其所已辯，則終不可易也，有不當者，仍望反覆之！

與閻百詩書

昨所論孔子歿，子張欲師有若，而記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曾子問一篇，皆母在時所講問，可正子瞻所譏于程子之誤，宜筆于書。至病程，朱刪易經字，則不敢不多爲反覆；蓋專易經字者，漢儒之病也；程朱所刪易甚少，而皆依于理。僕每見周秦以前，古書字形與聲近，則衆書所傳多異，卽一書諸本中，亦有增損改易。竊歎古書不可通者，多以字訛而人莫能辨也。

如商書：「自周有終，酒誥爾尙克羞耇惟君。」解者支離牽合，終不可通，若「君」與「周」互易，則其義不待詁而明矣。蓋篆體二字本形似也。韓退之《羅池廟詩》乃此方之人，惟俟是非。按其前後，辭意昭然明白，而「此」以形訛「北」，「惟」以聲訛「爲」，「子瞻」不能辨，又自爲之說，而大書深刻焉！則其讀書觀理之不詳可見矣。莊子外篇：舜將死，真冷禹曰：「不易爲遺令得乎？」史記《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洽，謂梁父非衍可乎？僕嘗自恨寡陋，見古書字訛，無所證據，而不敢擅易，願得博極羣書者以正之，故欲化足下之成心而求助焉！非敢以辯翹

明，惟足下鑒之！

### 與萬季野先生書

僕性資愚鈍，不篤于時，抱章句無用之學，倔強塵埃中，是以言拙而衆疑，身屯而道塞，獨足下觀其文章，察其志趣，以謂並世中明道覺民之事，將有賴焉！此古豪傑賢人不敢以自任者，昧劣如某，力豈足以赴其所志邪？某于世士所好聲華，棄猶泥滓，然辱足下之相推，則非唯自幸而又加愧焉。蓋有道君子重其任，則責之倍嚴；使僕學不殖而落，行不植而敲，足下將有不得于心者，此僕所以每誦知己之言而忻與惕並也！

蓋嘗以古人之道，默自忖省，其無所待而能自必者，獨先明諸心，爲善不爲惡而已。至欲體道以得其身，非極學問思辨之功，所謂篤行者，終無本統。僕先世雖世宦達，以亂離焚剽，去其鄉縣，轉徙六棠荒谷之閒，生而飢寒，雜牧豎，朝夕蘇

茅汲井以治饗飧，未能專一幼學，優游浸潤于先王之遺經；及少長，則已操筆墨，奔走四方以謀衣食，或與童蒙鉤章畫句，噉譟嚶，或應事與俗下人語言，終日昏昏，憊精苦神，其得掃除塵事，發書翻覆者，日不及一二時。

古之謀道者，雖所得于天至厚，然其爲學，必專且勤，久而後成，故子曰：「發憤忘食，其學易也。」曰：「假我數年。」今僕智識，下古人千百，而用功乃不得十<sub>一</sub>，如乘敝車罷牛，道長塗，曲巘絕險，又值樛枝盤根，絀其縻而關其軸，不亦難乎？以此知士有志于古人之道，不獨旣成而行有命，其成與否，亦天所命也！然行之不息，要之以至死，其有得于身，與有得于後，則吾不敢知；南歸後，蹤跡具與崑繩書，幸索觀；時賜音耗以當講問，吾之望也。

### 答申謙居書

李渭占至京師，見足下所爲聖木行狀，無世俗蕪濁之氣，因謂如此人當益

勸學，俾治古文。適得來示，乃復記憶丙戌之春，聖木爲言生徒中有秀出者，卽足下也。

僕聞諸父兄，藝術莫難于古文，自周以來，各自名家者僅十數人，則其艱可知矣。苟無其材，雖務學不可強而能也，苟無其學，雖有材不能驟而達也，有其材有其學而非其人，猶不能以有立焉。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魏晉以後，姦僉汚邪之人，而詩賦爲衆所稱者有矣，以彼瞑瞞于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誠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爲流俗所不棄；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爲僞故，自劉歆承父之學，議禮稽經而外，未聞姦僉汚邪之人，而古文爲世所傳述者，韓子有言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茲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後文士所可比並也。

姑以世所稱唐宋八家言之，韓及曾王，並篤于經學，而淺深廣狹醇駁等差各異矣；柳子厚自謂取原于經而掇拾于文字閒者，尙或不詳；歐陽永叔粗見諸

經之大意，而未通其奧蹟，蘇氏父子則概乎其未有聞焉；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學不能自掩者也。韓歐蘇曾之文，氣象各肖其爲人；子厚則大節有虧，而餘行可述；介甫則學術雖誤，而內行無頗。其他雜家小能，以文自耀者，必其行能少異于衆人者也；非然則一事一言，偶中于道而不可廢，如劉歆是也。然若歆者亦僅矣！以是觀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嚮，然後所學有以爲基，匪是則勤而無所，若夫左史以來相承之義法，各出之徑塗，則期月之閒，可講而明也。

來示云：三至京師，聞僕避客，次且而不進。僕敢自侈大哉？凡叩吾之廬，多汲汲于名稱，而欲僕爲之羽翼者也。如是則務學之根源絕矣！僕疾病衰疲，安能舍己所務與之佔佔而喋喋乎？若足下資材，既有可藉，而滑占又極言內行之修，固所願見而重以此事相勸者也。八家集，僕無暇點定，足下所知識，有在京師而能任此者，當以舊本付之；是不可得，則俟會面而講以所聞，僕嘗爲儀禮喪服或問戴記附焉。此人道之根源，以足下方讀禮錄，其易忽者數條以質，惟切究之，餘不

贅。

### 與安徽李方伯書

得來教，忻悚合并。執事服官有年，聲績顯布中外，尙恐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詢于愚儒，今而知所至稱賢，不苟然也。

安徽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採鐵。初額僅七萬觔有奇，大府上言宜撥移產鐵之地，部議駁責，轉加三倍，自是無敢及此者。倘能與有司詳議，白大府密劄奏聞，而陰有以慰戶部及內府諸郎吏之心，然後露章以請，則無曩者壅遏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見者，人知憂之，而伏積于無形者則昧焉。往者遂寧張公子爲懷寧縣令，謂周官荒政弛山澤之禁，令民得縱漁樵，自是以後，歲小祲，裘惡民千百爲羣，決隄防，毀墳禁，莫可禦止。古者山澤隸于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則民力所自營而租賦之所從出也，可任其相劫奪乎？用此二十年中，皋陸陂池，少遠于



宅舍者，民皆棄置而不務孳息，薪材魚鼈，價踴三倍，使常利坐失于伏閣之中，而亂心生于理平之日，非早遏其流，異日必爲亂本。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于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

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鋪設總甲以稽竊賊，而爲賊謀主，江置汛地以防大盜，而爲盜窟宅，里立鄉約保正以息爭察訟，而鬪辨繁，壅蔽生。執事久官南中，聞此必熟矣。若能與所司詳議而改紀之，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則下其法于諸郡，非一時之利也。

凡茲所陳，或關於大府，或責之有司，或議于同官，執事皆可爲之樞紐。若官中之事，以執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無待于某之瀆告也。

### 與孫以寧書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云「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指，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

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不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著于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

有疑其大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尙安有可言者乎？

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陋；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于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于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于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 與翁止園書

苞白止園足下：僕晚交得吾子，心目閒未嘗敢以今人相視。及遭禍，所以憫其顛危，開以理義者，皆不背于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于吾子之交爲不稱，故敢暴其愚心。近聞吾子與親戚以錐刀生隙，嘖有煩言，布流朋齒，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人必貪財也，而後

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母乃吾子之夙昔，尙有不能大信于彼人者乎？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爲媒嬪者，青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也。吾儕有此，則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餒死，叔向娶于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

僕自造禍，永思前愆，其惡之形于聲動于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既將以士君子爲祈嚮，而幽獨中時不能自灑濯，故爲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清德，豈惟信于朋友，雖鄉里閒愚無知者猶歎羨焉！然則子之行身，其慎矣哉！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末務也；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爲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忤吾子。于前所聞，旣信吾子之必不然；于後所陳，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 與李剛主書

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息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也。呼兒章讀之，篇終而郎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食，太夫人耄而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爲懷，況重以長人之天枉乎？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于交友之道爲不忠，是以敢終布之。

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訾警朱子；習齋之自異于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

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

僕自今年來，食飲日衰，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焉。恐一旦委溝壑，則終無以此聞于左右者，是僕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死有餘責也。昔秦伯無子，伯魚早喪，況吾兄子姓甚殷，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儻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訾警朱子之言，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

聞太夫人旣祔葬，僕身拘綴，兒章疹後不可以風，將使獻歲赴弔，先此代唁，並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幸男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苞頓首白：僕未受事時，舊志勿論，既立條例後，新纂一郡稿成，隨命學子校勘，次山再之，僕三之，始發謄錄，及觀清本而罅漏又自見矣！班覆之而更寫焉，自視若無遺憾；及各府州志畢萃，而又牙相抵者且百出矣。諸公勿謂此文事之淺者，心與目畢至焉，而後知其曲艱也。明統志爲世所詬病久矣，然視其書，尙似一人所條次，譬爲巨室，千門萬戶，各執斧斤，任其目巧而無規矩繩墨以一之可乎？是書所難，莫若建置沿革，山川古蹟，振奇矜能者，大率博引以爲富，又不能辨其出入離合而有所折衷，是以重複訛舛牴牾之病，紛然而難理，不知辭尙體要；地志非類書之比也，所尙者簡明，而雜冗則愈晦；然簡明非可強而能，必識之明，心之專，徧于輿蹟之中，曲得其次序，而後辭可約焉。其博引而無所折衷，乃無識而畏難，苟且以便之術耳。故體例不一，猶農之無畔也；博引以爲富，而無所折衷，猶

耕而弗耨也。且或博焉，或約焉，卽各致其美，而于體例已不一矣！望諸公以公心酌人言，以實心集公事，而毋師其成心，僕敢不虛己以聽乎！

### 答程夔州書

散體文，惟記難撰，論辨書疏，有所言之事，誌傳表狀，則行誼顯然，惟記無質，榦可立，徒具工築興作之程期，殿觀樓臺之位置，雷同鋪序，使覽者厭倦，甚無謂也。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爲波瀾；永叔介甫，則別求義理以寓襟抱；柳子厚惟記山水，刻雕衆形，能移人之情；至監察使四門助教武功縣丞廳壁諸記，則皆世俗人語言意思，援古證今，指事措語，每題皆有見成文字一篇，不假思索；是以北宋文家，于唐多稱韓李，而不及柳氏也。凡爲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茲自瑕；至明錢謙益，則如涕唾之令人噁矣！豈惟佛說卽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散體文，司馬氏所謂言不雅馴也。寄來二作皆不苟，所薙芟數語，乃



時人所謂大好者，他日當面析之，此雖小術，失其傳者七百年。吾衰甚矣！兒童粗知其體要，不幸中道殂，賢其勸哉！

### 答喬介夫書

蒙諭爲賢尊侍講公作表誌，或家傳。以鄙意裁之，第可記開海口始末，而以侍講公奏對車邏河事及四不可之議附焉，傳誌非所宜也。蓋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誌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擁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剪裁，俾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矣。

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傳春秋總重耳出亡之迹，而獨詳于此，則義無取，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尙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爲文之意也。家傳非古也，必陋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錄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

蜀公有家傳，而爲之者張唐英、司馬溫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于文律或未審，若八家則無爲達官私立傳者。韓退之傳陸贄陽城，載順宗實錄，順宗在位未踰年，而以贄與城之傳附焉，非所安也；而退之以附焉者，以附實錄之不安，尙不若入私集之必不可也。

以是裁之，車邏河議，必附載開海口語中，以俟史氏之採擇，于義法乃安。凡此類唐宋雜家多不講，有明諸公亦習而不察。足下審思而詳論之，則知非僕之臆說也。

### 與程若韓書

來示欲于誌有所增，此未達于文之義法也。昔王介甫誌錢公輔母，以公輔登甲科爲不足道，況瑣瑣者乎？此文乃用歐公法，若參以退之介甫法，尙可損三之一，假而周秦人爲之，則存者十二三耳。此中出入離合，足下當能辨之。足下喜

誦歐公文，試思所熟者王武恭杜祁公諸誌乎？抑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乎？然則在  
文言文，雖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也，而況職事族姻之纖悉乎？夫文未  
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麤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史記漢書長篇乃  
事之體本大，非按節而分寸之不遺也。前文曾更削滅，所謂參用介甫法者，以通  
體近北宋人，不能更進于古，今並附覽，幸以解其蔽。必欲增之，則置此而別求能  
者可也。

方望溪尺牘終

# 尤西堂尺牘

## 目次

賀督學程太史啓……………	一	再上龔總憲書……………	一〇
賀張太守啓……………	二	上曹通政書……………	一三
賀嘉定劉明府啓……………	三	與宋荔裳憲副書……………	一七
賀劉黃門啓……………	四	答周侍郎書……………	一八
謝新安友人惠墨茶啓……………	四	寄王大宗伯書……………	一九
夏日謝送團扇涼枕啓……………	五	寄陳大司空書……………	二〇
謝人餽藥啓……………	六	公致王孝廉書……………	二四
代陳相公答馬總督啓……………	六	公留剖公住山書……………	二八
上龔總憲書……………	七	公請物外禪師書……………	三〇

答蔣虎臣太史書·····	三一
答蔣虎臣太史書·····	三五
答黃九煙·····	三六
答王阮亭·····	三七
答王阮亭·····	三八
<hr/>	
答宋荔裳·····	三九
追薦諸亡友啓·····	三九
遺亡友湯卿謀書·····	四一
戲與瑤宮花史書·····	四三

# 尤西堂尺牘

## 賀督學程太史啓

伏以翰林逼華蓋，文星朗耀于西京；綸閣對紫薇，日月高懸於北斗；借判花之大筆，論定千秋；懸視草之弘文，起衰八代；木天動色，水鏡增輝。

恭惟某官鳳掖仙姿，龍眠瑞氣，兩夫子之理學，能世其家；太史公之文章，可華於國；風搖鈴索，秉歸院之金蓮；日上花磚，吟翻階之紅葉；紫誥裁三管，久仰儒宗；黃麻似六經，允宜師範。特膺簡命，爰執文衡；暫謝承明之廬，來設扶風之帳；春風夜雪，依然頤顙門牆；秋露晨泉，蔚矣卿雲河漢；彬彬文質，將還商周盤誥之遺，落落風飆，頓洗燕趙悲歌之習；探輜軒者十五，必首周南；取騷牝之三千，遂空冀北；他年河朔，並照青藜；此日關中，遙瞻紫氣。

職擁書吳下，捧檄遼西，頗懷合組之思；生逢裸壤，雅慕鳴琴之治；遠適聾鄉，瘦馬獨吟，窮魚堪賦；幸戴二天之覆，兼叨一日之知；地附桑梓，溪分桃李，三年魚素，曾達龍門，百尺鸞坡，還親皋座；未及望塵而拜，敢先削牘以迎，敬俟下風，伏祈台照！

### 賀張太守啓

恭惟某官三戟名家，兩京雅望，山陰道上，著含雞鳴鶴之才；夕宿班中，擅轉筋筭鞭之敏；競千巖而爭萬壑，胸吐青虹；襟三江而帶五湖，眼空白馬；遂轆熊軾，爰剖魚符；朱幡飛香水之溪，早蓋駐錦帆之里；衙時龍戶，歌舞雞陂，上日馬人，奔趨鶴市；黃堂煙雨，獨吟畫戟之詩；梨幙管絃，皆奏袞衣之操；一襦五袴，宛然麥秀家風；五馬雙旌，正爾尊羹勝地；此十萬戶之福也，其二千石之良乎？

治某吳下阿蒙，方外司馬；岸幘將軍之石，目斷吳山；杖藜孤竹之祠，懷深燕



市；班荆疇昔，每思霖雨三年；望氣今朝，又喜福星一路；兩地之交如故，二天之戴可知；龍門在望，帳虛竹馬之迎；虎阜載馳，敬走素魚之寄；薄申燕賀，仰冀鴻涵！

### 賀嘉定劉明府啓

恭惟某官天半朱霞，雲中白鶴，青藜照讀，姓氏著于三韓；黃絹裁文，聲名騰于孤竹；學優則仕，國爾忘家，體上天子已飢已溺之心，下憫斯民靡室靡家之苦；解衣推食，待以舉火者百家，秣馬脂車，其究安宅乎千里；遂使鳩形鵠面，胥爲豐沛之民；因之華轂朱輪，首擢范陽之令；爰飛一鶴，夙駕雙鳧；製五袴于膠城，播兩岐于練水；應念賣絲糶穀，易地皆然，何難簞食壺漿，舉斯加彼。

治弟本家吳下，遠宦遼西，繪流民之圖，有心鄭監，吹寒谷之律，無術鄒生；每歎仁人長者之用心，能使鰥寡孤獨之得所，何幸北平之荒穀，復爲南國之甘棠，桑梓皆華，黍苗如雨；門連白馬，竚看騎馬之迎，塞絕盧龍，未遂登龍之願，敬修束

帛，先遣雙魚，敢云置之袖中，幸勿麾之門外！

### 賀劉黃門啓

恭惟某官，狸首文章，魚頭梗槩，越石清剛之氣，日映青蒲；更生慷慨之風，霜寒丹甌；龍批不避，九重嘉封事之忠；多觸何辭，四海知彈文之正；身輕似葉，名重如山，吠畝歸來，方有清露新桐之樂；深宮寤歎，已懷疾風勁草之思；封檢日邊，賜還天上，召賈生于宣室，還收痛哭之書；起謝傅于東山，獨擅風流之譽；蒼生繫望，烏府增聲。

某素仰斗山，幸親衡宇，索米長安之日，曾掃龍門；懸弧初度之辰，恭承兕爵。思趨松徑，喜御蒲輪，天子有爭臣，吾將洗樽而祝；聖朝無闕事，公且焚草以行；願聽鳳凰之鳴，薄申燕雀之賀，敬當負弩，佇俟彈冠。

### 謝新安友人惠墨茶啓

文房太守墨號玄香花苑通侯，茶封不夜，代郡爰稱鹿角，建溪厥印蟬膏；松煙出自廬山，石花產于蒙頂，兼斯二妙，獨有新安。烏聊山下，丸作龍紋，靈巖洞中，片如玉乳。喜頰雙笏，足染三縑，驚試一旗，遂消七碗。墨云黑，茶云白，價並千金；茶則新，墨則陳，香同三昧。傳家烏玦，如看劍脊之花；供佛紫茸，不數穆陀之樹；中山管子，對此忘形；陽羨書生，聞之短氣。試將墨汁，波及右軍之池，并取茶經，寫在仙人之掌。

### 夏日謝送團扇涼枕啓

周王鵲翅，扇號游飄，韋后豹頭，枕名辟魅，宋主畫成蟬雀，唐宮寶製鷓鴣；是物雖奇，非時弗貴，當茲消夏，祇取迎涼，蒲葵窈窕，謝公捉此欣然，柗榴欒椹，張子賦成率爾。七輪持贈，不殊元寶龍皮，雙粲攜來，可比商山鹿角。倚烏皮之几，麈尾同揮，臥白石之牀，魚鬚共捲。豈止班姬紈素，裁作合歡，玉女紅氈，題爲益壽。許持

障面，不教憔悴王郎；取代曲肱，儘足逍遙莊子。庾亮南樓之上，習習生風；陶潛北窗之前，于于入夢。

謝人餽藥啓

僕風月膏肓，煙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忽啓雙魚，如逢扁鵲，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蘗共紅花相映。雖云小草，卽是大丹；月宮桂樹，竊自姮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文室之談；半匕神樓，頓醒鈞天之夢。肺腑能語，羊叔子豈有醜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

代陳相公答馬總督啓

伏以青袍白馬，干城生玉帳之威；紫蓋黃旗，甲仗壯金壇之色。筦北門之鎖鑰，德雨千家；繡東國之衣裳，福星一路。天子命之六月，老臣誦以清風。恭惟某官

奮跡從龍膺符分虎，名標銅柱，伏波之家世堪傳；策著金城，橫海之樓船足紀。六韜三略，有熊羆虎豹之才；八陣五花，得天地風雲之氣；萬邦憲其文武，四國待以蕃宣。爰駕雙車，往綏三輔，鸞書玉軸，降自宮中；壽甲瑠戈，專于闔外。鎖將金鎖，印銷海岱之煙；鈎用玉鈎，簾捲燕臺之月。綸巾羽扇，鐵如意指揮三軍；綏帶輕裘，金僕姑獨當一面。漁陽老將，皆隨赤羽之旂；魯國諸生，半入紅蓮之幕。河山萬里，歌舞紛來；雲日九重，股肱斯託。

某海隅固陋，冀北駑駘，濫吹竽于金門，懼覆餗于玉鉉。延英東閣，思范公數萬甲之才；議事南衙，求孫子十三篇之略。庾樓在望，每懷風月之談；李壁方新，長燭斗牛之氣。有書尺一，辱文藻之繽紛；其車三千，佇武功之赫濯。路車乘馬，遠慚雙鯉之投；玉案金刀，未展七襄之報。

## 上龔總憲書

恭惟閣下，北斗上公，南山君子，起大小龔之後，卓爾不羣，介左右流之閒，峨然獨秀；有鐵石梅花之氣概，兼山川香草之風流。鼓吹六經，而丘索典墳如琴瑟，笙簧之並奏；鹽梅九鼎，而兵農禮樂若羔烹，蠶犢之咸宜。爰貳爽鳩，白雲起而圓扉鞠草，俾專司馬，紫蓋見而玉帳生風。久造膝于席前，遂彈冠于柱後，擅烏府先生之望，七貴泥樓；聽驄馬御史之謠，三公避路。摧剛直枉，舍狐狸而問豺狼；指佞觸邪，視鷹鷂之逐鳥雀。霜風捲地，霖雨回天，朝廷頒其議于政事之堂，則爲快活條貫；草野鍍其書于金石之錄，皆曰忠愛文章。總一臺之紀綱，榻橫多角；秉九流之刀尺，簪盞龍門。庶乎得聖人之清，如此任天下之重，雖兒童走卒，盡知安石之爲蒼生；況屬吏門生，不仰季長之有絳帳。聞風能立，覩海思歸。

侗吳下阿蒙，南州孺子，操三尺管，輒輕千騎；東方擁五車書，漫擬百城南面。十年不遇，遂令鄧禹笑人，四海無儔，未見鮑生知我。臣飢欲死，壁立相如；予去何之？塗窮阮籍，竟折腰于五斗，將糊口于四方。仕有時乎爲貧，顧慚小草，出無辭于

排難，正遇盤根。遠成功名，端憂歲月。王粲登樓之日，淚滿青衫；班超出塞之年，愁生白髮。李將軍之故地，夜聽邊聲；王車騎之閒曹，朝看爽氣。文成鸚鵡，禰衡悲尸冢之閒；跡寄鷓鴣，張華感樊籬之下。翟尉之門羅雀，松菊無存；史雲之釜生魚，樵蘇不爨。焚琴煮鶴，一飽無時；納履捉衿，孤寒何地。坐然明于堂下，孰許論心；逢寧戚于車前，誰憐扣角。鸞臺鳳閣，無非甲乙之才；莘野磻溪，終是斗筲之器。以家門考經濟，則由求從政；寧居陽貨之先，以科第論文章，則李杜稱詩，必出顏標之下。自非九方相馬，肯略牝牡驪黃；或者大匠掄材，不棄輪囷枯朽。荆山不剖，卞和泣血以相明；豐城久埋，雷煥望氣而自躍。鍾期未遇，朱絃無三歎之音；般郢當前，鉛刀有一割之用。求人非易，知己良難。昔國子先生屢上書于宰相，汝南太守亦自贊于康成。愚固不倫，願實相等。楷模在望，孔融登元禮之門，奇字滿牀，侯芭入子雲之室，敢言桃李，聊借參苓。

伏望尺寸兼收，斗升分潤。操其長綆，援絕壑之行人；假以餘光，照寒鄰之績

女。老驥伏櫪，尙效馳驅；飛鳥依人，寧忘飲啄？苟以蟲臂鼠肝爲足用，將附龍鱗鳳翼而彌彰。至乃風雅一塗，不啻編摩數載，湘東三管，筆冢曾封；鄴下五言，詩城自築。登山臨水，不無刻羽之聲；弄月嘲風，每有雕蟲之悔。方外司馬，長嘯恆多；江東步兵，短歌閒作，辟草蛩之吟，雨壑，眞布鼓之過雷門。所賴弘獎風流，抽揚月旦；排沙簡寶，舍短收長；點鐵成金，改爐作好；筆則筆，削則削，一字南金；步亦步，趨亦趨，終身北面。小子有造，荷明師之教成；大言不慚，資鉅公之絕倒。

再上龔總憲書

語云：「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然則士非知己，固無可用之日矣！夫使士終身不遇知己而不用，或誤爲不知己者所用，二者皆無足惜。惟是遇知己矣，上欲援之而阻于格，下欲攀之而懸于勢，逡巡卻顧而時已去，機已失，使知己有不獲用士之憾，使士有不克效用知己之羞，斯足爲天下所大痛耳！今有畜



千里之馬者，以駕鹽車于九折之坂，旁人不識也；伯樂過而識之，其馬淒然長嘶，伯樂亦潸然流涕。乃告其主曰：「此良馬也。」又稍稍語其旁人。然是馬也，風霜憔悴之形，厓谷顛踣之狀，皮相者無一取焉，且田野之子，農行三十里，賈行五十里，乘千里馬安之，雖其旁人，亦無能以千金市之者；設有圉人牧吏，飾以金羈，絡以玉勒，騎而致之長安大道之東，洛陽小苑之西，星飛電躍，光采炫耀，左右歎羨，價增十倍。然是馬也，寧老死于九折之坂，而不願爲圉人牧吏所得。何者？感伯樂之一顧，而思爲之用也。今世所謂伯樂者，舍閣下其誰哉？

攬四方之紀綱，秉百工之刀尺，位已尊矣！望已隆矣！文章經濟，赫然稱當代一人矣！而猶傾心于下吏，肯首于愚生，褻尺寸之才，揚纖毫之美，故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莫不慕閣下之知，侗爲特奇，而幸侗之受知于閣下爲獨至也。然侗之年，已踰三十矣！跼躄于卑官，棲遲于絕塞者，三年于茲矣！今秋一病五十餘日，假使三日不汗，七日不食，則卒然溘霜露，填溝壑，雖欲長侍門牆，豈可得哉？又使

掌銓衡者計其年限，等其資格，授以遠方一丞，則侗必流離坎壈于山巔水涯之外，終不得奮其舌而昂其首；否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侗將長爲農夫以沒世，而玉階方寸地，迄不敢望焉！侗固已矣，獨使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以爲有知己如此，而士尙不用；有士如此，而尙不爲知己用；相須何殷！相遇何殊！有不慕者轉而爲歎，幸者變而爲悲哉？

昔馬周年僅四十餘耳，太宗及其壯而用之，遂成貞觀之治；賈誼年亦三十三，文帝知而不用，竟死長沙；向使文帝及賈生之壯，而盡其才，功名豈在馬周下？而二子遇不遇懸殊者，則以賈誼排于絳灌，馬周引于常何，士固伸于知己，而詘于不知己者，諒矣！夫才雖天生，而器由人造，豫章之才，莫不知其良也；荆山之璞，莫不知其貴也；然木與石，默而不言；一旦有匠焉，斧之鋸之，曲之以爲輪轆，方之以爲門戶；有匠焉，琢之磨之，雕之以爲杯罍，飾之以爲佩環，而木與玉終無言以自明焉！徒使建章之樗櫟，明堂之碣砮，笑人千載；而其時卽有卞和郢石者見，亦

相與悔恨而莫及，豈不哀哉？然馬之遇伯樂，木之遇郢石，玉之遇卞和者，十有八九，其不遇者偶耳！顧與其流涕于未遇之時，悔恨于不遇之後，不若馬之善鳴，木與玉之能言者，脫田野之足，去拙匠之手，不爲園夫牧吏所得，與樗櫟砮砮所笑，故以狂瞽之言，陳于知己之左右，幸憫而察之！

### 上曹通政書

侗聞之，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是以毛遂贊于趙相，君子譏之；方朔鬻于漢廷，賢者爲恥。語曰：「抱璧途乞，無爲貴寶。」儒者大雅，固不屑矣！然而騏驥逐九折之坂，見伯樂而長嘶，梧桐生于千仞之岡，遇子牙而發響，何則？相皮者衆，知音者希，鹽車雖困，不邀剪拂于園人，梁木雖隆，不吐宮商于匠石，此越石求伸于知己，昌黎貴過于大賢，豫讓許身于知伯，侯喜矜色于盧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夫車鐸至微，苟勸取以和樂；爨材垂朽，蔡邕斷以

成琴，牛溲馬渤，而越人求之；竹頭木屑，而陶公不棄；是故物無美惡，當時則貴；士無賢不肖，遇人則名；藜藿入宮，日以蛾黛；蠶韭登俎，配于雕胡；撥其枝葉，則椒蘭無馨香之芳；假其羽毛，則燕雀有飛鳴之勢；所以蟠木求其先容，圭璋貴乎特達，兩美必合，尙庶幾焉！

恭惟閣下四海偉人，千秋作者，文章高視西京，意氣比倫東國，如泰山北斗，莫不仰其高，而景星慶雲，爭先覩爲快；方今大道平康，四門雍穆，鵷鷺盈于九列，夔龍布于兩階，而閣下于焉至，諤諤以昌，作朕股肱，爲王喉舌，宣室之論，天子獨重賈生；武帳之奏，公卿皆憚汲黯。矧夫蓬茅布褐，郡邑簪纓，接其丰采，草木之藉陽春，承其美談，魚龍之逢風雨，有不延頸龍門，摩肩鐵限者哉？

若侗者，江表腐儒，蘆中窮士，讀古人書，五經六藝之說，旣聞其詳，友天下士，三君八及之名，亦知其概；志大而才不逮，氣矜而力不足，名隨謗至，命與仇謀；書十上而不行，學三年而不覈，易衣并日，悲歎窮廬；于是遠追抱關之義，近維捧檄

之心，身既可以許人，仕有時乎爲養；夫莊周游戲于漆園，曼倩浮沈于金馬，達人之高致也；長孺薄淮陽而不爲，士元守耒陽而不治，志士之遠謀也；以侗視之，皆非其比，自無舊業，敢恥微官？一命雖卑，陳力就列，孰意蹇而又蹇，放此邊關，長沙卑溼，賈太傅之傷生，潯陽蕭條，白司馬之掩泣；既謝投筆之功，但增掣肘之患，頗抱鳴琴之興，時懷索米之憂，歌不飽而兒啼，賦無衣而婦歎，涼風九月，塞雁南飛，哀杵亂鳴，悲笳互動，望長安而日遠，睇吳市而雲飛，秦公子之登樓，楚大夫之處廓，感時撫景，惆悵何言？亦嘗驥首青冥，思自奮激，而泥塗僞促，振拔無由，唐人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以侗年境當之，正子桓所云已成老翁，但未頭白耳！

夫漢以策取士，而班馬揚雄不與；唐以詩制科，而李杜浩然遺之；下者勿論。豈子虛太玄，不及公孫春秋；北闕南山，不如湘靈鼓瑟乎？然非破拘攣之見，馳域外之觀，鮮能物色于風塵，網羅于廖廓；世俗悠悠，奉明經爲鴻寶，祕聖書爲金科，執斯以概，則屠釣胥靡，終非俊物；貲郎掾吏，必乏奇才；磊落不羈之士，有槁死岩

穴，投老遐荒耳！惡能揚眉抗手，陳誠懇于本朝，行話談于常路哉？雖然，寧戚不恥飯牛，而商歌以感管仲；王猛不羞捫蝨，而雄辨以動桓公；李白上書相國，而自署海上釣鰲客；王適投刺將軍，而自名天下奇男子；侗雖不敏，請侍下風，倘不麾之門外，則升堂入室，小子何敢讓焉！金非莫邪，而類躍冶；玉豈連城，而將泣血；賤似葑菲，而思下體之採；質同駘駘，而求一顧之知；齒牙餘論，願先生勿惜也！

侗自束髮，學爲詩歌古文詞，慕吉甫之穆若，懷德璉之斐然，戶牖都著，刀札遂有。然昌黎以爲大慙，子雲悔其少作，世無玄晏，則太沖三都，未免覆瓿耳！以閣下黃初家世，正始元音，金石笙鏞，會聲而鼓，秋水向若，奚啻大巫？顧鳳輝丹穴，華蟲猶飾于林中；虎嘯谷風，蟋蟀尙吟于牀下；雖不自諒，各有所長；青蓮烏夜之作，賀監解貂；昌谷雁門之行，文公束帶；才雖愧于古人，事實希于往轍，絕塞無友，俗吏寡聞，竊恐刻鵠不成，探驪未得；守井蛙之見，貽遼豕之嗤；敬錄篇什，仰陳函丈，幸而教之，感且不朽！以筵撞鐘，以蠡測海，放言無章，伏望寬其督責，少垂察焉！

## 與宋荔裳憲副書

前者仙舟經于敝邑，殊乏菱蒲之獻，虛邀蓬華之輝，顧影知慚，望塵增悵。恭惟閣下爰自燕山，聿綏海甸，風流吐納，襟三江而帶五湖；才略縱橫，競千巖而爭萬壑；黃旗晝見，紫氣秋高。

某本菰蘆，有如樗櫟，嘗仰昌黎之北斗，得交安石于東山，邂逅登龍，追隨附驥，竊訂千秋之雅，相將十載于茲，至如季布居官，恆遭謗議；屈平去國，不乏離憂。每荷包容，更加推輓，此拔山超海，負德難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者也。

惟是放逐以來，窮愁日甚，叩門乞食，終無一飽之歡；閉戶著書，未免單寒之苦；歎遭逢其已矣，矢報效以何從？信乎枯木朽枝，無取才于哲匠；或者遺簪墜履，不見棄于仁人。決西江之水，可活枯魚；垂北海之雲，自依窮鳥。雖有駑馬，差許驅馳；毋論鉛刀，亦堪剗割。庶幾田文門下，仍留長鋏之賓；庾亮樓中，不去胡牀之客。

既充行李，附候旌麾，率爾無文，定資絕倒。

### 答周侍郎書

僕束髮受書，卽知中州有元亮先生，昌黎所謂景星慶雲，潁濱所謂高山大河也。今乃得登龍門，親燕笑，不勝喜慰！二十年夢寐爲不虛矣。僕亦嘗北走燕趙，南入閩越，中歷齊魯，楚豫之區，求當世之大人先生者而從之遊；大約錢穀之外，別無政事；簿書之外，別無文章；拜跪之外，別無面目；酒食之外，別無肝膽；天下士有投一刺獻一書者，不標之大門，則束之高閣耳！嗟乎！被龍章于裸壤，奏韶樂于龔俗，誰爲爲之？孰能聽之？此處生所以歎恨于青蠅也！求其下士之誠好文之篤如閣下者，有幾人哉？信乎相須之殷，而惜乎相見之晚！使僕于二十年前，遊大賢之門，稍得吐捫蝨之談，奮雕蟲之筆，斟酌千秋，馳驅萬里，或有可觀；小草雖微，亦藥籠中物也。



至今日周游晚歸，風雨相半，焚書瘞筆，投老空山，雖有尺寸之才，亦焉用文之而已？雖然，僕之向往，則有在矣。濟南生云：「國家無吾輩文章之士，則鳳鳥不鳴于岐山，而仁獸化爲檮杌。」夫麟鳳雖不常生，然必閒世一出；不然者，怪鶖登壇，野干執幟矣！鷓鴣決于榆枋，亦慕丹山之彩；驪黃蹀于棧樞，亦仰大角之祥；惡有對怪鶖而長鳴，朝野干而率舞者哉？

承頒大集，于大江中讀之，砰礚澎湃，與潮音相答，洵奇觀也！尺牘一選，尤見精詳，子桓稱元瑜書記，翩翩作樂，而劉公一紙，至賢于十部從事，豈小道哉？竊不自揣，錄近作數首，呈之典籤，明鏡在前，雖媮母無所匿其醜矣！亡友湯卿謀，少年早夭，其遺集湘中草，可以傳世，而未得其人以傳，知明公于存沒之誼最深，故摘其尺素數則寓覽，此未足盡人才之萬一，蓋哀其無聞，庶乎附作者以彰焉！伏惟留意。

## 寄王大宗伯書

侗自辭絳帳，遂出青門，策蹇足以言旋，挂征帆而長往，于斯朱夏，爰渡黃河。雖去國之悲，平生已矣，而歸田之適，意氣浩然。松菊猶存，琴樽無恙，便當躬披短褐，手執長鑿，釣魚東海之濱，種豆南山之下。聊云卒歲，敢曰違時。惟是刀筆小吏，受至尊之知，章句庸儒，奉大賢之教，而功名不立，學業無聞，霜露忽凋，草木同腐，以此抱愧，未能解憂耳！

然而易著見幾，書稱知命，侗雖不敏，請事斯言。所賴仰託門牆，俯哀溝壑，知白雪之寡和，附青雲而益彰，苟達微忱，寧愁遠道。時因羽便，率候興居。書不盡言，翹首而已！

### 寄陳大司空書

侗嘗聞之，古人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而語又云：「士爲知己者用。」二說似相反，而實相成也。夫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君子非之；然揆之人情，有不能

已者，士當貧賤之時，居無鄉曲之譽，出無廊廟之援，名沒齒而不稱焉！設有一人，哆口而譽之，垂手而援之，俾得奮其舌而伸其筆，雖未榮貴其身，鮮有不感于心，動于色，流連慨慕而不能忘者！虞翻所謂：「天下得一人知己，可不恨也。」此在比肩之輩，尙爲刎頸之交，而況遇合于鉅公，見推于大賢乎？鄒陽有云：「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容，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信乎莫爲之前，雖美弗彰；士之待舉，亦猶是矣！

顧古之薦賢者，舉爾所知而已。周公之時，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餘人，趙武所薦白屋之士，筦庫者六十家。豈必人與之相得，家與之相識哉？今之薦賢者，則異是，非有肺腑之戚，則弗親也；非有銜杯酒之歡，則弗信也；無左右乎繆公之側，則弗思也；不日掃平陽之門，則弗見也；雖有盛名之下，觀聽望深；而聞聲相思，進前不御者，多矣！何者？人未易知，知人不易，恐其名不副實，因而累我也；怨不酬德，反而負我也。蓋陳勃舉茂才，不以實，削戶二百；何武

舉正直者盤辟失禮，亦坐左遷；至李德裕薦白敏中，不惟背之，又下石焉！是以當路公卿，雖其平生握手之交，猶豫而不敢任，嘖嘖而不肯談。況乎越拘攣之議，馳域外之觀，用心于無望之地，施恩于不報之人哉？

若閣下之與侗，雖吳越相去三百餘里，未嘗一望見顏色也，以大司空之尊，俯視邊庭散吏，不啻上下牀之別也。侗之歸田灌園，已二十年矣，未嘗有人書寸牘及長安貴人之門也，雖有謬悠之說，荒唐之言，著之詩文，傳於流俗者，其爲技亦已薄矣！且少不如人，老將至而耄及之，其學業進否，未必有加于昔也。而閣下毅然獨斷，選于衆人之中，達于天子之側，此非深知侗者不能。今也皇上親試闕庭，猥蒙採錄，擢之侍從之班，令以纂修之職，則庶幾奉命承教，可幸無罪矣！若侗自揣樗櫟之質，非棖桷之需，絺綌之材，無黼黻之用，萬一奏對不稱上旨，擯斥而去，固其所也。豈不羞門牆而貽笑當世之士乎？誠不知閣下之知侗者何等，其舉侗者又何說也。

雖然閣下之知侗深矣！而侗尙未能受知于閣下者。侗放廢已久，且有犬馬之疾，杜門卻軌，長爲農夫以沒世，其出山之思，如牧羊者之鼓吹車蓋，未嘗夢及之也。一旦奉詔，重登仕籍，身本吏也，豈敢驕語高尙？但以麋鹿之性，被犧牛之文，旣不合時，亦違所好。去秋復遭亡妻之變，悲傷涕泣，方寸亂矣！雖欲勉自修飾，以圖報稱，其道無由。前曾詣部請急，例不見許，稍俟史局告成，便當上表陳情，乞骸歸里，釣魚種豆，以終餘年，此侗之素志也。然則侗固不能爲知己用，卽閣下亦焉用侗爲哉？閣下固未嘗與侗相見，但聞吳下有此阿蒙耳！亦未知侗之頽唐潦倒，一至於此。然其薦賢爲國之心出于誠然，而不爲公門桃李計耳！此固一人信之，羣公諒之，而侗所流連慨慕而不能忘者此也！

侗以一介書生，往受先帝凌雲之賞，今皇上起之草茅，置于翰苑，兩朝知遇，雖子雲相如，殆無以過，而閣下與大司馬王公前或推之，後或挽之，獎進踰分，誠非所堪。然侗得知己于吾君吾相，亦已足矣！豈必日受千金之賞，一歲九遷其官

乎？侗之赴詔，值閣下奔喪南還，未獲晉謁，都門羈縻，侍側尙未有期，敢以奏記先之。然叔向不謝祁奚，而韋澳唐介亦恥呈身識面，候問之不時，儀文之不備，皆非閣下之所責也。侗再拜。

### 公致王孝廉書

愚聞春秋責備賢者，蓋以忠孝節義之事，惟賢者能爲之，人有忠孝節義之事，亦惟賢者能曲成之，樂與之；雖詩書所載，數千年以上之事，聞之莫不喟然嘆興也；況生在同時者乎？雖道路所傳，數千里以外之事，聞之莫不勃然感動也；況近在一家者乎？故古之人，忠如伯夷子胥，孝如申生伯奇，節如共姜伯姬，義如豫讓鉏麴，其死也人皆哀之敬之；其死而尙未至於死也，人必被髮纓冠，匍匐以往救之。夫伯夷子胥諸人之志在於死也，理之正也；而人不忍伯夷子胥諸人之卽至於死也，情之至也。惟賢者可與言理，惟親者可與言情，故春秋責備賢者，而僕

等於賢而親者，責備有加焉！

練川之有閣下喬梓，非當世所謂賢者乎？閣下之于貞女秀文，兄妹也，以尊大人視之，猶女而女也，天下之至親，孰過于是乎？今聞貞女之事者，士大夫則酸鼻流涕，匹夫匹婦則曠若發矇，闔巷小人亦慚愧浹汗，以爲鐵中錚錚，閨中佼佼，而在王氏，則猶之景星慶雲也，祥麟威鳳也，嘉禾芝草也。太原積德，累葉簪纓，其發祥于閣下喬梓者，勿論，即使推而大之，如關西之四世三公，河東之三代宰相，愚以爲未及貞女之生，爲家庭之瑞，宗族之榮也。何者？天道之于富貴，以爲庸俗之物，不甚矜惜，而忠孝節義，必自閒氣所鍾，其鍾于奇女子者，尤罕見焉！然天既甚愛之矣，又若甚害之，使之生，使之死，使之死而復生，使之生而欲死，其摧挫而扼塞之者，如孟子所云：「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窮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極千古聖賢豪傑之患難，交集於一女子之身；吾不知天之意，固愛貞女之節，而宛轉磨鍊以成其名邪？抑將害貞女之節，俾之流離顛沛，以殞其軀邪？語云：

「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又不知人之意，當助天之虐，坐視其凍餒而不救邪？或者體天之愛，而稍扶持周給，以爲名教之勸邪？二者閣下宜奚取也？

閣下喬梓之于貞女，愛之亦至矣！始則鞠育之，教誨之，締以婚姻，可永畢矣！其負約也，所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者，幸尊大人不奪其志，卻楊氏聘，而貞女免于死；及改卜朱家，吞環絕命，而母囂如故；幸閣下投袂而起，挽車以歸項氏，而貞女免于再死；然後厄於南翔，羈於楓涇，流於吳門，嫡母見逐，舅姑相背，飢無粟，寒無衣，居無敝廬，貞女之濱於萬死者數矣！豈止一死再死乎哉？聞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夫使貞女之不失節而得不死，閣下之惠也！而使貞女之不失節，卒得餓死，亦豈閣下之心乎？

今吳中大無，流民載道，閣下以拯飢濟溺爲心，見老弱之轉溝壑者，必思糞糜以鋪之矣！見壯者之散四方，必思築舍以安之矣！然猶有可諉者曰：「疏且衆，弗能徧也。」其宗族朋友之貧者，苟有緩急，叩門必應，先賢如范文正置義田，忠



宣助麥舟；閣下父子好義，當優爲之，況提攜一弱息乎？假使秀文僅無知女子，所配不良，廢棄家人產業，然憐其孤露，撫如己出，猶當終身衣食之，況貞女大節，雖烈丈夫不如者乎？項郎雖貧賤，然年少讀書能文，是未可量也；漂母哀王孫而進食，況半子乎？今擬一不倫之事于此，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其父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相如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身著犢鼻禪滌器，而令文君當壚，王孫聞而恥之。人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于長卿，長卿雖貧，其人材足依也。奈何相辱至此？」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今項郎之才，未知與相如如何？若然以貞女視文君，則天淵矣！而閣下喬梓又非王孫之比，獨不能分一箸乎？任西華冬月練裙，路遇劉孝標，泫然矜之；彼故人之子且然，屬毛離裏，何忍棄之若遺也？

雖然，世態悠悠，天倫陌路，吾何望焉？惟閣下爲當世賢者，賢者必篤於親，故

望之獨深，望之深，則責之不得不切。愚按春秋責備賢者，故于晉文公之侵曹伐衛，雖意在救宋，猶譏其復私怨，而忘同姓之親。此胡氏之深文也！然春秋亦有爲賢者諱，如救邢而不言狄滅邢，城楚丘不言狄滅衛，城緣陵不言徐莒脅杞，公羊氏一書再書，皆以爲爲桓公諱。蓋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其救之城之，有繼絕存亡之功，雖文不與而實與之。」又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今閣下之于貞女，匪直曹衛同姓之親也，貞女之處今日，則幾幾乎有三國滅亡之憂矣！度閣下之心，必深以爲恥；量閣下之力，豈遂弗能救歟？齊桓晉文之事，將奚擇焉？僕等之敢于責備賢者，正深欲爲賢者諱也！狂瞽之言，幸賜垂察！

### 公留剖公住山書

恭惟剖石大和尚德茂三明，功深十定；花開五葉，獨承賓主之傳；月出萬峯，

親受君臣之位；借竹篔而顯道，妙義風翻；把鋤斧以開山，威音雷震；揚眉瞬目，百尺竿信手拈來，連水搬柴，七斤布隨身著去；地周十笏，啓八界之金繩；天轉三輪，裝千尋之寶座；碧岩青嶂，皆成歡喜之園；翠竹黃花，盡繞總持之樹；漁洋峯崒，象此宗峯，震澤鴻溶，歸于性海。蓋現身說法，三十載于茲，而禮足投誠，五百衆以下，某等持四句偈，尙苦舌本生疎；參一味禪，恆歎拳頭不識；幸接傳燈之教，獲登選佛之場；方謂永渡迷津，長遊覺路；而道途傳說，忽聞飛錫之期；方丈貽書，遂示拂衣之願。

深惟雅尙，未愜愚衷，假云三宿必戒，則達摩九年面壁，已恨其多；果以四教爲懷，則智勝十劫道場，猶嫌其少；況此聖恩上剎，實由仁德中興，新蔚祖之華幢，振漢公之法鼓；僧祇大衆，並仰門槌；梵釋諸天，咸依坐具；而乃輟珠輪于末路，斷寶筏于中流；竊恐猿鶴吞聲，龍象掩色；桃花陌樹，徧地蕭條；鹿苑雞園，一時寂寞。昔馬祖八十，猶然口吸西江；趙州百齡，正爾眼鑠天下；矧師道臘，未及古稀，

即使力倦翹勤，志存休息，亦當臻絳人之甲子，祝黃檗之春秋，廣集人天，善來緇素，博採株杌之衆，別傳獅吼之兒，然後打破禪牀，擲開拂子，將掉頭而不住，縱撒手以何難？今開堂既無持鉢之人，退院又少卓錫之地，雖高如汾業，折腳鐺甚處安排？貴比南陽，無縫塔未曾製樣，豈惟羣心戀慕，頓失真如，抑覺大事倉皇，不成解脫。

且愚聞五蘊非有，四大本空；固泯去來，寧分人我？若認昔來今去，似添一段因緣；必欲離我求人，又造兩重公案；徒慮修齋婆子，不免燒菴；祇恐出院文殊，終須喫棒。聊供一喝，仍望三思！

伏願擴濟世之弘慈，投閒之小讓，西山露柱，常護軍持；北寺伽藍，還迎拄杖；則馬鳴龍樹，悉馳驅三乘之年；并石女木童，俱歌舞四門之日。

公請物外禪師書

恭惟物公和尚妙年悟道，正法當機，脫下青衫，便著七斤之布，擲開翠鏡，已持八角之盤；卓爾萬峯，鉢早傳于玄墓，泓然一水，杯復渡于青蓮。人天並仰音輪，道俗咸歸慧炬。

茲有西山化成菴者，雪飛千尺；當年處士之家，雲覆十方；此日頭陀之寺，住持靜默薰心，抖擻竭力經營，雁堂輪奐於金繩，螺髻莊嚴於寶象，尙虛十笏之地，未逢九帶之人，欲闢叢林，須延上座。伏望秋風飛錫，曉雨拈花，垂一足以開山，現三身而說法，探竿振喝，遠宏臨濟之宗；揮麈清談，重起支公之席；將見滿堂枯木，皆參豎指之禪，并令一片寒岩，盡化點頭之石。

### 答蔣虎臣太史書

比見邸抄，得公疏，知已謝病歸里。輦上貴人，戀棧不休，而公棄熱官如敝屣，非道力勇決，安能若此？記往歲有詩寄懷云：「山中叢桂發，可以招王孫。」公答

教云：「從輓紅中回，憶故鄉風物，如飢人覓食，何暇勸導？小山叢桂，不待公招，行自招矣！」今果踐宿諾，將待公于西山千尺雪邊，把臂話舊，真一快也！

惠師北歸，接讀手札，至末簡，爲之一嚇，直得通身汗下；既而思之，匿笑不止；聊爲公剖之：蓋巫山雲雨之事，迄今數千百年，詩人引爲美談，卽舉其尤雅馴云：「微生盡戀人閒樂，惟有襄王憶夢中。」又云：「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苟無交感之私，王何憶之有而旁人亦何所疑？詩人一字冷然定案，然有識者辨其夢非襄王，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先王謂懷王也，若再見夢于襄王，幾乎父子聚麀，無禮實甚。且神女賦本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云云。」君告其臣，不應曰對。玉曰：「狀若何也？」王曰：「茂矣美矣云云。」後又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不應重疊「王曰」字，此一點之訛，更爲玉夢無疑也。

來教云：「宋大夫原未有實事，固然。」賦云：「牽子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又云：「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擯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夫神女既託體先王，爲臣子者，在君父前，豈敢昌言苟合爲尊者諱，不亦宜乎？然至於目略微盼，精彩相授，則感動依憑，爲已極矣！必抱衾而成親，待挂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其後所賦東家之子，亦倣此意。時稱玉口多微辭，殆不虛耳！然遽執此爲玉罪，則未可；蓋玉所賦者，夢也。夢生於想，想生於因，乃亦有無因無想而爲夢者；至人無夢則已，苟有夢，則充類至盡，極天地閒奇怪齷齪恍惚顛倒之事，無所不有，而況區區一夕之歡乎？湯臨川牡丹亭云：「此女夢中所犯，如曉風殘月。」玉之罪，無乃類是！抑有過于此者，曹植求甄逸女不遂，後爲文帝所得；黃初入朝，帝以后所遺枕賚之，歸途感而入夢，因作賦曰感甄，明帝嫌其不雅，改曰洛神，若比例斷獄，則子建有陳平直不疑之嫌矣！罪不加之玉一等乎？且玉神女，尙有故事可證，子建洛神，直是平空誣坐，

來教譙以污穢神人，褻瀆造化，則宓妃與赤帝之女，何以異焉？

果如公言，神女必清虛高潔，體絕婚媾；乃懷王一席，已爲白璧微瑕矣！夫神人雖殊，陰陽一理；驃騎神君之事，紀在正史，若智瓊之適弦掾，蘭香之嫁張碩，彩鸞之伴文簫，沈亞之娶蕭家公主，韋安道配后土夫人，李瓊玉至爲虞舜之辟陽侯，雖荒唐狡獪，未可盡信，文人好奇，猶豔稱之，總以巫山一篇，爲公案耳！以此推之，朝雲暮雨，夢固無徵，卽神女豈有其人？不過如子虛亡是之流，或有所假託而名焉！如子建之感甄后，而名洛神，安知玉不感于東家之子，而借神女以發其思慕鬱結乎？

古人著書，寓言十九，玉嘗爲大言賦，方地爲車，員天爲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小言賦云：「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蝨腦，切蠨肝。」其說夢也，亦若是已矣！夫以男女之情，而寄之于夢，夢寐之緣，而託之於神，鬼神之狀，而形之於文，莫非幻也！而僕復以古人之文，演而爲戲，則尤幻之幻者，如海市蜃樓，鵝籠錦障，倏忽吞



吐，不可究詰。今立傀儡於前，而大人先生正襟危坐以責之，不幾夢之中，又占其夢乎？

然僕之作讀離騷也，蓋悲屈原之放逐，而以玉附傅焉！離騷以夫婦喻君臣，九歌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似乎淫褻之至，而其旨要歸于正；玉固學於師者，特借神女之事以感諷襄王，而惜乎王不之悟也！昔世祖皇帝覽而善之，深知鄙意，故令教坊演習，以爲忠臣之勸，而公不加細察，據爲罪案，斯僕所大痛也！旣而笑曰：「吾挾天子以令諸侯，使襄王而在，亦當自誣服；況異國大夫，何處稱屈？蔣先生雖有柱後彈文，其如我何？」然非公無以發我之狂言，嚴冬苦寒，一博胡盧而已。

又

書至，知公已游華山，兼示詩記，敘次歷歷，使人恍然，如置身蓮花玉女閒，甚

羨至云：「當時惟懼一跌爲泥，今日又恨不飛身直下，化爲輕塵，與希夷同不朽。」不覺啞然失笑。昔昌黎登華山痛哭，垂書訣別家人。昌黎非畏死者，直是一腔悲憤，無處發洩，借華山爲痛哭場耳！然太白登落雁峯，恨不攜謝朓驚人詩，搔首問青天，此等興致，又何奇曠乃爾！今公此游，先憂後樂，將在韓李季孟閒邪？惜僕不追隨其後，與公一歌一哭，使山鬼見而卻走也。

### 答黃九煙

辱贈扇頭十絕，首云：「今朝喜得見尤侗。」見者無不怪之。僕解之曰：「白也詩無敵。」杜甫詩也。「飯顆山頭逢杜甫。」李白詩也。下此則：「不及汪倫送我情。」「舊人惟有何戡在。」無不呼名者，又何怪焉？不特此也，人苟知己，則行之可，字之可，名之亦可，卽呼之爲牛，呼之爲馬，亦無不可；苟非知己，則稱之爲先生，直叱之爲老奴耳！尊之爲大人，猶罵之爲小子耳！至於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

不敢說，則其人爲何如人哉？白之名甫，甫之名白，先生之名侗，一也。誠恐先生借僕名押韻耳，苟僕而可名，僕不朽矣！

### 答王阮亭

開札便云：「寒夜大風雨，臥不成寐，聽黃河濤頭，直徹枕上，輒作四詩寄懷。」僕已知公必有絕妙好辭，及讀第一首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閒遍，誰付當年菊部頭？」遂歛歔泣下，掩卷不復讀也！李嶠水調：「山川滿目淚沾衣。」本不爲明皇而作，乃明皇聞之，潸然出涕，不待曲終而去。況公爲僕作恨賦哉？語云：「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漢宮人爭誦王褒洞簫賦；元稹樂府，傳播妃嬪，呼爲元才子，有此知音，亦復何恨？但時移事往，未免感傷耳！海水汨沒，山林杳冥，羣鳥悲號，伯牙援琴而歌，以爲先生殆移我情，想公作詩之夕，黃河湯湯，亦定有馮夷擊鼓，湘靈鼓瑟也！

又

來書謂：僕「清平調」一劇，爲吾輩伸眉吐氣，第不圖肥婢竟遠勝冬烘試官，

摩詰出公主之門，太白以妃子上第，乃知世閒冬烘試官，愧巾幗多矣！讀竟太

息，又復起舞。僕謂天下試官，皆婦人耳！婦人中又皆登徒之妻，河閒之女，無不愛

秋胡之金，從使君之騎，易所謂見金夫不有躬也。若閨閣憐才，反過試官十倍，無

論昭容之賞延清，公主之薦摩詰，卽旗亭畫壁，雙鬢發聲，此時王郎感恩無地，願

拜座主而不辭也。太白賦清平調，上親調玉笛以倚曲，每遲其聲以媚之，太真以

頗黎七寶杯，酌西涼蒲萄酒笑飲，斂繡巾再拜，据本傳如此，不止天子門生，眞爲

貴妃弟子矣！假使太白當年果中狀元，不過盲宰相作試官耳！設不幸出林甫國

忠之門，恥孰甚焉？何如玉環一顧，榮于朱衣萬點乎？太白聞之，當浮大白，絕倒吾

言。然僕甫脫稿，卽有罪我爲罵狀元者，昔王漢陂作杜甫遊春劇，人謂其罵宰相，

今僕亦遭此謗，何李白杜甫之不幸，而林甫力士接踵於世也？此又僕之助公太息者也！

### 答宋荔裳

接來札，知連夕虎丘之遊甚樂，又欲唱和長調，以紀其勝。僕謂今日虎丘，變作生祠便覽，至中秋左右，則大似北方人作集，酒米魚肉油鹽醬醋，無所不有，但無一乾淨地，并無一乾淨人矣！袁中郎謂烏紗之橫，皁隸之俗，今日游人，比烏紗皁隸橫俗十倍，先生乃欲和其光同其塵邪？十三之夕，扁舟一過，千人石上，肩摩踵擊，而僕視之，寂若無人，遂興盡而返。因賦水調歌頭云：「休待玉簫徹，我欲臥漁船。」此實錄也，聊以發笑！

### 追薦諸亡友啓

江南離亂，三變滄桑，吾黨風流，半凋霜露。徐子寄邵濺血鸚鵡之洲，馬屍未裹；劉子右銘懷沙杜蘅之浦，魚腹長埋。顧子子臨臥文園而不起，蕙歎芝焚；華子壯輿入武帳以無還，雉罹兔網。風寒易水，悲白虹貫日之年；潮怒錢塘，思素馬揚濤之夜；長沙賦鵬，湘江之弔無期；中散彈琴，廣陵之傳遂絕。兼之陸子靈長華亭唳鶴，一去三秋；湯子卿謀簫館飛鸞，雙歸二載。淚碑猶溼，笑石難逢。鄴中之七子奄然，林下之五君盡矣！

某等追尋風雨，感愴山河，讀庾蘭成思舊之銘，傷心鬼錄；咏陸士衡哀逝之賦，流涕人文；天問無辭，鬼招不返；用擇下元之節，爰延上刹之僧。廣建道場，弘修法事，考天宮之鐘鼓，卽登般若之臺；邀地府之衣冠，共禮菩提之座。滿空花雨，我佛如來；大地蒲團，故人必喜。願潔椒漿之薦，先薦空王；并賻束帛之資，轉資香火。庶幾虔心貝葉，無勞分范氏之舟；更祈稽首猊牀，不異掛徐公之劍；非同托鉢，勿靳傾筐。

## 遺亡友湯卿謀書

弟別兄七年矣！一日不見，采蕭猶歎其久，況生死契闊哉？然思兄而不見，見阿雄如見兄焉！今阿雄又歿矣！弟永無見兄之日矣！悲哉！悲哉！論者輒云天道無知，伯道無兒！弟不謂然，蓋天以忌才爲道耳！既能殺才人，必能殺才人之婦，豈不能殺才人之子？覆巢之下，必無完卵，老蒼毒手，和盤托出，非假夢夢也。所不可解者，鴛鴦雙打，蘭蕙齊焚，孩抱中物，何不並束一棺，使父子夫婦同登鬼錄，方見斬草除根之計，而又片時懵懂，漏網七年邪？然正多此七年，襁褓者能行矣！呱呱泣者能言矣！髮漸垂，齒漸長，目漸識之無，手漸解塗抹矣！白頭老母，且喜弄孫，總角故人，亦欣得壻，乃于千絲萬縷纏綿繫戀之中，一刀割絕，痛入心脾，七年之淚，枯而復生，七年之腸，續而復斷；此弟前生三峽未了哀緣，重現此銷魂遊血之報；始知造化小兒，天資刻薄，顛倒世人，其忌才之心，發之益遲，受之益慘矣！

獨怪兄之靈心慧業，非侍書天上，卽修文地下，何不稍示神通，冥加庇護，顧容閻羅老子輕勾眷屬，何其蕙邪？豈以劉安雞犬，盡室登仙，不欲令兒子墮五濁界中？抑夜臺寂寞，有歸來望思之悲，攜回膝下，作大家團圓頭也。聞阿雄病革時，兒啼曰：「母在此。」又驚曰：「有衣冠而髮者，呼兒去。」然阿雄八月而孤，未識母也。彼衣冠而髮者，其兄也邪？八歲小兒，又惡知今人之不衣冠不髮也？此時父母之靈來，兒之靈去，忽然相遇，氣血感動，不覺呼出，有天焉！而非人爲之也！果爾則兄之呼兒去，似矣！而弟竊謂此牴牾之愛耳！庭堅忽諸，若敖餒而，母乃閻于大義乎？弟每過兄家，必見阿雄，客秋從長安歸，阿雄出揖，見其嶄然頭角，宛有父風，喜不自勝；一旦相奪，如傷重寶，中夜徬徨，憤恨填臆，故以前說歸怨于天，以後說致咎于兄也！兄得毋哂爲呵壁故態邪？

弟年來窮愁益甚，遂決捧檄之謀，或者惜其小試，不知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壯夫不爲，一慚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惟鮑子知我耳！或者又疑其趨



榮慕利弟學佛人也，佛氏不貪梵王帝釋之位，而況抱關擊柝乎？看弟游宦十年後，不披髮入山者，非夫也。弟于此事，向往頗堅，但不得其門而入，宿德有云：「割愛第一。」今哭阿雄，愛心大動，又增修持一病，然過此以往，水流花落，總不相關矣！兄愛女已字徐公肅，此吾門高弟，真玉潤也。兄後事已了，更無遺憂，所極不忘者，野屋雙棺，佳城未築，然筮城龜市，自有定數，兄勿爲恨；他日生芻一束，重哭兄于白楊青草中，生別死離，乃爲究竟，則信矣。弟永無見兄之日也；并求見其如兄者，不可得也。可奈何？奈若何？臨風染翰，聊以發九原之一涕而已！

予與卿謀往來書，不下千紙，卿謀歿後，皆失之，今作此書，以見雙鯉相思，幽明不隔爾。猶記予焚琴詩云：「願寄尺書遺地下，孤兒一曲最呱呱。」蓋用漢樂府孤兒行語，然竟爲此書作讖，傷哉！

自識

## 戲與瑤宮花史書

嘗聞弄玉秦樓，喜隨蕭史，彩鸞甲帳，愛伴文生，盤塘江上，荆樹留題，清溪廟中，金簪答贈。蓋有情仙子，每戲人閒，而薄倖才郎，亦歸天上。花史霞色雲粧，蘭心蕙口，玉樓賦慧，金屋藏嬌，瑤臺偶見飛瓊，鈿車遂依張碩。但願現影瑣窗，三生一笑，思香媚寢，五夜雙眠。綠樽翠杓，歡酌儂斟，碧杜紅蘭，我歌子和。巫女定來入夢，雲娘或可還魂，莫爲風裏楊花，永作天邊匹鳥。敢抒寸意，用託尺書，附詞一闋，寄如夢令云：「聞道碧兒相報，今夜綠華來到，願伴海棠眠，休把銀缸高照；知道知道，一點花心含笑。」

# 唐宋十大家尺牘

全四冊 實售一元

本書計四冊，包括：韓昌黎、柳柳州、歐陽修、蘇老泉、司馬溫公、王臨川、曾南豐、蘇東坡、黃山谷、呂東萊十家，共有尺牘九百餘首，凡關於各家尺牘之代表作品，選精摘粹，均已搜羅殆盡。因以上各家均為唐宋兩朝之古文大家，故名雖謂尺牘，實無異古文選本。

## 近代十大家尺牘

全四冊 實售一元四角

本書包括：曾滌生、俞曲園、吳擘甫、王益吾、王壬秋、樊樊山、康南海、林畏廬、梁任公、章太炎等十大家之尺牘七百六十餘通，均係從各家文集中精心選出。範圍極廣，有探討學術者，有研究文學者，有議論時政者，兼及朋友酬酢、家庭訓誡、長幼贈答，應有盡有。以上各家，均為近代文學鉅子，或為國學大師，當世學者莫不欽崇。故所發言論，自較常人高出籌。至其行文之渾厚雅麗，猶餘事也。學者讀此一書，不特可以增長識見，且可由此獲得作文之規範。

### 詳註 通用 尺牘

(本訂改)

一冊 實售四角

本書各類皆備，家庭往來書札，援至敬無文之義，概以明白如話之筆出之，絕無晦澀之弊；而於賀函書札，則間用四六體裁，但語多新穎，不涉陳腐，鏗新舊於一爐，以適合時代之需要。所用古典，均詳註出處，以供學者隨意引用。

# 中華書局發行

# 最新中華尺牘大全

## 沈瓶庵編

本編取材不偏於一隅，彙集各方面應用書翰於一冊，悉根據最近各界之情形。編中子目，亦一再斟酌，務求普通適宜，無復明日黃花之謂。分上下二卷：上卷爲政界、學界、軍警界、實業界、婦女界、普通社會界六類，例文多至四百八十五首。下卷爲尺牘類腋，尺牘選粹，尺牘摘錦，尺牘稱謂四類，供寫信時參考擇用。全編皆詞明意達之作，至遇慶賀、唁慰處，則復因題佈置，略加點染，以期華實相稱，雅俗共賞。編制雖條分縷析，然各以類歸，其中事實，頗有可資相互採取者，是在學者之觸類旁通矣。

## 許德厚編

大	中
全	華
答	尺
函	牘

## 一冊

原售六角  
改售四角

是書即照沈編最新中華尺牘大全分類逐函答復，以便學者相互參閱之用。每一答函，無不情意懇摯，文筆流暢，與沈編所列原函，璧合珠聯，極爲切貼。且於政、商、軍、學各界之函，各因其情形之不同，而異其措詞，刻劃描摹，脗合無間。行款格式，各體成備，備此一書，則信手揮毫，自能意到筆隨矣。

精裝一冊  
並裝三冊

原售一元三角  
改售九角  
原售一元  
改售七角

# 中華書局出版

抢救圖書第二批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8094B

標商冊註

